

追踪报道

199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本报记者 王 伟 采访

本报记者 王 伟 采访

本报记者 王 伟 采访

NEWS



199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目录

Content

- [第一章 钓到大鱼 \(1\)](#)
- [第一章 钓到大鱼 \(2\)](#)
- [第二章 美女主播 \(1\)](#)
- [第二章 美女主播 \(2\)](#)
- [第二章 美女主播 \(3\)](#)
- [第三章 聚众闹事 \(1\)](#)
- [第三章 聚众闹事 \(2\)](#)
- [第三章 聚众闹事 \(3\)](#)
-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 \(1\)](#)
-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 \(2\)](#)
-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 \(3\)](#)
- [第五章 想法上央视 \(1\)](#)
- [第五章 想法上央视 \(2\)](#)
- [第六章 市长接访 \(1\)](#)
- [第六章 市长接访 \(2\)](#)
- [第六章 市长接访 \(3\)](#)
- [第七章 欺骗群众 \(1\)](#)
- [第七章 欺骗群众 \(2\)](#)
- [第八章 感情报废 \(1\)](#)
- [第八章 感情报废 \(2\)](#)
- [第八章 感情报废 \(3\)](#)
-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 \(1\)](#)
-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 \(2\)](#)
-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 \(3\)](#)
-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 \(1\)](#)
-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 \(2\)](#)
-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 \(3\)](#)
-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 \(1\)](#)
-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 \(2\)](#)
-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 \(3\)](#)

-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1\)](#)
-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2\)](#)
-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3\)](#)
-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 \(1\)](#)
-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 \(2\)](#)
-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 \(3\)](#)
-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 \(4\)](#)
-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 \(1\)](#)
-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 \(2\)](#)
-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 \(3\)](#)
-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 \(4\)](#)
-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1\)](#)
-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2\)](#)
-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3\)](#)
- [第十六章 扑空 \(1\)](#)
- [第十六章 扑空 \(2\)](#)
-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 \(1\)](#)
-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 \(2\)](#)
-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 \(3\)](#)
- [第十八章 潜入 \(1\)](#)
- [第十八章 潜入 \(2\)](#)
-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 \(1\)](#)
-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 \(2\)](#)
-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 \(3\)](#)
- [第二十章 密码 \(1\)](#)
- [第二十章 密码 \(2\)](#)
- [第二十章 密码 \(3\)](#)

第一章 钓到大鱼 (1)

副台长方诺亚审完最后一条新闻，禁不住一拍桌子乐着说：“奇了，过亦然竟然逮住了一条大活鱼！难得难得！”

他所说的“大活鱼”，是一条关于车祸的社会新闻。记者过亦然居然拍到了现场发生时千载难逢的那一瞬间：一辆为新建清源机场奔忙的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小轿车，将一个正在路边行走的人撞得飞了起来，那人在空中划了一个标准的弧线，被抛到了前面足足三四米远的梧桐树旁。倒霉的被撞者头部血肉模糊，身子呢，像受伤的蚯蚓不停地扭动。眼下正是5月葱茏盎然的季节，到处嫩绿一片。这痛苦的场面衬在充满生机的景色里，倒不叫人觉得有多么血腥与恐怖。

观众的眼球一定会被那一刹那弄得比平时大好几倍。你想嘛，逮住这一刹那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只能凭运气，凭巧遇。运气与巧遇并不是容易逮到的，其概率可以说是几万分之一或几十万分之一。有的人当了一辈子的电视记者做梦都没法碰到这种运气。试想，你能拍到飞机坠毁的那一刹那吗？你能拍到大江大海里翻船，抓到那几秒钟几分钟的现场进行时的情景吗？两车相撞，你能抓到那稍纵即逝的一瞬间吗？你根本就不可能整天开着个摄像机，守株待兔地守在某个地段等到那个时刻的来临。哪怕你守到斗转星移岁月翻过一轮又一轮，怕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观众从电视上看到的车祸也好坠机也好，都是事后现场，或是目击者的述说。聪明点的搞法就来个不需要花什么钱的“模拟拍摄”或“情景演绎”。过亦然这小子却碰运气碰到了这“精彩”的一幕，整个台里都轰动了，说我们清源电视台今年送国家广播电视学会评奖，就有真家伙核武器了。

果然《清源新闻联播》晚7点30分正式闪亮登场后，非同一般的反响就来了。不过这反响是台长杨云龙用电话传来的，其反响好像很不一般。接电话的当然是分管新闻宣传的副台长方诺亚喽。

电话里，杨云龙台长口气很是不满：“老方，刚才接到市委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的电话，他对我们播出车祸新闻很不满，叫我们撤下来，别重播了。更不要搞什么追踪报道！”

方诺亚冷冷地说：“老杨你说清楚，是袁书记不满，还是季贤臣不满？他不满的道理在哪里？是导向问题还是宣传基调问题？”

“你最好直接问问季秘书！”说罢台长杨云龙就“咣”地挂上了电话。

这些人的不满更引起方诺亚的不满，他窝着满肚子的火，果真一个电话就要通了市委书记袁良明的秘书季贤臣：“贤臣，我问你，你凭什么指责今晚那条车祸的稿子？”方诺亚与季贤臣是大学同学，平时关系很不错，故而一开口就顾不得语气与措辞了。

电话那头，季贤臣倒没生气，不过话却说得很严肃：“我说你诺亚头脑里缺少政治，亏你还是电视台管新闻的呢。我问你，机场是谁力排众议要上的项目？是市委袁书记嘛。任何有损机场形象的东西都不得报道。连这个都不懂？居然还在新闻解说词里妄说什么‘一辆为新建清源机场奔忙的某建筑工程公司的小轿车’……”

方诺亚反驳道：“我们开采访车的司机说经常见到这辆车子奔忙在机场工地上的嘛……”

季贤臣根本没听他的解释，接着自己的话头说下去：“……还说要搞什么追踪报道！赶紧给我撤掉这条报忧不报喜的东西，更不要搞什么追踪报道了！”季贤臣说到这儿，也跟杨云龙一样，“咣”地挂了电话。

当下把方诺亚气得呀满脑袋直冒青烟，他忍了好半天，就把记者过亦然叫到办公室。

过亦然从大学毕业踏进清源电视台才四五年工夫，由于人极勤奋，且又有着良好的悟性与灵气，那新闻业务素质就“噌噌”地直往上蹿，很快达到了台内第一流的水准。目前还担着新闻部主任一职。只是生得矮胖了些，皮肤倒挺白净，脸却圆鼓鼓的，还留着个板寸头，

虽貌不惊人，却也能给观众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方诺亚曾开玩笑地挖苦他说：“人长得又矮，头发怎么能这么搭配呢？把头发蓄起来嘛，不就弥补了些先天不足吗？”过亦然笑嘻嘻地说：“这你就‘老外’了不是？那样一来我还有什么特点吗？板寸头加五短身材，给人的印象才深哩！”当初没现场出镜播报时，走在人群里，谁都不会把这个几乎天天都有新闻与观众见面的他，与过亦然三个字联系起来。强调记者出镜现场口头播报新闻时，他总是笑嘻嘻地说：“咱长得对不起观众，还是叫别的弟兄们多露露尊容吧。”最后到底还是叫方诺亚逼着这只鸭子上了架——方诺亚说：“少跟我说些没出息的话。观众关心的是你报道的内容，至于长得怎么样，你就别自作多情了，没哪个选你做他们的女婿！”以至他一出镜，观众反响出奇的好：“啊，这个人叫过亦然哪，蛮年轻嘛。我当是个老爷子呢。”“稳重沉着，穿着打扮也朴实，估计从这小伙子嘴里出来的不会是假新闻！”以后一走到大?上，人们一下子就认出了他。

在方诺亚办公室，方诺亚问过亦然是怎么逮到这条大活鱼的。

过亦然说，当时他正往新建的清源机场赶，要去那里采拍机场能否10月份竣工通航的新闻，离机场还有一公里的样子，就在车里对起了白平衡，调试起音量来。一抬头发现迎面醉汉似的驶来一辆小轿车，他预感到可能要出事，就急忙叫司机停车——那车恰好停在了一棵大树旁，恰巧将车身隐蔽起来了，自己则“嘭”地拉开车门钻了出去，刚一将镜头对准那辆轿车时，那车就冲向了路边……

“这部肇事的车子牌号要是拍个特写就好了，交警逮他不就没跑了？”方诺亚惋惜地说。

过亦然摸着板寸头说：“车子牌号倒是拍了五六秒，只是回来晚了些，值班编辑催着要上这条稿子，赶着编辑的时候就没顾上用特写。不过没关系，新闻刚一播完，交警就打来电话问车牌号码，我已经告诉了他们。放心，那缺德司机跑不了。”

方诺亚说：“所以我叫你在解说词里留下悬念：肇事司机当时虽然溜了，但交警部门必能将他抓获归案，本台将进行追踪报道。”方诺亚似乎全然忘记了季贤臣的责怪，倒与过亦然闲话起采拍那条新闻的花絮来。

“哎，方台长，”过亦然想起什么地说，“这条新闻是不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方诺亚说：“不是什么良好的反响，而是市委里头的人深恶痛绝——有人打着市委书记袁良明的幌子，指责说根本就不该播出这条新闻，更不应该搞什么追踪报道。”

过亦然两手一拍说：“真是他妈的！这又没有违背新闻宣传纪律，又没有挖谁的祖坟，现在正是车辆事故多发季节，播一播对行车人走路人都有警示作用，怎么就播不得？”

方诺亚愤愤地说道：“还指示我马上把这条新闻撤下来，重播时绝对不能再与观众见面了！”

过亦然生气地说：“清源的官方人士给我们的紧箍咒也箍得太死了，这也不能播，那也是禁忌，这新闻还怎么搞？”

方诺亚挥挥手说：“你先走吧，估摸你还没有吃晚饭，去喂脑袋去吧。”

过亦然说：“咱们一起到有点特色的大排档凑凑热闹去吧。反正台长晚上值班今天没轮到你。”

方诺亚说：“我气都气饱了。”

待过亦然一走，心里堵得慌的方诺亚想打开电脑进到聊天室穷聊聊，电脑打开，点击到缘分天空，刚看了两行一个叫做“心烦意乱的鱼”与一个“时代猛士”聊得起劲，突然又想就此事给市委宣传部郭腾飞部长打个电话，说说心中的不平，想不到手刚一接触到座机，电话却先响了起来。原来正是市委宣传部长郭腾飞打来的。那口气就很严厉了：

第一章 钓到大鱼 (2)

“方诺亚，季秘书叫你们把那条车祸的稿子撤下来，你们照办了没有呀？”

季贤臣这老兄也实在可恶，怎么把郭部长搬出来搞高压政策？方诺亚不服气地说：“部长，那条稿子并没有什么不妥呀……”

郭部长根本不听他废什么话，说：“对于上级的指示只能执行！不得打折扣！”

什么上级的指示！一个市委书记身边拎皮包端茶杯老兄的话，你们也当做御批圣旨？真是些阳痿分子，在一个小秘书面前都雄不起来，哪有点这级干部的骨气？连一个一般男人的骨气都没有。方诺亚默不作声地冷笑了一下，极不情愿地说：“好吧部长。”就挂断了电话。

郭部长的命令方诺亚不得不执行。他马上用电话找来女播音员田甜，要她为一条临时找的替补新闻配音。因为新闻长度都有严格的规定，不然所有节目的固定播出时间都得打乱，所以撤一条就得用一条同样长度的补上。

田甜是个很称职的播音员，音色音质和播音技巧都得到观众与同行的认可。观众中最认可的就数那些年轻的小伙子了，他们瞅着屏幕上的田甜，瞅着瞅着，注意力往往就跑到她播的内容外面去了，一不留神，就变得傻傻的，眼睛盯着她那姣美的面庞、红润的嘴唇和忽闪忽闪简直会说话、简直晶亮得如同雨后晴朗夜空的星星的双眸，一眨也不眨。还可能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躺在铺板上烙烧饼哩。方诺亚就听到过好多年轻观众当街打赌说：“谁要是能摸摸她的手，谁就是二大爷！”当时方诺亚听了，差点喷出声来。按照这些小年轻的说法，他早就当上了二大爷。

方诺亚与田甜撤掉那条遭到指责的稿子，换上另一条稿子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方诺亚说：“田甜，我们吃消夜去吧，到现在我还没有

吃晚饭呢。”

田甜撇撇嘴说：“你就强调你没吃晚饭，就没想到我也饿着肚子吗？播完《清源新闻联播》都快到晚上7点半了——你们老强调什么新闻零距离，害得我们当播音员的哪天不是与晚饭正常时间拉开了天大的距离？我刚回到宿舍洗漱了一下，就被你阎王催命一样给催来了！”

这张小嘴好厉害！有理没理都理直气壮。方诺亚作秀地一拱手说：“得，我埋单行吧。”

“男人本来就应当绅士点嘛。你不埋单难道还得叫我这小女子埋单不成？”说着就挽着方诺亚的胳膊走出制作楼。

他俩打的来到一个叫做“路边香”的大排档，在坐满各色食客闹哄哄的气氛里，方诺亚总算找到了一个刚刚腾出来的情侣桌。他专门点了几个田甜爱吃的驴排与猪排之类的风味菜，要了一杯酸奶与一瓶啤酒。二人便深情款款地对酌对饮、大嚼细咬起来。中□自然趣话不断。方诺亚说：“观众对你的播音满意率快达到中央电视台大腕明星主持人了，可我觉着轮到你出头像时，往往准备得不那么充分，你知道台里有些记者是怎么给你编故事的？‘秀出端庄貌，手拿新闻稿，演播台前一坐定，张口就说观众扒友——你好’！”说完方诺亚已是笑得连酒都喷了出来。

“污蔑诽谤！我什么时候把观众朋友说成观众扒友的？”她自己也是笑得花枝乱颤，“我的端庄貌是秀出来的吗？是爹妈给的，那些忌妒的兄弟姐妹冲着我发什么酸哪？怪只怪他们的爹妈没有把他们打造好！”说完就拿起表来。

方诺亚说：“我想叫别人酸都没有本钱呢！”

田甜反戈一击说：“得了吧，谁不知道清源电视台有个年轻有为、相貌堂堂、儒雅俊秀的诺亚方舟呀。好多大姑娘小媳妇都恨不得上他的贼船，与他成为连体婴儿呢！”

方诺亚赶紧伸手将她的嘴捂住说：“小声点。也不怕旁边的客人听到——这种粗话你一个女孩子也说得出口？”

田甜却一把打掉方诺亚的手说：“啊，说这种粗话只是你们男人们的专利喽！哼！男权思想太重了吧！”刚说到这儿，一个经过修饰的声音响了起来：“姑奶奶接电话哪！姑奶奶接电话哪！”

方诺亚四处张望，并没有发现旁边有什么人在喊叫，其他的食客也都回过头来朝这边张望，没发现什么异常，就又啃他们的美味佳肴去了。

这边田甜不慌不忙地从随身的坤包里摸出手机——原来喊姑奶奶是手机里的呼叫声。方诺亚虽然知道手机铃声现在是春秋战国时期，什么新花样都有，想不到竟有这么奇特的品种。

田甜呢，不知为什么竟将接听的手机贴着耳朵边贴得恨不得连成一体说：“我还得一会儿！”

方诺亚疑惑地望着她，问道：“谁的电话？”田甜边用自带的餐巾纸揩着红润精致的嘴唇，边狡黠地回答说：“当然是喊我姑奶奶的人来的电话哪！”

“我怎么听到里头好像说我们的老总要跟你说话呀？”那喷着香味的餐巾纸本能般地掩着了田甜的脸颊，话呢说得更开放：“你怀疑我傍上了大款是不是？我要是真有那个福气傍上一个大款，当上个二奶那才爽哩——吃穿不愁？还有哗哗流水似的花不完的钱！”

跟她纠缠这个没意思，说不定还会从她嘴里蹦出什么更“精彩”的哩。方诺亚转移了话题问：“这手机接听鸣叫设置得也太另类了吧。要是我呼你也是这样胡说八道吗？”

“这叫胡说八道吗？你这人怎么不懂得生活中的幽默与情趣。对你我会吗？”田甜嫣然一笑说，“你要不试试看？”

方诺亚就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田甜的号码，一会儿田甜手里的手机果然响了，从里面传出的鸣叫声又是别出心裁：“田甜我爱你！田甜我爱你！”

田甜合上手机盖说：“这是为你设置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享用！”

方诺亚心海里荡起阵阵甜蜜的涟漪。

看看深夜10点多了，田甜说：“累了，我要回去好好洗个澡，休息休息。”

方诺亚起身拦下一辆的士，刚说“我送你回去吧”，已进到车里的田甜嘭地关上了车门，将头探出车窗外说：“今晚没精力缠绵了，我还是当个独行侠吧。”的士一溜烟地跑了。

望着渐渐远去一闪一闪的车尾红灯，方诺亚急忙拦下另一辆的士钻进去，就说：“喏，前面那辆——追上去！”

霓虹闪烁的大街上，那辆尾灯渐远渐逝的红点并不太显眼，转眼工夫就在古城路那儿消失了。那么田甜到哪里去了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不是回她的宿舍去了。因为方位恰恰相反。那么是不是与刚才那个要跟她说话的什么老总有关？到他那里去了？方诺亚突然哑然失笑了，真是疑心生暗鬼，怎么把人净往坏里想呢？谁还没有点私人空间。

第二章 美女主播 (1)

带着满肚子疑惑的方诺亚回到单身宿舍，却怎么也没法入睡，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田甜的行踪，见怎么也没法理出个头绪，就索性不去猜测了。反正这姑娘不再有刚进台里那两年清纯质朴了。

那时，她从大学播音专业毕业进到台里时，一点也不以自己高挑身材、白皙皮肤、姣美容颜而自傲，总是谦虚地说谨慎地笑。穿着打扮呢，根本就没有张张扬扬一说，也从不参与台里议短论长。除了播音主持节目外，就整天抱着本播音技巧书籍钻业务，当时她还没有与方诺亚建立恋爱关系，已经叫方诺亚感动得不行，心里不住地赞叹：“到底是农村出身的女孩子！”很自然地，东挑西拣了好多年仍然是个钻石王老五的他便与她走到了一起，着实叫方诺亚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慢慢地好似感觉不出来似的，几乎是猛回首，才两年多点工夫，这个当初看似温顺娴雅的姑娘就再也没有当初的影子了呢？难怪有人说，别看农村的孩子怎么怎么的，只要一进城，土壤气候一适合，那就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他觉着她的行为里多了些诡秘，包装举止上已经与时尚前卫的女孩接了轨。这好不好呢？方诺亚又很难说这不好，难道叫农村出身的人永远打上农村的烙印？永远透着一股叫城里人看不起的乡气？这样一想，他又觉得这个变化实在是情理之中，何必大惊小怪呢？反正她是爱自己的。至少这一点要肯定。你看她为自己设置的手机呼叫都别具一格独出心裁情悠意远的缠绵。

算了吧，不想她了。方诺亚的思绪又跳到那条季贤臣通过郭部长叫撤下来的新闻上。那明明是条一般的社会新闻嘛，怎么就遭到扼杀，怎么就成了犯忌的东东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一看枕头边的表，才深夜11点多钟，这个时候正是年轻人挥洒激情的时刻，根本就没有多少人躺铺板。想了想就拨通了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李言周的电话。

李言周跟季贤臣一样，也是方诺亚的大学同学。只不过李言周学的是法律专业，方诺亚与季贤臣学的是中文专业。三人在大学时就是好得一塌糊涂的朋友，只差设案盟誓义结金兰了。七年前，年纪都在二十二三岁的三人居然都分回到了清源市，各自都有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且混得都不错。唯一叫方诺亚感到遗憾的是，三人中似乎没有在大学时那份友谊之树万古常青的浓郁与芬芳了，倒多了几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隔膜。方诺亚有时一想，人嘛，处在这个讲功利、欲望大膨胀的时代，谁还没有新的追求新的人生价值标杆。三人能用一成不变的标准衡量吗？这样一想心里也就释然了。不过从客观上讲，方诺亚与李言周仍然守望着当初那份兄弟般浓浓的情谊。

“李言周，哈哈，猜对了，你还没有‘昏迷’过去。”方诺亚果然一拨李言周的手机就通了，“还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你这家伙！”有人说单凭李言周的嗓门天生就是个干警察的料，高亢洪亮，很有震慑力，如果追捕逃犯大喝一声“站住！再跑我就开枪了！”那威慑力定会叫逃跑的罪犯“妈呀”一声吓趴下去。他在手机里回答方诺亚的嗓门也是底气十足：“是不是又要我提供什么‘警事追踪’之类的新闻线索？”

方诺亚说：“我不跟你追踪这个，我要追踪今天晚上《清源新闻联播》播了一条很一般的车祸稿子，市委里有人要撤下来，我想问问与你们系统有没有关系——是不是交警部门有看法。”

李言周说：“闹不清楚，干脆——反正你也睡不着，到我这儿来聊聊吧。前些日子破了个大案，刚画了个句号，处于休整期，哥们儿好长时间没有聚会了，怪想的。”

方诺亚说了句“我好好佩服你哟”就出门找的士。

方诺亚敲门进到李言周的宿舍，就见李言周正在用电开水壶煮咖啡，知道他是为迎接自己到来忙活着，不由得高兴起来，又重复了句说：“我好好佩服你哟！”

这本是李言周在大学时的一句口头禅——他处处表现出色，见到好朋友就忍不住自豪地说：“我好好佩服我哟！”然后就有根有据地自我表扬一番。季贤臣与方诺亚就笑他：“你这叫王婆卖瓜！”李言周满脸是笑地反驳：“人连这点自信都没有，还怎么立身处世，活个什么劲。”回到清源后就被世风吹醒了，就再不说这种叫别人看来很自负很自傲的话了，而是用哪里哪里、汗颜之类来代替。只有季贤臣与方诺亚时不时地来句旁敲侧击。方诺亚刚才就是侧击他。他笑笑，冷不防当胸给了他一拳——当然出手的分量他把握得恰如其分，不然，凭他一米八、魁梧得像尊金刚似的个子，不闹出人命案来？

接过李言周递过来的咖啡，方诺亚几大口就干掉了，说：“再来一杯！”

李言周揶揄道：“嗤，老土不是，咖啡是用来品的，哪能当凉白开一样地牛饮？没有了，就这一杯。”

方诺亚说：“想不到堂堂的警官先生还挺抠门。这?叫人不佩服了。”

不佩服李言周不行，用他们同行的话说，他是个把生命都融入警察生涯里的人。不仅玩命地敬业，而且短短几年时间就历练出了简直如同福尔摩斯嫡传弟子那样的侦探本领，不仅本市的大案要案奇案他都是主要侦破骨干力量，就是省里，也常常抽他去帮助别的地市侦破那些疑案难案悬案，使得他的名声，不仅在整個清源市，就是在全省都打雷一样的响。这响声竟然震到了国家公安部，公安部还给他记过一次一等功。听说他升任副局的报告已经送上去。

“我自己佩服我自己就行了——连自己都对自己看不起，还想叫别人看得起？”李言周笑意盎然地回击道。

说笑间，方诺亚就把撤稿子的事又说了说，问：“交警那边对这条稿子真的没说法？可能别人说了你不知道吧？”

“你来我这儿的路上，我打电话找交警支队王副支队长问了问，他说很感谢你们的过亦然记者提供的车牌号码，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查

清了那辆肇事车子是机场重点施工单位天宇建筑工程公司的，司机叫李万国，至于车祸的稿子他们的确没有说过一个不字。王支队长说这又不是曝我们支队的光，清源电视台它播它的，与我们有何关系？”

“上头那些人也真他妈的，这也不准播那也不准报道，也不知哪来那么多清规戒律！算了，还是说点别的吧，你估计提升的报告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那谁知道？也许很快，也许猴年马月。”

“怎么没有信心——像你这著名人士还不是坛子里捉乌龟，没跑！”

第二章 美女主播 (2)

“少给我吃定心丸了，报告送上去都一个多月了，到现在哪儿有半点音信？”

方诺亚说：“你呀，还是学生味太重，你没听人说：身体在于运动，当官在于跑动。你怎么还原地不动呢？你跑动跑动研究起来不就顺利放行？”

李言周说：“我哪来的银子？一跑动不得好几万？我去偷去抢去贩卖毒品——我从事的职业就是干这一行的死敌，我总不能背叛我神圣的使命吧！”

方诺亚忽然想到了季贤臣，说：“现存的力量你不借助，真傻。季贤臣在市委袁书记身边当差，都说他现在权力大得很，能当袁书记的半个家，请他出面做做工作准行！”

想不到李言周脸一沉说：“人家跟市委书记一样日理万机，哪有闲工夫顾得了小小老百姓的事。”

方诺亚听出来了，李言周说不定找过季贤臣，季贤臣肯定给顶回来了，至今想起来都有气。只好说：“等我碰到季贤臣叫他把你的事当个大事办——朋友的事嘛，又不是叫他向什么人行贿买官，至少打听一下到底卡在哪儿了，下一步你好做工作呀。”

李言周重重地把咖啡杯子朝桌上一墩说：“就此打住吧，少跟我丢那个人！”

“我就不信他一点交情也不讲。”

00想不到说过这话的第二天，方诺亚就遇到了市委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是在市委宣传部会议室里遇上的。

参加市委宣传部新闻通气会前，季贤臣与市委书记袁良明有过一番得体的对话。本来袁良明要出席机场建设指挥部紧急会议的，而且已拿上了有关文件，季贤臣好似很踌躇地开口了——以很标准的普通话说：“市委宣传部有个新闻通气会，您是不是去简短地讲个话，顶多

十分钟，然后再到机场指挥部去出席那个会？”袁良明好似随口问道：“那我去讲些什么呢？”“现在对于您或者说对于清源正是要鼓劲加油，进一步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时刻。至于讲些什么，我事先给您列了个提纲，供您参考。”“好吧。机场那边就叫他们等等吧。”袁良明择其善者而从之。

市委宣传部会议室那边，副台长方诺亚一进去，就感到这次的新闻通气会与以往大不相同，除了负责新闻宣传的头头外，竟然连各家媒体的一把手都通知到场了。市一级的媒体本来就不多，即使把所有的头头都叫来也就二十来个人，这些人当然提前到达。按照惯例，自然是只有群众等领导，哪有领导等群众的？跑腿的新闻处长说你们一会要好好地汇报好好地记哟，市委袁书记要亲自来作重要讲话，分管意识形态的纪承续副书记也要出席这个会，市委领导对我们新闻部门这么重视这是少有的嘞。方诺亚很感奇怪，心里很不以为然：搞得哟就像联合国的秘书长要来视察清源市一样——以往每有重大活动，清源的新闻部门就被召集到一处，研究炮筒子（摄像机照相机）笔杆子话筒子怎么齐上阵，报道得花团锦簇妙趣生辉。

果然不多一会儿，市委里的有关头头脑脑们就陆陆续续进来了。先进来的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郭腾飞。郭部长四十多岁年纪，满脸带着正宗的官方微笑，没有具体对象地朝会议室里的人点点头，随后就坐下了，跟着的动作就是从皮包里摸什么材料。紧跟着，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纪承续进来了，纪承续书记三十五六岁年纪，人进来就带来一股热热的风，落座后就用笑脸——扫视各家媒体的负责人，算是打招呼。最后进来的就是市委书记袁良明。袁书记个子不适合演英雄人物，中等身材，偏黑微胖，胖就胖在肚子上——中部崛起，脸上的表情也是惯常的严肃中释放些许的随意。好像影子一样跟在身后的就是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

季贤臣算得上是个美男子，个子起码一米七八，身上的衣服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好像专门给他量身定做的，那么合体和谐，有款有

型。皮肤白皙，五官端正，挺拔的鼻梁上架着副秀气的眼镜，透着一股青年知识分子的俊朗与青春朝气。自然他给袁书记拎着包，端着茶杯。方诺亚两眼就专门盯着他，只见他很熟练很轻捷地将包轻轻放在袁书记的面前，那个茶杯也放到了袁书记一伸手就能够着的位置上。

刚做完这些，就被郭腾飞部长几个“来来来季主任（季贤臣兼着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一职）”，硬给请到郭部长旁边的椅子上了。一杯泡好的茶也从郭部长手里送到了季贤臣面前。方诺亚感到浑身哪儿都不舒服。哪知更不舒服的是郭腾飞部长的开场白。

郭部长咳嗽一声说道：“这个新闻通气会连市委袁书记都在百忙中亲自莅临了，纪书记也不辞辛劳，亲自出席……”纪书记却笑嘻嘻地给予更正：“这几天我并不辛苦，你们请我，我又是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我不‘亲自’来说得过去吗，总不能搞个书面的东西叫你们谁代为宣读吧。所以这是要亲自的——就像跟喝茶上厕所一样必须得亲自，别人是代替不了的。”几句话把整个会议室弄得笑声一片，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郭部长却并不感到尴尬，也一样笑得怡然，然后话题一转说：

“先简单地通报一个情况，就请市委袁书记给我们作重要指示——袁书记还要赶到机场指挥部去出席个会议。我们个别新闻单位的领导缺乏政治头脑，不是为我们清源市改革开放的大手笔、前无古人的历史性的宏伟工程——清源机场浓墨重彩地去鼓劲呐喊，而是播一些负面的所谓新闻。我在这里重申一条纪律，今后任何有损于这项工程形象的东西一律不得播出！”

方诺亚头脑里“嗡”的一声，眼前就迸起了金星。这不明明是批清源电视台播了那条车祸的稿子吗？什么个别新闻单位，你郭部长无意中的一个“播”字不就点了新闻单位的名吗？那条被你们硬要撤下来的新闻为什么就播不得？对于提醒人们注意道路交通安全不也有着警示作用吗？这与政治头脑不政治头脑的挨得上吗？噢，这话好像是从季贤臣那里贩卖过来的。方诺亚狠狠地瞟了一眼季贤臣，却见他埋头吹

他手里的茶杯。最叫方诺亚想不到的是，台长杨云龙居然假咳嗽了两声作开了检讨：“郭部长您批评得太及时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我们一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避免今后犯类似的错误。”

杨云龙真有你的！你明明知道他们不满的并不是你，你却伸出脑袋接砖头，在座的谁是傻瓜？谁不知道审稿把关的是我方诺亚，众人自然都明白，这块砖头其实是扔到了我的头上。你用心深着哪！方诺亚生气地扭过头去，索性丢掉手里的笔，连装模作样的记录都懒得做了。

“当然也不能叫做什么错误，”郭腾飞部长到底没有把那事看得过于严重，说，“只能说是缺乏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好啦，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下面请袁书记给我们作指示！”

第二章 美女主播 (3)

袁良明早就摸出了那份季贤臣给他起草的讲话稿，于是很有气势地咳嗽了一声说：“我就简单讲三句话吧，叫做只争朝夕、加大力度、全面推进。清源机场的兴建，是清源人民抒写的前无古人彪炳千秋的惊世奇迹，理所当然地应当载入清源的编年史！现在离竣工通航还有五个来月，时间紧迫啊同志们，处于倒计时呀同志们，清源各家的新闻单位必须只争朝夕，加足马力，集中精力，为它鼓与呼，要通过你们的宣传，把澎湃着的清源人民的激情点燃，都来参与创造这一光辉灿烂的壮丽诗篇！一切不和谐音都要屏蔽掉。所谓加大力度，这个还用我多说吗？这说明我们各家新闻单位力度还不够——缺乏影响力，缺乏号召力，缺乏震撼力。什么是清源思想战线的主旋律？这就是。看看你们各家媒体，有多少密度呀有多少强度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有数。全面推进的问题，内涵与外延就深了就多了，除了抓住清源机场做好做足这篇文章外，对于清源的各项改革开放中的伟大成就都要全方位宣传；光关起门来唱戏还不行，那是干锦衣夜行的蠢事，我们必须通过多上中省报刊广播电视，把清源的影响造到省内外，海内外——要达到我们有人到全国随便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一听说是清源的，就说：‘噢，清源我晓得。’到西欧北美或世界一些主要国家，老外就说：‘噢清源呀我知道的，了不起的……’”最后这几句话袁书记是模仿老外蹩脚的华语发音说出来的，别人没笑袁书记自己倒先笑起来了。出于礼节，大家也跟着献出了不需要掏钱的笑声。袁书记情绪顿时高涨，提高了声调说：“这就要求各单位，要有硬班子硬队伍硬措施硬指标——说穿了不就是要硬扎扎的钞票吗？这就是激励机制嘛！”

袁良明这么大气磅礴地抒豪情寄壮志时，方诺亚与其说听得仔细不如说看得仔细——他发现袁书记每讲过一句话就低头看一眼面前的稿子，知道那其实是季贤臣的杰作。

袁书记讲完就要赶往机场参加机场建设指挥部紧急会议，大家起身送袁书记离开时，包括杨云龙等人都抢着与季贤臣握手，虚情假意地说：“季主任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去视察呀？”方诺亚呢，倒懒得上前去凑那份热闹了。自然李言周的提拔一事他也就无从说起。方诺亚看不惯这些人的表演。

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的方诺亚一散会就被市委副书记纪承续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对于纪承续方诺亚是相当敬重的。这倒不是因为纪书记实实在在是科班出身的思想政治专业的博士生，学识渊博，观念前瞻，深邃而睿智，对于时势的分析也好，对具体工作的操作也好，都有独到的创新道道，而且处于这级领导岗位上，待人接物从来都不居高临下傲视一切，倒透着随和与亲切。

进到办公室，纪承续绝口没提市委袁书记的讲话精神，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大摞群众来信，说：“你好好看看吧。”

原来这些信好多是信访办转给纪书记的，中心意思是市里的媒体新闻宣传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套套，缺乏个性创意，什么处处歌舞升平河清海晏，为什么对民生民情民众的疾苦很少关注，很少过问？

“看出点意味来了吧？”纪承续给方诺亚递过一杯茶，一针见血地批评说，“媒体如果处处看长官的脸色行事，围绕长官意志转，那就迟早要被大众所唾弃，迟早要被时代所淘汰。我看你们清源电视台就存在这个毛病！”

方诺亚感到既亲切又冤枉，不由得叫起来：“纪书记，你当我们愿意这么做吗？愿意叫老百姓骂娘吗？就说昨晚吧，我们播了条机场施工单位的车子撞到了一个人的稿子，提醒行路人行车人注意安全，就遭到了市委里头个别人的批评，责令我们连夜撤下来。刚才市委宣传部分会时郭部长又拿出来批了一通——你也是听到了的。”

“于是胆子就变得更小了对吧？”纪承续边踱着步边往下说，“我能理解你们的苦衷。目前的这种新闻管理理念和模式脱胎于革命战争时

期，诞生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因为要斗争，所以强调它的工具色彩。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我们经济基础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新闻业的管理如果不与时俱进，可能就有些问题了。中国新闻界面临十几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这个判断应该是成立的，现实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让传媒业回归它的本质功能。”

方诺亚虽然感到纪书记理论上讲是正确的，这，他服。可是处在方诺亚这一级传媒领导位置上，就特别强调操作性了，怎么操作？一不小心就犯规了，就得挨批了。他只好苦笑笑没法做声。

纪承续继续往下说：“首先是你们传媒的领导者！你们的意识与实践，应当从配合宣传演进到主动实施媒介行动，从宣传本位回归到传播本位，从统一口径宣传政策这种粗线条的传播方式到贴近群众与关注民生的热切而精确的传播，这既是传媒业探索的过程，也是□大媒介从业人员自我觉悟的过程，更是社会政治进步、广大受众多元化需求的必然结果。那么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你们做得很不好！我刚才所谈的实质问题是，媒体不能看某些领导的脸色行事！”

方诺亚解渴地静静望着纪承续。

纪承续继续他的话题：“就说清源市委吧，有某个领导批评你们了，难道等于整个市委班子的人都同仇敌忾，都要跟你们过不去吗？比如你所说的昨晚要你们撤的那条新闻吧，我没有看出它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所以，首先在你们心目中，就不要把一级党的组织理解为主要领导同志一个人的组织——当然这不完全怪你。虽然在目前这种滞后的体制与机制条件下，很容易让人在实践中只对某个地方一把手负责，那你们为啥就不能对这个牢笼有所突破呢？你说你们挨批是不是活该？如果你方诺亚真正领会了我们的意思，作点探索，来点创新与突破，对清源传媒业就功莫大焉！——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说的这些并不是我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你也不要理解为我这是鼓励你同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对着干，我相信你有你的职业合乎它自身规律的觉悟与领悟力。只要你身体力行了，即使有

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打击你，我也会站出来给你一个公道！当然也不仅仅是我一个纪承续！”

方诺亚激动了，他已经领会了纪书记看似太理论化太空泛的一席话的真谛。

第三章 聚众闹事 (1)

兴建中的清源机场已经有款有型了。占地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推土机碾压机铲土机和各种大卡车都在轰鸣中，来来往往地奔忙着，汇成雄浑的创世纪的大合唱。除望不到头的跑道和宽阔的停机坪还在赶进度外，候机大楼与塔楼已装修得差不多了。各种诸如安检、传送带、雷达、导航仪和电子显示屏等设备正在安装。

机场建设指挥部就设在候机楼里的几个房间里。房间虽然简单，但电话电脑桌椅床铺洗漱用具都还齐备，所以开展正常工作不成问题。

墙上的挂钟“咔咔”地走到9点了，会议室烟雾缭绕，全是一身工装模样的各路“诸侯”都面露焦急之色。一个年过五十、黑黢黢的脸膛上涂着釉一样放光放亮、像个农民大叔的汉子皱着眉头对旁边的秘书吩咐道：“夏晓天，再给袁书记的秘书打个电话，问袁书记出发了没有。”夏晓天应声到旁边打电话去了。这里，清源市市长兼机场建设指挥部执行总指挥长苏正光——就是那个年过五十的汉子说：“我们再等二十分钟吧，如果袁书记还不来，我们的会就开始。”

副市长兼机场建设副总指挥长熊开国怅然心烦，小声嘀咕道：“平时催进度催得人恨不得上吊！现在开研究会他又迟迟不露尊容。他不到场有些问题研究了也是白搭！”

苏正光吸着烟没有理睬他，盯着墙上的挂钟继续吞云吐雾。

夏晓天过来汇报说：“季秘书说袁书记正朝这儿赶，顶多五分钟就到。”

果然五分钟不到，市委书记袁良明就疾步迈了进来，嘴里说着“当领导的整天泡在会里，真是分身乏术”，就被苏市长让到了主要位置上。跟着，他的秘书季贤臣就把黑皮包轻轻搁在他的面前，茶杯放到了他的旁边。

紧急会议这才开始。

会议由市长兼机场建设执行总指挥长苏正光主持，他说：“这次紧急会议议题就是，怎么给柳树庄农民偿还征地补偿的问题——目前给他们的补偿不到30%。我们在座的各位脚底下，还有机场的跑道停机坪就是柳树庄1860多名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田地，现在他们却成了下岗农民，几乎天天都来一帮子人到机场指挥部讨要征地补偿费。这当然不能怪他们，他们应当得到的补偿却没有得到嘛……”

副市长熊开国补充说：“他们讨要征地款天经地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总得要活命哪。”

苏正光继续说：“所以我们把袁书记也就是我们机场建设总指挥长请来，共同研究一个稳妥而切实可行的办法，否则柳树庄的农民被逼急了，真要酿成什么大事，那怎么对得起人民群众？”

袁良明问：“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还欠他们多少款子？”

苏正光说：“这个袁书记恐怕比我还清楚：当初征柳树庄农民的地共2231亩——包括鱼塘沟渠水利设施在内。按照征地政策，平均每亩征地费不得少于1□5万元，他们应得到补偿共3346□5万元，我们仅仅补偿了450万，目前尚欠他们2896□5万元。他们全村共498户，1867口人，户平均不到1万，人平均呢不到1500元，450万还不是一次到位，机场三年前动工时拨付了200万，中间我来清源见柳树庄农民那么苦，就从本来就很紧张的机场建设费用里，咬咬牙挤出了250万拨付给了他们，这点钱其实他们早就花光了，叫他们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的疾苦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袁良明沉吟了一会儿，正色地说：“群众的疾苦无小事！当然要管，先摸摸情况，看有没有哪个施工单位的款子可以缓付。前提当然是同他们好好商量一下。”

苏正光说：“这条路恐怕走不通，譬如天宇公司吧，熊开国亲自上门找过他们的老总姚远不下五次，他死活不答应，说原材料涨价了，他资金吃紧，哪怕暂时不足额拨付给他们，那他们就得停工。”

袁良明急了，说：“停工？不行不行不行！无论如何不能停工！”

“问题是欠柳树庄农民的征地费怎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当务之急！”市长苏正光将多半截烟头扔掉，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要当甩手掌柜，都提个可行的办法出来！”他好像望着天花板在说，实际上是希望袁良明书记拍板定案。

副市长熊开国说：“我看不要叫姚远所谓的停工吓住了，该暂扣的就扣他，他要叫就干脆责成审计部门进驻天宇公司对他的账目搞全面审计，他遮遮掩掩的名堂不就水落石出了？在铁的事实面前看他还有什么话说——往保守方面说，他绝对稳赚了不下2500万！”

大家都说这个意见好。

就等着袁良明表态了。袁良明却有他更深一层的想法，说：“开国同志的意见当然也很对，可是那样一来，天宇公司闹得真的停工了怎么办？省委甄唯民书记当初来清源开工剪彩时，我们已经向甄书记作了承诺，向新闻界发布了消息，宣布清源机场今年10月1日竣工通航，按照开国同志的办法，这工期不就延长了吗？开国同志的意见恐怕行不通。？”

“那眼下的难题怎么解决？”熊开国扭过脸去，低声嘀咕了一句。

“顶多还有五个月时间嘛，我们再一起做做柳树庄农民的工作，要相信农民的觉悟嘛！毕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新型农民嘛，只要把工作做到了家，矛盾就会化解嘛！”实际上袁书记就这样拍板定案了，大家还能发表什么高见？

散会后，袁书记提出要去跑道与停机坪看看。季贤臣就赶紧给清源电视台方诺亚副台长打电话，叫电视台的记者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机场来……

熊开国呆坐了一会儿，抓起安全帽，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出得门来，与送袁书记回转来的市长苏正光碰了个正着。熊开国到底没忍住，说：“他几个‘嘛’就算解决了问题？他怎么不亲自给柳树庄的农民做工作去？”

苏正光说：“你呀就这个臭毛病不好，只要筋一拧着就转不过弯来。袁书记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嘛，既然已经宣布了通航的时间表，连国务院省委省政府都十分关注，如果延长工期，造成负面影响谁担得了这个责任？那就暂时按袁书记说的办，边施工边安抚柳树庄的农民吧……”

第三章 聚众闹事 (2)

“就靠三寸不烂之舌，靠唾沫去蒙哄人！”熊开国说罢掉头便走。

市长苏正光苦笑着摇摇头，钻进车里赶往机场跑道工地去了。

柳树庄大概因为村头有棵遒劲逾百年的柳树而得名吧。这棵爷爷树在5月的熏风中，撑起足足一亩田地大的新绿，昭告它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村里的人习惯在它的下面聚会议事论短说长。这儿实际上成了村里人的自由论坛。这不，这会儿它的下面已经聚集了上百人，熙熙攘攘，评说汹汹，唾沫飞溅，脚手齐动，把个五十多岁村支书庞德彪紧紧地围困在核心。刺耳的话扎心的话专朝他戳去：“叫你带人去讨要我们的征地补偿费，装模作样跑了不下两年，钱呢？装到哪个王八蛋的腰包里了？”“你是不是叫当官的收买了，就把穷哥们儿甩到一边不管了？”“一年哄一年，一月哄一月，一天哄一天，一直哄到现在，我们该觉醒了，不能再叫他们这样哄下去了，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那个姓苏的市长别看长得像个农民，样子蛮厚道——叫什么正光——一点也不正大光明，我看他鬼头鬼脑硬是见死不救，反正我们是个盘泥巴的农民，又不想当官，怕他个什么？找他评理去……”“对对对！找姓苏的去！”

“哎哎我说各位父老乡亲！”支书庞德彪到底手里有个电喇叭，那声音硬是盖过了吵吵嚷嚷，“大家这么吵闹也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说话要凭良心，人家苏市长从外市调到清源来不到两年，对我们还是蛮照顾的，亏得他从工程款里硬扣下几个钱，不然我们真该喝西北风了。”

他这话刚一出口，底下又是一阵乱哄哄的声浪盖了上来：“你是不是被姓苏的收买过去了？倒替他当起形象大使来了！”“难怪说历朝历代官官相护的，你看看，一个不入流的村官，连芝麻点都算不上，就向着官家，穿一条裤子，这社会还有什么公道可言？”“老这么耗着拖着，咱又不会经商，抢银行又要杀头，还有活路吗？……”

人群中三五成群围成一个个小圈圈，唧唧喳喳地议论着同一个主题。里头有个模样奇丑的年轻人，显得特别冷静特别理性。他脸上留着好几块刀砍的疤痕，眼睛也不对称，任谁乍一见到他都要吓一大跳。如果明月夜猛一撞见，准保吓得你灵魂出窍，妈呀遇到了鬼了。柳树庄看过《巴黎圣母院》的人都说他最好改个名字，叫做卡西莫多——就是那个钟楼怪人。钟楼怪人正有条有理地说：“再这么求爹爹告奶奶地跑断腿，瞎喳喳，怕也解决不了问题。”旁边一个半大老头说：“看你夏季说的，哪次我们找当官的，不是搬出政策来同他们理论理论？”钟楼怪人——夏季说：“我也跟着去过几趟，自然晓得大家伙搬出过政策与政府对阵，可依我看搬出的所谓政策都太抽象、太大而化之。我们必须拿出中央准确的政策一条条地同当官的对话质证，看他还有什么说的？”夏季的话顿时博得大家一致赞同，有人竟鼓起掌来。闹得在场的百多号人都莫名其妙地扭过头来望着这儿。那个半大老头高扬起胳膊，撇开嗓门高声说：“大家静一静，叫夏季把他的好主意说说！”立刻有人从支书庞德彪手里夺过电喇叭传递过去，又有几个人硬是把夏季连推带搯地弄到了支书刚才站立的高台上。被逼上梁山的夏季也不怯场，电喇叭把他的声音传得响响的：

“乡亲们，我们应当有理有据地提出我们的要求，不能笼统地觉着你征了我的地，按政策你就欠我的，就得安置好我。这不行，究竟按什么样的政策，清源市政府究竟违反了什么政策法规的第几条第几款，这都要一条条地拿出来摆到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叫他们抵赖不掉，这才能够赢得我们的权利。最近我认真地看了看上头的有关文件与法规，心里有本账了：清源市这么做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这两费。其中，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最高不得超过15倍。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仍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话，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

费，但‘两费’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就是说，我们柳树庄的补偿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

静听着的群众顿时沸腾起来，齐声吼道：“找市政府去！”“堵住市政府的大门，当官的现在就怕这个！”“走呀，不去的就是孬种！”夏季却不赞成，说：“这样恐怕不好吧？我们可以采取温和点的行动嘛。”夏季声音虽然不高，电喇叭却将它送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立即遭到众人的反驳，说：“你这个夏季，怎么关键时刻草鸡了？”“你可不能当叛徒呀，我们得指靠你，只有你懂得多，能跟他们一条条地往外摆，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有个小青年打趣地说：“你要不带这个头，再这么硬挺着，我看你的媳妇都要归公了！”

人群里，一个胖得比较匀称的姑娘朝这个小青年的屁股猛踢一脚，喝道：“闭上你的臭嘴！”

那个小青年夸张地伸伸舌头，说：“乖乖，我们的胖妞快成足球健将了，要是我的屁股是足球就好了，保证大家都齐声喝彩：‘射门！好球！’”这一下把大家都给逗笑了。

那里夏季恳切地说：“这个头我不能带——并不是我怕事——而是……我可以去参加谈判。”

最后争来推去，还是叫支书庞德彪牵头向市政府进军。

夏季从高台上下来，伸手想挽住胖妞的胳膊，想不到胖妞生气地一把打开他：“滚远点，别碰我！”

夏季莫名其妙，说：“这是怎么啦胖妞？”

叫胖妞的狠盯他一眼，说：“我再怎么胖也比你叫卡西莫多好听些吧。正告你，我的大名叫范晓璐。”

夏季抚抚自己丑陋的脸，说：“我并没有惹你生气呀，你这是何苦呢。再说我们俩的好日子都定下来了，怎么就像生死仇敌似的？”

胖妞生气地说：“日子定下来了就不能改了？都穷成这样了，你还跟个局外人似的。叫你带个头就会杀你的头？结婚结婚结黄昏！”

夏季低下头，嗫嚅着说：“不是我不想带这个头，是……怎么跟你解释呢，一时半会儿跟你也说不清，反正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

范晓璐一跺脚，说：“我不想明白，我现在要你明白：我明天就到南方打工去。要看车票吗？”她掏出一张长途汽车票晃晃，就又装进了口袋。

望着噔噔远去的胖妞背影，夏季丧气地低下头……

第三章 聚众闹事 (3)

副台长方诺亚正在市委副书记纪承续办公室汇报新闻宣传方面的一些新的设想。

市委书记袁良明亲自参加新闻通气会那天，纪书记专门把方诺亚找到办公室叫他看了许多观众来信，批评清源电视台整天都看领导脸色行事，河清海晏歌舞升平。深层原因恐怕就是没有从配合宣传演进到主动实施媒介行动，从宣传本位回归到传播本位！方诺亚受到了强烈震撼，他理解主动实施媒介行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表达受众的喜怒哀乐，加强舆论监督，强化贴近性，加重反映民生民情的分量。他多想专门拿出一帮子记者编辑出来，搞个民生类或舆论监督类的栏目啊。可是台长杨云龙不同意，理由是那得抽出多少人力？得投入多少财力？车辆摄录设备编辑设备都得划拨一部分，目前台里的条件达不到，最主要的是财神爷没供在清源电视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说吧！”杨云龙面无表情地说。方诺亚知道他对自己有种奇怪的防范心理，生怕他方诺亚弄出点像样的名堂把他的“名声”给盖了，便忍气吞声地走掉了。

市委副书记纪承续既然有这方面的指示，他总得回个话呀。自然他不会说杨云龙作梗之类的问题。他是个不喜欢背后告别人状的人。“我们打算一方面加强民生民情的新闻宣传，另一方面准备在各个新闻栏目里加强舆论监督这方面的分量，让观众感受到无形之中有双慧眼盯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切丑恶的东西，一切与建立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都会遭到无情的鞭挞，以初步改变受众对我们的那种印象。”方诺亚说。

纪承续说：“这些想法都不错嘛！加强民生的宣传就是贴近性的具体化。舆论监督也是新闻媒介的神圣使命。不知你看到过这样几篇文章没有：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说新闻媒体是正义的捍卫者，是丑恶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新华网一篇文章则干脆叫做《聚焦新闻

舆论监督：让“无处不在的眼睛”更敏锐》，说得多好啊！《环球》杂志有篇文章：《舆论监督在廉政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以为这都传导出中国高层的最新信息，你们新闻媒体的头头脑脑必须树立‘舆论监督无小事’的观念，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管理，提升舆论引导的水平。至于在哪个栏目播那是你们的事……”

正说到这儿，方诺亚的手机响了，是过亦然打来的。报告说，清源市政府大院被柳树庄几百号农民围住了，场面很大，群众情绪很激动。过亦然问要不要去采拍。“方台，以往都把这看做相当敏感的选题，记者干脆当个聋子瞎子算了。这次……”

“这……”方诺亚犹豫着不好表态，纪书记却在一旁已将过亦然汇报的内容听了个一清二楚，说：“看看，你方诺亚竟是这种心理！你不去报道，这事也会在市井街巷传开来，那就很有可能传出几十个上百个版本，离开事情的本来面目岂止十万八千里？这利弊你应当分得清楚。”

方诺亚哪里是不想报道，只是方书记没来清源以前，那时，分管意识形态的市委领导大凡对这一类问题都划归敏感问题，根本就不允许媒体报道。现在陡地听到这耳目一新的点悟，不由得激动起来，说：“过亦然，听着，赶快去采拍，选个好角度，既要告诉观众事实真相，又要为市委市政府帮忙不要添乱。”

纪承续在方诺亚肩上拍了拍，是种赞许的表示。得到了鼓励，方诺亚趁机说出了堵在心头的一个问题：“纪书记，搞机场建设的一个公司的车子撞人那条新闻，我们当晚播出时就向观众承诺了的，要搞追踪报道，中间挨了点批，但我们还是想继续搞下去。”

纪承续挥挥手说：“只要符合新闻宣传纪律——记住，我说的新闻纪律不是某个人定义的那种纪律，更不是某个人的意志。你们愿采取什么形式报道那是你们的事。在恪守新闻宣传口径的大前提下，新闻媒体应当有自己的个性，应当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在这个问题上，你方诺亚要是顶不住，那就由我来顶！”

方诺亚从事新闻工作七八年来，第一次遇到相当级别的领导同志这样给颗定心丸，那血呼地一下就被点燃了，连眼泪都差点下来了。以往管意识形态的头头脑脑们，哪个不是站在新闻检查官的角度，鸡蛋里头挑骨头，手里抡得溜溜转的就是批判的武器。逼得你随时都得做好深刻检查的准备——他就准备着一份这样的稿子，开头部分与结尾的年月日给空着，要填随时都可以填上。他背过身，在眼窝那儿按了按，转身朝纪书记笑了笑，就大步地走了出去。

方诺亚兴冲冲地赶回台里时，过亦然已经领好了摄录设备。采访车载着方诺亚与过亦然冲也似的奔出了电视台大院。离市政府还有半里路，就隐隐约约见那儿已经是人山人海，吵吵嚷嚷的声浪也隐隐约约地传来。

市政府大院里，市长苏正光站在台阶上，正与黑压压围着政府办公楼的群众对话。是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报告给苏正光市长的，说柳树庄的农民讨要征地费，把市政府办公大楼给围起来了。苏正光一听便找车要往回赶。副市长熊开国老大不高兴地说：“你呀这是伸出脑壳接砖头，谁酿下的苦酒就该谁去咽嘛。”苏正光瞪了他一眼说：“这像个副市长说的话吗？”

苏正光赶到市政府办公大楼时，柳树庄的农民竟一下子没人认出他来。大概因为他太操心，人变得很憔悴，一个乡下干巴老头一般，又穿着套沾满泥巴点子的工作服，戴着个安全帽，整个一个农民工形象。秘书夏晓天在前头开道，好不容易见缝插针，硬是从人海里钻出一个缝来，使得苏正光得以挤到大楼台阶那儿。市信访办的主任一见市长来了，赶紧使眼色，附着苏正光的耳朵说：“你最好回避一下，他们提的问题合理合法可就是没法解决，让我来周旋吧。”

苏正光只当没听见，用手挡住他的嘴巴，大声地咳嗽了一下，说：“乡亲们！我是清源市市长苏正光，我知道你们是为讨要征地补偿费而来的，这要求合情合理又合法。政府欠你们的，总要想个办法给

予解决。但就这么吵吵嚷嚷的，解决不了问题。请你们派几个代表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个时间表……”

人群里，方诺亚与过亦然正推拉摇移，忙得不亦乐乎。方诺亚忙得比过亦然还要多一层，他必须选择好角度，不能就这么赤裸裸地把农民围攻市政府的第一现场呈现给观众，否则就要有人兴师问罪了。最后确定的角度是，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亲民爱民的行为深得民心，便想请一个市民谈谈自己的真实感受，一抬头，嗨！一个青春靓丽、神态略带羞涩的女孩正在人群中穿行，觉得应当采访她一下。这女孩给了方诺亚一个正面迎视。啊，原来这女孩子方诺亚相当熟悉，是他的同学季贤臣热恋中的女朋友肖琳琳。标准的大学毕业生，学的是电子计算机财会专业。凭着她的文化素养，谈吐一定不俗，很有可能把这条新闻提升一个档次。他便叫过亦然跟自己来到季贤臣女朋友面前——过亦然执机，方诺亚拿着采访话筒。

“肖琳琳，能在这里见到你太好了，我们想请你谈谈——谈谈这个苏市长的亲民作风，行吗？”

停下脚步的肖琳琳脸立即就红了，说：“见到你们的镜头我就晕，我能谈个什么？”

过亦然说：“没关系的，谈不好，我们后期制作时就剪掉了，保证不会有损你的光辉形象。”

肖琳琳抿嘴嫣然一笑说：“方台长的部下真会恭维人，我还光辉形象呢。人家苏市长才是光辉形象，整个一个平民市长，一点当官的架子都没有，也不回避矛盾，敢于迎着风浪上，坦诚地面对人民群众，这才是人民公仆的本色呢。要叫我说，中国要是多一些这样的政府官员，哪会有那么多的社会矛盾？”想不到她刚一说到这儿，方诺亚就忍不住喊了一声：“OK！”说得肖琳琳脸都红了。她正待说“方台长你们这是不是采访呀”时，方诺亚与过亦然已经匆匆赶到台阶那儿去了。

台阶那儿，秘书夏晓天过来递给市长苏正光手机说：“市委袁书记的。”

电话里，袁良明问道：“怎么回事，正光同志？你那里是不是混进了些不法分子？”苏正光正要作答，手机里传来袁书记身边一个很清晰很标准的普通话：“那里面肯定钻进了几个坏人在借机兴风作浪，应当命令市公安局出动警力把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为首分子抓几个。”苏正光正色地说道：“袁书记，这里全都是善良百姓——暂时还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二十多分钟后，一旁气喘喘地挤上来一个年近五十、穿着便装的瘦高个儿来。这人是清源市公安局局长邹于飞，他悄声说道：“苏市长，要不要把为首的分子抓起来？”

苏正光低声怒吼道：“凭什么？就凭你手中有这个权力？人家的要求正当合法，又没超出法律范围。在你们眼里到处都是坏分子，都是犯罪嫌疑人——正像医生眼里到处都有病菌一样！”

邹于飞被吼得无地自容，只好退到一边。

柳树庄很快推选出五名代表，其中就有人称卡西莫多的夏季。苏正光与这些人坐进市政府小会议室时，苏正光的秘书、那个显得很文静的小伙子夏晓天盯着夏季，两眼都是火，以至夏季都不敢抬头看他一眼。

这次谈判的结果双方都满意：市长苏正光很诚恳地向柳树庄的父老乡亲道歉，说既欠了柳树庄老乡们的一笔经济债，又欠了一笔良心账：“你们生活的艰难程度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我愧对你们，我这个市长没当好，但政府的确暂时还没有偿还能力。”最后商定：今年年底前全部还清。第一笔，争取这个月内最迟不得超过两个月，哪怕把市政府办公大楼卖掉，也要补偿不得少于三分之一——至少500万！到时候如果兑不了现，就到法院去起诉清源市政府，因为清源市政府严重违法了嘛。苏正光说你们好好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法律保证你们赢。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市长又这么真诚这么通情达理，柳树庄的代表还有什么话说？再说他们也知道，人家苏市长从外市调

来不到两年，中途接手这个摊子，目前这个局面又不是他弄成的，他只不过是替人受过而已。

临散会时，苏市长很钦佩地拍着夏季的肩膀说：“小伙子，不简单哪，你对《土地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以及国务院领?最近的指示精神的熟悉程度，恐怕超过了专业人士，对已征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也都弄得一清二楚。真是对答如流，一条条地驳得我差点回不上话来。有水平有水平！今后你们柳树庄要同我这个市长打官司，就用不着另请律师了！”说得夏季不好意思地笑了，那张令人恐怖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1）

从市政府采访回到台里，方诺亚虽然很满意与小过采拍的这条新闻，却又习惯性地直犯嘀咕，播，还是不播？如果真要播出去，市委里有些人就要把它当个问题，那么，板子当然要打比方诺亚的身上。最稳妥的办法是请示市委宣传部郭部长。话又说回来，凡是有请示就必然有指示，从事新闻工作这些年，对这些人的心理方诺亚算摸透了，绝对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指示：最好的一种可能是“放放再说吧”，或者干脆一枪就毙了：“集体上访是很敏感的问题，还是别播吧。”要是真的不播，自己的一番心血岂不是白费了？管它呢，干脆别请示了，播出了再说，实在需要纪书记出面的就请他出面说说吧。

这时，新闻部主任过亦然编完片子，进到了方诺亚的办公室说：“方台，围攻市政府的新闻今晚播吗？放在第几条？”

方诺亚批评说：“亏你还是个出色的记者，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围攻市政府的新闻？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不会说市民上访或市委领导体察民情，积极化解矛盾的新闻？”

过亦然笑得好不响亮，说：“生活中哪个说话不是简洁明了，咬文嚼字还不把人憋死呀。你比如我们喊你一个方台，多简练。要是非得喊你一个清源电视台方诺亚副台长不可，是不是绕得人舌头拐不过弯来？”

方诺亚也给说笑了，说：“你给我找个好切入点，想个好标题，画面编得不要跟古时候农民攻打县衙似的那种阵势，现场的气氛一定要稀释。”

大概切入点选得不错，标题做得也富有积极意义——《市长倾听群众呼声，真诚交心化解矛盾》，果然一夜平安无事。这叫方诺亚倒觉着反常了。

他没想到，季贤臣却对这条新闻里的一个情节相当反感。

都晚上7点30分了，市委机关大楼似乎空寂无人。独独市委书记袁良明的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是他的秘书季贤臣在忙活着。季贤臣坐在电脑前，键盘敲得啪啪响，写字板上的一份袁书记在清源工作期间的大事记快接近尾声了。旁边电视机还开着，这并不耽误他耳听电视里的解说词。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撞进他的耳鼓：“……人家苏市长整个一个平民市长，一点当官的架子都没有，也不回避矛盾，敢于迎着风浪上，坦诚地面对人民群众，这才是人民公仆的本色呢。要叫我说，中国要是多一些这样的政府官员，哪会有那么多的社会矛盾？”季贤臣扭头一看，竟是他的恋人肖琳琳的真情流露，那火就蹿上来了，起身，一个电话就打到她的手机上：“琳琳，你现在都快成电视秀了！你说你跑到那个敏感的地方干什么去了？凑什么热闹？”

肖琳琳委屈得不得了，说：“上午姚总要我到银行办事，上访的这帮子人堵住了马路，车子过不去，我就下车想从人群里穿过去，哪晓得电视台的记者也在场，而且是你的大学同学方诺亚，我与他随便聊了几句，哪晓得他竟播出来了。再说我也只是说了说我的感受，这并没有越矩呀！”

季贤臣俊朗的脸上燃烧着愤怒，说：“什么叫越矩？既然有姚总交代的任务，完成任务就是天大的事，你说你跑到那上头抛头露面干啥？你没有照办就是越矩了！”

从手机里传来的肖琳琳的声音有了哭意：“他的话就是圣旨？这就算犯了王法了？”

“住口！你还越说越有理了……”季贤臣气得脸都变了形，他正要继续“井喷”下去时，办公室的门轻微地响了一下，他知道该用什么表情了，“琳琳，以后咱们再说，啊。”声音轻柔得如朗月下耳鬓厮磨的恋人。随即电话扣上了。

市委袁书记进来了，迎接袁良明的是一副他见惯了的谦恭的面孔——季贤臣谨慎地笑着说：“您奔忙了一天也不好好休息呀。”袁书记点点头，就进到里间，坐到他的办公桌前去了。很自然地，那眼睛就

瞅上了翻开着的省委办公厅办的内参类刊物上：《政策与决策》，上面的一篇重头文章署名就是袁良明，题目叫做《清源：人文精神沉淀于每一个细胞》。季贤臣为他起草的这篇文章他当时连看都没有看，就叫季贤臣发走了，现在得好好看看：

“古老的清源，在剧烈的城市竞争中，是否反而蕴涵着轻松领先、后来居上的可能？一个城市，最大的竞争力也许在于：把每个人变为归人，而不是过客。这就是先进于人文的清源，它也势必先进于经济。在清源，官员的清廉是公认的，企业办事不需要送礼拉关系。优良的人文环境使得投资风险变得可以预测，从而使企业营商成本大大降低……这就是清源何以腾飞公开的秘密！”

袁良明满意地微微一笑，随着又拿起旁边一份省报，跟以往一样，那上面季贤臣已用红笔勾勒出了一个重点段落：“省人大常委会决定：10月4日召开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看了几眼就用手指轻轻叩了三下桌面。

季贤臣应声进来了，他知道袁书记有话要问他。果然袁书记问道：“贤臣，这10月4日省里召开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这事，你没听说有什么变化吧？”

季贤臣说：“我先后问过我在省委省政府机关工作的六个同学，都说没有变化。想想也不应当有什么变化，都公开宣布了嘛。”

袁良明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季贤臣意犹未尽地说：“我的一个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学说，未来省政府组成人选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说话间，涮茶杯放茶叶倒开水，季贤臣做得相当连贯流畅，一杯氤氲着醇香的茶水就送到了袁良明的面前。袁良明接在手里却并不喝，说：“贤臣你坐，你说说看，省里要召开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了，我们清源应当怎么迎接它？”

季贤臣是何等聪明的人，哪不知道袁书记问这话的真实意图？装着认真思考状，说：“具体的我也说不好，我总的感到，清源机场必须

按期竣工并通航成功——必须强调在重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抢进度，没有进度一切都等于零。关于进度问题，我放肆地进一言，您必须在专门的会议上再紧紧箍拧拧螺丝；再就是，清源的各家新闻媒体务必把这部史诗性的宏伟篇章浓墨重彩地书写好、传扬好。光在清源这块地皮上吹吹打打还不行，必须把它的影响造到全国去，让它产生悠久的回声。同时清源的各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要同步推向全国！尤其清源电视台要在这个新闻宣传战役中扛大头。它的影响力太大了，这是个重磅武器，不用好用足它就是失策。上面说的这几方面的内容，就是迎接省人代会最好的礼物。”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 (2)

“嗯，说下去。”

“这个新闻宣传的指导思想纪书记应该与你保持一致。既然纪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工作，把他的认识统一到这上头来相当重要。纪书记是个很有自己独到见解、观念比较前瞻的领导，机关干部都议论他是个新生代的领军人物，我想这应当是个褒义的评价，是赞美。”

袁良明吹了吹手里的茶杯，没有发表任何看法，继续说道：“我还想听听——以往我到乡下到工厂到学校，难得听到真话，你这里却不同，不仅能听到真话，还能听到真知灼见和有创意性的意见。”

季贤臣却不说了，很矜持很谨慎地说：“再往下我真的说不好。啊，对了，我起草了个关于清源新闻媒体近期新闻宣传的意见，您是不是看看？要行的话我就请市委宣传部的郭部长看看，供他们参考。”

袁良明点点头说：“拿来吧。”

摆在袁良明面前的是一份《关于市属各新闻单位加强对外对上宣传力度迎接第十届省人大召开宣传报道的意见及奖励办法》，袁良明瞟了几眼，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好好看，就拿起笔来，刷刷地批了一行文字：“此件很好，送诸常委阅，我意以市委办公厅名义正式下发各新闻单位认真执行。袁良明，200×年5月27日。”

季贤臣说：“您还是好好看看吧，看哪些地方要修改的。”

“不需要看了！凡是搞的东西，我统统放心！有些地方恐怕你比我想得还要周到。比如《政策与决策》上的这篇《清源：人文精神沉淀于每一个细胞》我就没能思考得这么深这么新。”

既然市委一把手批了个倾向性相当明确的意见，诸常委还有什么话说？果真第二天就以清源市委办公厅的名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了。

清源电视台副台长方诺亚见到这份文件是在台里的正式会议上。

这天下午，方诺亚带着记者过亦然赶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采访。他要弄清楚汽车撞人事件有个什么结果，他并没有放弃搞追踪报道的打算。既然在电视上承诺了本台将作追踪报道，怎么能因为某些人的几句毫无由来的批评就罢手呢？至少市委书记是赞成的。本来嘛，汽车撞人，一场普通的车祸嘛，又不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有什么不能报道的？居然有人深恶痛绝，真是不好理解。由此方诺亚又联想到，要说挨批的当属昨晚过亦然说围攻市政府的那条新闻，奇怪得很，该挨批的反倒风平浪静——也许自己把那条新闻做得别具一格，没有大肆渲染吧。那条车祸的新闻呢，现场感那么强，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怎么反倒挨了批呢？咄咄怪事！既然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留下了悬念，这“连续剧”就得“连续”下去！

在路过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时，方诺亚特地叫司机停车，对过亦然说：“走，见见李言周去，说不定从他这里能摸到我们想要的情况哩。”刚迈进刑侦支队办公室，巧了，就见李言周警容整齐，气昂昂地就要出门。方诺亚笑得格外响亮：“我好佩服我哟，不迟不早，刚赶来就碰上了李大支队长。又忙警务去呀——是破犯毒品案去的呀还是破抢银行案子去的呀？”

李言周不轻不重地给了他一拳头，说：“老外了不是——还佩服自己？毒品案子是人家禁毒支队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干？听说你们播的那个车祸稿子发现了点新情况，我想去了解一下。”

方诺亚一听就来了精神，说：“快上我的车，我正准备与小过去交警支队搞点追踪报道，巧了，不谋而合。”

恰在这时，方诺亚的手机响了，响得是那么顽强。看来不接不行了。一接，原来是台长杨云龙打来的：“老方，快回台里来，要传达一个紧急文件——市委宣传部郭部长布置的，台长们都到齐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到了，就等着你与小过了。”

方诺亚朝李言周双手一摊说：“真他妈的，寸步都离不开。只好听你给我贩卖了。”

回到台里，推开会议室的门，果然里面坐满了台里各方面的头头脑脑。方诺亚以为是传达党中央或国务院的什么紧急会议精神，杨云龙一宣布，差点没把方诺亚的鼻子气歪，原来所谓的紧急文件竟是市委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市属各新闻单位加强对外对上宣传力度迎接第十届省人大召开宣传报道的意见及奖励办法》。这也是十万火急的东东？文件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从现在开始，清源市各新闻单位要加大对上对外宣传报道的力度，要把对上对外新闻宣传作为当前一个重大的宣传战役来打。任务要落实到人，人人要立军令状，个个要树“生死牌”。其宣传报道的重点一是清源机场；二是清源市近5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文件规定：凡上一条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奖1万；凡上一条省卫视台联播的奖3千。以上奖金一律由市财政拨付，完不成任务的就要罚扣当月奖金，文件中要求清源电视台打头阵。

“方台长，你是分管新闻宣传的，你先谈谈意见吧。”杨云龙说。

方诺亚是个说话不会拐弯的人，既然点名叫他说，他真的想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文件一些硬性规定缺乏周密的论证，首先要搞清楚，中央电视台与省卫视台不是你清源办的，不是谁想上就可以上的。如果地缘位置占优势——譬如三峡大坝那儿的电视台，它一年能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10条左右，其他的地市电视台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吗？一年能上个三五条就不错了。工作我们可以积极地做，记者们我也会把任务落实到他们的头上，就是怕搞得人人诚惶诚恐，结果是连本台新闻也没搞好，记者的积极性给挫伤了，那就适得其反。”

杨云龙望也不望方诺亚一眼，说：“这个文件内容本身不是用来讨论的，也不允许讨论，就是说不能讨价还价，作为下级只能是落实落实再落实。要讨论的是如何落实得更好。虽然我们清源市没有三峡大坝，但只要记者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又有过硬的措施，肯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不能只上个三五条。”谁都听得出来，杨云龙的这番讲话是对方诺亚的否定，在座的就有人悄悄瞅了几眼方诺亚，见他

的喉结急速地滚动了几下，似火山就要爆发，可是最终他到底忍住，扭过头去，没有吭声。

一散会，方诺亚来到办公室。还在气恼中，不想新闻部主任过亦然跟着进来了。过亦然说：“我还以为你会同杨台闹腾起来呢。”

“是想闹他一通，想想还是压下来了——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是市委的一帮讨好袁书记老兄的杰作。”

过亦然说：“这是谁的馊主意？还不是想给袁良明脸上贴金，为他10月份在省人代会上当选副省长大造舆论。你没听民间组织部长说，他是新一届省政府组成人选之一。”又忍不住说下去，“什么兴建机场，明明是捞取政治资本，往自己的功劳簿上画上重重的一笔。规定那么些对上对外新闻报道的任务，十有八九就是季贤臣在献媚讨好。郭部长也真是，被一个小秘书牵着鼻子走。”

第四章 市委二书记（3）

“不说它了吧，说了心烦！”

看看快下班了，5月的夕阳在阵阵熏风中，道道霞光被吹到高楼大厦的窗玻璃上别样火红，吹在树梢上如金色狂舞，与大街上亮起来的路灯轻吻，你根本分不清那是哪块儿射来的光亮。过亦然说我们去乡巴佬餐馆吃点农家风味填填肚子吧。方诺亚说：“那就再叫上几个小朋友吧。”方诺亚总喜欢把刚进台里来的大学生叫做小朋友。

一行三四人来到一个叫做乡巴佬的风味饭馆。门口停着一大溜豪华轿车。方诺亚感慨地说：“过去穷人吃的东西，如今竟被豪门大户青睐。”

过亦然笑着说：“那我们也成了豪门大户了喽！名字叫做乡巴佬其实每个包间相当豪华，虽然里头装潢有稻草，可那稻草看着像是金子似的。只不过菜肴净是些过去忆苦思甜时的东东——我虽然没有赶上那年月，吃过那玩意儿，但也听说过。”

席间，几个人说说笑笑，气氛相当融洽。方诺亚与几个“小朋友”们碰杯，话却说给过亦然听：“你哪怕糊弄鬼子也要弄一个策划方案——对市委办公厅的宣传报道意见及奖励办法的回应，往上一送就没你什么事了，说明你进入了状态。工作中要学会踢皮球懂不懂？这是我这些年的‘从政’经验，上面有要求，下面一定要有动静，上面发号召，底下一定要响应，他就觉得你积极主动，这就是态度问题了。至于效果怎么样，那就是水平问题了。态度问题始终比水平问题重要百倍！你要是迟迟不动——那球在你手里老扔不出去，你就被动了，首先你的态度就有问题，那就没有与谁谁保持一致。问题就严重咧！”

两个刚刚大学毕业进台来的小年轻听得肃然起敬——更多的是觉得方台长没有架子，只要不是正规正矩的工作时间，方台就跟这些小部下们处得哥们儿似的，对人从不设防，坦诚直率。过亦然继续说：“杨台这人总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

方诺亚说：“那要看是谁的鸡毛了。哪怕是市长真正的有关国计民生的令箭他可能不会当回事，市委袁书记的令箭他敢不竭诚以死报效之！少废什么话了，明天搞个‘关于的关于’吧。”几个“小朋友”莫名其妙地望着方诺亚，望着老记者过亦然。

过亦然笑笑说：“我就知道这顿饭准是鸿门宴——自设的鸿门宴。得得，明天上班时我就给你送一份‘关于的关于’——关于落实市委办公厅关于……”这话一出口，惹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喝酒的兴致更是陡涨，麻烦也跟着来了。才一会儿，过亦然就憋不住了，起身奔卫生间而去。

五分钟后，过亦然回到包间来，样子挺诡秘地说：“方台，想不想看看我刚刚获取的情报？”说着就把随身携带的掌中宝摄像机镜头倒放着给他看，原来镜头里竟是季贤臣与天宇建筑工程公司老总姚远对酌对饮、谈笑风生的镜头。“这是我刚才在隔壁‘蒿草’包间偷拍下来的！”

方诺亚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季贤臣的恋人肖琳琳就在姚远手下任着财务副总监嘛！”席间，方诺亚对过亦然说，明天抽个时间把那个给观众留下的悬念给“下回分解”——分解多少算多少，如果接着做大几期那就有看头了。过亦然自然懂得他指的是车祸稿子的追踪报道。

吃过晚饭已经近9点了，方诺亚回到台里，虽然没有轮到他值班，他也照例要到各编辑室去看看。

在第21编辑室，进台才一年的女大学生袁媛，也就是《热土》栏目记者，正到处寻找田甜配音，手机座机打烂了，寻找的脚步调动得溜溜转，可就是找不到人，那样子着急得怕要哭出来。原来她刚刚编辑好专题片《清源对着蓝天说》——一部关于清源机场兴建成型的片子，明天上午要送制片审看，今晚必须把音配好。方诺亚进来安慰她说：“别急，我来打她的手机看看。”说着就要起田甜的手机来，要了几次都是“对不起，对方已关机”。他恼火透了，便发了个短信：“田

甜，你究竟干什么去了？平时是怎么规定的？播音员主持人与记者24小时不得关机。你怎么就关了机？”

“方台长，实在没办法我就先配个参考音吧。”袁媛是个小巧玲珑、五官精致、俏丽清纯的女孩子，总是静静地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如果硬是要她就某个问题表明态度，她总是嫣然一笑，头一低说：“我没意见。”她进台年把时间了，那性子还是改不了。记得刚进台来时，方诺亚感到很奇怪，一个农村女孩，要背景没背景，要活动能量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活动能量，凭什么别的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无门，她大学一毕业就分到了电视台这么好的单位？具体操作她进台的是台长杨云龙，至于她与杨云龙是什么关系那就不得而知了。随着接触时间一长，方诺亚就彻底改变了对这女孩的看法。这女孩绝不是个花瓶式的人物，别看她沉静温婉少言少语，从不参与别人的飞短流长，议七道八，却有着特别好的悟性与灵气，敬业精神又强，使得她与众不同。一次方诺亚领着过亦然和她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乡下采访农业产业化的新闻。临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根据选题的需要，要求一个记者现场出镜。不仅仅是出个开头，中间在几个关键点上也要出镜，一气呵成，通过这种形式串成一条完整的新闻。那时过亦然觉着自己的形象对不起观众，普通话又不行，死活不肯担当此任，想不到她却说让我来试试吧。结果不仅出镜形象好，表达清晰，现场发挥不错，应变能力也挺棒。后来，据中央电视台的同志说，那条新闻不久获得了全国电视新闻一等奖。原因嘛很大程度上是主持人现场出镜很到位。从此，方诺亚对这女孩就刮目相看了。

她见方诺亚因为找不着田甜，火得什么似的，就说：“方台，一时找不着她就算了，我在大学就当过校播音员，普通话还算说得过去。我先来配个参考音吧，要是审片时感到不行，就换真正的播音员来重新配。”

在与方诺亚对话时，她两眼忽闪忽闪的。方诺亚感受到了她异样的目光，只好将眼光瞟向别处，说：“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说

完，他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就要急急地往外走。直到走出好远，他都感到背后有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追光灯一样追着他。

第五章 想法上央视 (1)

第二天一上班，方诺亚隐隐地感到心里有什么堵着，想想可能是这么回事吧——于是他想要通田甜的手机，责怪她几句。正按号码时，想不到过亦然推门进来送给他一份“关于的关于”——专攻中省台的意见与近期新闻报道策划书。过亦然瞟一眼他脸上的颜色不正常，便晃着他的板寸头，调侃说：“我可是加班搞出来的，皮球是扔给你了，我应当没有什么责任了。别怪我啊！”

方诺亚没理这个茬，示意过亦然坐，自己倒水喝，他则要好好看看，签批个意见。看着看着，他脸上的阴云渐渐被灿烂的阳光驱散了，最后不禁笑起来说：“你这搞的是卖国条约吧！”

过亦然放下杯子过来说：“怎么办呢？”

“你也真会层层加码：上一条中央台《新闻联播》，市里奖1万，台里陪奖1万，不就是2万了？上省台联播，市里奖3000，台里陪奖3000，不就是6000了……”

过亦然也乐得大笑起来说：“一来糊弄一下鬼子，二来也叫有本事的弟兄们发点小财。”

“问题是它利己又害人。”

“怎么讲？”

“比如我的新闻大体上可上央视《新闻联播》，这样我拿出三到五千塞给联播组的编辑，新闻一播出，那我至少还可落个一万四五。你说是不是害了中央台的同志？”

过亦然说：“这你就低估了中央台的同志了，别人是那么好害的吗？清源有什么像样的东东可上中央台？一个小地方的破机场就能上中央台而且还要上联播？做梦吧。上个《午间30分》就不错了。除非中央领导同志前来视察，中央领导同志日理万机，能来这儿视察这个既耗地方财力又没有发展前景的玩意儿吗？中央领导真的来了，了

解了真实情况，说不定拍案而起，追查是谁好大喜功，上这个劳民伤财的项目的！这倒真可以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了。”

方诺亚哑然一笑，说：“行了行了，别胡喷了，滚一边喝茶去，让我把它看完。”

这边方诺亚认真看“关于的关于”，那边过亦然也不喝什么茶了，倒在方诺亚桌上翻看有什么值得一看的東西来了。忽然发现有本挺豪华的相册：《留给今天的回忆》，便好奇地翻看起来，嗨，真过瘾，只见里面一页页精致的画面上出现了一对意气风发的少男少女，他俩携手出得电视台院子的大门，镜头一切换，两人奔跑着，掠过鲜花盛开的原野，向着岚气氤氲、绿意朦胧的远山，脚步鼓点似的敲击在曲径上，时而相拥相吻，时而席地而坐，喁喁地说着只有自己听得懂的情话……不用说一个是方诺亚，一个是田甜。看得过亦然哈哈大笑起来，蓦地惊醒了正在看文件的方诺亚，他转过头去一看，半真半假地怒喝道：“谁叫你偷窥别人的隐私的？不像话！”

过亦然说：“这也算隐私？哄别人可以，哄我就难了。我跟你一样是搞电视懂摄像的。我想请教一下方台，这隐私是谁拍下来的呢？总不能自己拍自己吧——空气里还没有跟随你飘荡的微尘式的摄像机吧！”

方诺亚一想真还吓唬不住过亦然，叹口气说：“可惜当初把题目搞错了，应当叫做《留给今天的痛苦》。好了，不说它了。”

话题于是回到正题上来。方诺亚说：“有几个地方我动了一下。你就打印出来送给‘鬼子们’吧！记住：市委宣传部郭部长和季秘书那里得专门送去一份。”

过亦然很是不解，说：“送给姓季的干什么？”

方诺亚说：“这个你就不懂了，送给他就等于送给了市委袁书记，懂了吧？”

刚说到这儿，田甜进来了，全没有往日与方诺亚见面时那种风月情浓的娇柔模样，脸上挂着怨与怒，也不管旁边还有一个过亦然，将

手机往他面前一墩，直通通地说：“你看看你，发的什么玩意儿，恨不得把人活吞了，难道我不能有点私人空间吗？”

方诺亚惊讶了，虽然两人相处时也断不了有几次小争吵，她平时是极少有这副样子的，这是怎么啦？再看昨晚自己发的短信，是有点责怪的意思，但那是为了工作，遂说道：“你是不是太反常了？事情都过去一个晚上，怎么现在想起来兴师问罪？是企图掩盖什么吧？”

“掩盖什么？掩盖什么？你越来越不近情理了！”

方诺亚强忍着说：“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这么吵，影响好吗？要吵待下班后再可着劲地吵吧。”

“好吧！今天非要吵个高低不可！”她气呼呼地走了。

方诺亚无奈地摇摇头。过亦然却像看了一出好戏一样感到过瘾，伸伸舌头说：“好厉害的沙老太婆！”想想就改口劝道，“小两口吵吵架这算不得什么的，我们农村老家有句话说得好：夫妻之间床头打架床尾说话，不必当真的。”

方诺亚瞪了他一眼，喝道：“闭上你的臭嘴！谁跟谁是夫妻？”

过亦然知道他心里不痛快，就默笑着并不反驳。

“这种人怎么变得这么快！不说她了。你快去把它打印出来吧！”说？方诺亚就将那份“关于的关于”扔给了过亦然。

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方诺亚就给李言周打手机：“伙计，车祸问题有什么新发现哪？”

那边，李言周说：“见面再说吧。”

“三言两语还说不清楚？这不正说明有名堂吗？能不能透露一点？”

“暂时还不能，该让你知道的我绝不打埋伏。”

挂掉电话时，方诺亚眼里满是疑惑，却又没法抹掉眼前那层屏障。停留了片刻，他便来到制作楼，检查今晚要播出的节目编辑制作的进展情况。找值班编辑问了问《清源新闻联播》里《清源展翅九万里》专栏安排了几条关于清源机场兴建的新闻。回答说有三条，方诺

亚点点头说：“说得过去了。”然后拿起笔来把编辑表上顺序勾过来，说，“袁书记视察清源机场的这条就放在第一条吧，报提要播出。时长一分半钟吧。”

方诺亚快要走出制作楼时，田甜从后面叫住了他：“别走，我这里有真正的好新闻，快来看看，不然叫你后悔一辈子！”

方诺亚不知她弄的什么名堂，只得跟她来到配音间。

第五章 想法上央视（2）

“我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精彩的配音，好好欣赏欣赏吧！哼！”田甜绷着脸，将跑到位的专题片《清源对着蓝天说》一段配音迅即调了出来：“.....在烈火中得到重生的清源宛若一只金凤凰，正向着长天向着未来向着无极的世界，展开垂天之翼，冲天而飞.....难道有谁怀疑方诺亚（清源）是座最具男性魅力的城市吗.....”田甜放肆地一声冷笑，说：“这不是那个新来的女大学生甜美的声音，纯真感情的原始流露吗？原始的是最具真实性的，你还一个劲地怀疑我？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哎，你是不是情感走私了？你还没有越界飞行吧！”

方诺亚心里叫苦不迭，你个袁媛这是怎么啦？难怪昨晚在配音间说要配参考音时，她看自己的眼神就特别不一般，心底似乎涌动着某种向自己倾吐的渴盼。即便这样，配音时怎么就走神走到这种田地呢？倒叫这位时刻要抓人把柄的人得逞了。“这又说明什么？谁没有过错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过错也过得太离谱了吗？”

方诺亚正要与田甜争论几句，一旁跑来过亦然，说：“杨台长说季秘书要来看片，就是看市委书记袁良明视察机场建设的镜头，请你参加一下。”

方诺亚便借着这个由头掉头就走，走了几步才说道：“我就知道凡是市委袁书记露了面的，哪怕蜻蜓点水点了一下，也是一定要跑到电视上风光一番的，事先还一定要秘书来审看他的光辉形象——说不定就是秘书本人的一片忠心。几乎成了惯例，真难为了市委那帮子耍笔杆子、摇鹅毛扇的，生怕政府这边压倒了市委那边。”

来到审片室，就见台长杨云龙与季贤臣边抽着烟边说说笑笑的，亲热得了不得。他俩面前的茶几上摆满了时令水果高档香烟，分明是接待贵宾的架势。杨云龙的笑更多的是种迎合奉承的笑。方诺亚一露面，就叫季贤臣一个惊叹号将老同学的友谊热扑扑地贴到了心坎

里：“你这家伙，硬是要三请四催，躲着老同学是怎么的？”人早就站了起来，那手就抓住了方诺亚的胳膊，直到把他弄到自己的身边坐下来。

方诺亚笑笑说：“有幸同市委领导同志坐在一起，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好你个诺亚方舟，说话怎么这么酸这么刺？”

这么说说笑笑中，审片就开始了。确切地说，是审素材，就是挑选袁书记哪些镜头公开播出，而不会损害袁书记的形象。分把钟的一条电视新闻，要是一般新闻，那素材七八分钟长度，可是对袁书记就拍了近半个小时的素材，就是供挑挑拣拣用的。

党政要员派他的秘书审自己的电视新闻镜头，并非是市委袁书记的发明创造，比他官大的省委里的领导有的也是如此这般。你想想，一个领导同志要跑到电视上与观众见面，如果状态不佳或镜头歪曲了他的形象，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什么恶劣的影响。说得好听的会说是为改革开放事业操劳，那还可能获得鞠躬尽瘁的好评价，可是有些人就喜欢恶心你，说你昨夜肯定从事黄色事业去了，骂你简直像个小瘪三。你说领导同志的形象问题难道仅仅是他个人问题吗？这其实是个政治问题嘛。所以关心自己上屏幕的形象并没有错嘛。就是省委副书记甄唯民同志也难免这一套哩。三年前，清源机场处于论证阶段时，甄唯民同志亲自来清源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方诺亚当时就领着从大学分来不久的过亦然等人前去拍摄那组新闻。这印象至今都留存在了方诺亚脑海的“硬盘”里。那时请来的专家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过超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官方人士除少数公开反对外，多数保持沉默，袁书记是力排众议要兴建这个机场的，说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大问题，关系到清源的振兴与发展的大问题。可是专家们却不赞成。特别是那个过超年并不怕得罪人，晃动着硕大的脑袋，慷慨激昂，愤声疾色，尖刻深邃，说清源修机场简直是拿着纳税人的钱赌自己的明天。他从理论到实践有根有据地批得许多人都睁大了眼睛，有

的还不住地点头。至于后来怎么还是决定这项工程上马，方诺亚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论证会结束后，当晚清源电视台要上省委甄唯民副书记的新闻，并要连夜传到省台播出，真难为了甄唯民书记的秘书，饭都没有好好吃，就跑到现在这间审片室挑选关于甄书记的镜头……

莫非袁良明就是甄唯民书记的嫡传弟子？他俩在一个班子共过事不假——甄那时是清源市委书记，袁是市委副书记。自然会有许多“优良作风”传承下来。还是袁的秘书季贤臣对袁书记太负责了？

这次为袁书记挑拣镜头还算顺利，用了不到半个小时。中间有组镜头很连贯，袁书记跟机场施工的工人一一握手，现场音也录得很清晰：“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清源人民感谢你们！”这组镜头应当很不错。画面上却有点小瑕疵，只见袁书记抬起手撵了一下落在脸上的苍蝇，不细看，那苍蝇根本就看不出来。大家都说这组镜头好。季贤臣却说不行，那么大的苍蝇叮在袁书记的脸上，给袁书记脸上抹黑嘛，得换。杨云龙赶紧说：“那就赶紧用其他镜头换吧！”这个小插曲一过，整个审片就算结束了。

季贤臣发话了，说：“这条应当是头条，时长最好四到五分钟，同时还要送省卫视台播出。”

这使方诺亚大吃一惊，通常一条新闻分把钟时间，自己安排了一分半钟时间，应当够长的了，袁书记视察机场建设怎么要拖这么长？这又不是什么发布重大政令一类的东西，值得小题大做？就忍不住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说：“用不了这么长吧，视察都是一些走来走去的镜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上省卫视台新闻联播恐怕很有难度。”

季贤臣莫测高深地说：“你不要叫苦叫难的了，变换个角度嘛——不要从袁书记视察角度切入，镜头自然还是那些镜头，就说中国地市级最大的地方性的机场清源机场建设进展迅速。只要你送了，绝对能播出来。”

既然袁书记身边的人这么一锤定音了，那就只好这么做了。方诺亚在电话里通知过亦然说，今晚《清源新闻联播》里袁书记视察的新闻安排4分30秒，同时赶快找负责微波的同志传省台。

审片结束后，临走，季贤臣拍着方诺亚的臂膀说：“你现在快把老同学忘了，也不抽点时间把李言周几个老同学召在一块儿聚聚。”

方诺亚心想，平时你藏在公侯府第人未识，想见到你难上加难，倒说我把你老兄忘了，嘴里还得谦虚着：“好呀，什么时候定个时间我们好好聚聚吧，到时你可不要说伺候着袁书记抽不开身来。”送季贤臣离台时，杨云龙见方诺亚与季秘书挨得挺近，就自觉不往前靠。在季贤臣就要跨进车里时，方诺亚的嘴巴赶紧凑近了季贤臣的耳朵，悄声说：“李言周提拔的事，你得关照一下。听说报告送到市委组织部一个多月了。”

季贤臣奔儿都没打，说：“这事他跟我保什么密呀？咋不早点告诉我？行，这事我不当甩手掌柜！”

“按说像他这样出色的同志，只要拿到市委常委会上通过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回去后是不是催催组织部党政干部处的同志？他的任命一通过，我们岂不是有理由聚聚，敲诈他几个银毫子？”后面这句话方诺亚是调侃着说的。

季贤臣哦了一声，说：“行，回市委我就认真当个事办，该疏通的就疏通，事成了我们就好好地敲他的竹杠——不叫他花个两三月的月俸银子那是说不过去的！”

方诺亚的心情这才好起来。

第六章 市长接访 (1)

袁书记蜻蜓点水似的视察清源机场建设的新闻，果真叫季贤臣说准了，晚上省卫视台新闻联播时真的播出来了。播出时，方诺亚正在办公室忙着策划近期上中省台新闻联播的选题，他瞅了两眼电视机屏幕，不禁大吃一惊：这么个应景的东东居然能上省台卫视新闻联播？感到不可思议。遂打电话问省台管通联的一个副主任白远亮。白远亮说老兄今天不是我值班，我哪知道是怎么上了联播的，我问问看看，到时再告诉你行吧。方诺亚说那就算了。

这时，方诺亚的手机突然响了，过亦然报告说，你快到编辑制作室来吧，这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方诺亚便赶到了编辑制作室。原来是田甜找袁媛的碴子——田甜在配《晚间新闻》的稿子，其中有一条是袁媛采访的农业新闻，说的是国家变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为对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焕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现场采访很到位，一位农民激动地说：“现在种田有盼头有干头有赚头！”这个农民叫吴如汝，他滔滔不绝，继续说，“过去汗珠子啪地掉到地下摔成八瓣，身上恨不得扒掉一层皮，耙那么几亩地，到收获季节了，村干部就来扒粮食了，你说刨去这费那税的……”田甜一看是袁媛采拍的，就来了气，说：“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找的这个农民的名字叫得拗口死了，叫个什么吴如汝，你不会另找个人采访？偏偏要采访他，什么盼哪干哪赚哪，什么啪呀扒呀耙呀，简直是绕口令！不是存心为难我是什么？这音我配不了！”恰逢袁媛进到配音间来拿素材带，一不小心手里的磁带啪地掉到了地下，田甜就发作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说：“一个初来乍到的，就这般听不得一点不顺耳的话，使什么性子！你跟我说清楚！”任凭袁媛含泪怎么解释，说自己绝不是故意的，说当时找了好几个农民都说得磕磕巴巴的，又说不到点子上，而这个叫吴如汝的农民说得很到位，就采用了。田甜就是不依不饶，话一句比一句尖刻：“你少解释了，你就是成心刁难人！”袁媛气得直哭。

方诺亚赶来了，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很不客气地批评田甜——话说得挺硬：“这几个字都咬不准，那还叫播音员！”

一句话惹恼了田甜，她把面前的话筒往旁边使劲一推说：“我就知道你要向着她，这么有魅力的男性还能不向着高度评价他的小淑女？”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哪儿跟哪儿？”方诺亚的嗓门一大，争吵就不可避免了。方诺亚突然意识到影响不好，便找来其他播音员接着配音，说：“要吵你跟我走，我们找个地方吵个够行吧？”说着他就前面走了，定要分个高下的田甜气呼呼紧跟着他。

他俩来到暂时空着的文艺演播厅，在来宾席上坐下。

方诺亚绷着脸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动不动使性子？也不注意点影响……”

“要注意影响的倒是你，那个农村妹对你还挺有情意的嘛。居然配音里也把你给配进去了。这怎么解释？我真怀疑你的情感起义了！”

方诺亚想到她几次行动诡异，禁不住加大了嗓门：“究竟谁情感走私，让时间来证明好了！”

田甜更是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说：“现在已经证明了，一个由衷地赞美某人有魅力，一个处处向着赞美他的人，还要怎么着？”

方诺亚气得浑身发颤，拳头都攥紧了，幸好几声“姑奶奶接电话啦”从田甜的手机里传出，才给双方的战争亮出了暂停的白旗。田甜一看来电显示，就对方诺亚说：“我没有工夫跟你闲磨牙，我姑姑从北京路过清源，我要去接她。”转身就跑了。

方诺亚感到这个手机响得有名堂，第一，为啥田甜不当面接听呢？第二，既然是姑姑的电话，鸣叫怎么变成了“姑奶奶”呢？究竟谁是谁的姑奶奶？他赶紧跟在她后面，看她跑往哪个方向，结果他一出电视台大院门，就发现田甜一条腿刚刚收进到的士里，车门砰的一声关上跑了。而那个奔跑着的的士却并不是跑向车站，也不是跑向清源宾馆，而跟上次一样，朝古城路那个方向绝尘而去。他不禁皱起眉

头，脑海里爬出无数个问号。他正待拦一辆的士悄悄追踪一番，不迟不早，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言周来电话，说：“伙计，有时间吗？”

“怎么啦？”

“有时间就陪我见见被撞的当事人，说不定能获得你所需要的情况呢！”

“被撞的是个什么人？”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嘛！听你这家伙，语调懒懒的，好像不痛快了？”

方诺亚说你李神探就别瞎猜了，没啥不痛快的。晚上我请你撮一顿再细谈吧。

晚上下班已半个多小时，该审的节目都审好了，该播的节目也安排好了，方诺亚就在手机里告诉李言周说，你选填肚皮的地方我马上赶来。李言周说先不吃饭，我俩先去看望被撞的那个人，我想你不会拒绝吧！方诺亚说对于支队长的命令哪敢不坚决执行？李言周说你少跟我说些肉麻的话。你就到我们刑侦支队门前会合吧。方诺亚打的赶到那里时，李言周已经坐在一辆普通桑塔纳的警车里等他。方诺亚一钻进警车，车子一发动，李言周就爆出一个惊人的信息，那个车祸不是一个简单的车祸，被撞伤的你当是谁？是驻机场纪检组的组长汤世铭，车子的主人属于修建机场的重点工程单位天宇公司的。这个案子里头恐怕有名堂，至于多大的名堂，目前还弄不清楚。走，我们到市一院去看看汤世铭去。汤世铭这人恐怕你也认识，平时跟我有些来往，为人还不错。

说话间很快就到了医院。方诺亚就到花店买了一束鲜花，并买了一个好几种时鲜水果拼起来的果篮，二人才往骨伤科走去。

汤世铭四十擦边的年纪，两道剑眉生得很漂亮，那双眼睛好像随时都在思索着什么，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强干又很严谨的人。他已在清源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工作了十多年。本来机场建设初始阶段没有抽调人去从事纪检工作，是市长苏正光来清源接任机场执行总指挥长

时，专门提出设置这么一个临时机构的。被车撞的那天，他步行着准备到一个工段了解一个情况，走在路上好好的，却猛地就飞来横祸。好在命大命硬，虽然被撞出三四米远，却并没有伤着内脏，只是腰部腿部胳膊软组织撞得血肉模糊一片，现在正躺在医院里回想被撞这事是不是太蹊跷了，他走在路上时曾不经意间回过头去看了一眼，远远地见那辆小车开得好好的，怎么快到他身边时却醉酒似的突然撞向了他？这中间有什么名堂？

第六章 市长接访（2）

这么想着时，李言周与方诺亚进来了。李言周不用说了，就是方诺亚他也是认识的——有时方诺亚为拍摄某个案子必须请检察院协助，他于是与方诺亚打过几次交道。现在见他二人来了，还有鲜花与水果，心里漫过一丝甜蜜与温馨。正待起身，却叫李言周与方诺亚抢前一步按住了。好在汤世铭被安排在一个单间，又没有什么别的人来打搅，方诺亚与李言周觉得有些问题可以敞开谈谈。李言周方诺亚大致问了一下汤世铭的病情，得知已无大碍，便放心了。这时进来一个护士要给汤世铭换药，被汤世铭撵走了：“请过一会儿再来吧。现在不需要。”方诺亚不知怎么开口才是，只好由李言周提起话头：

“老汤，你真是个命大命硬的人，日后恐怕要大富大贵哟！”

“我都差点南柯一梦醒不过来了，恐怕在梦乡里去富贵吧。”

他俩这样说说笑笑时，方诺亚正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开机将声像录下来，汤世铭却冲他说：“方台长，你还带来了摄像机，这里又没有什么新闻，带它来干什么？”

方诺亚笑了笑说：“做电视记者的就得跟平面媒体记者随时带着笔记本一样嘛。”嘴里这么说着，眼睛就细细地观察两人的表情，知道他俩不好当着他这个局外人士谈及目前尚属机密的案件。临出住院病房时，方诺亚一眼发现几个便衣警察在室外晃动，知道这是来暗中保护汤世铭的，就越发觉着汤世铭被撞一事可能隐藏着什么故事。

方诺亚与李言周从汤世铭那儿出来，街上都被五彩斑斓的华灯映得耀眼夺目。方诺亚便与李言周找了个大排档填了填肚子，然后上车继续往回赶。

方诺亚说：“言周，你们刑侦支队是不是介入到这个案子里了？”

李言周边开车边回答说：“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向我们的局长邹于飞汇报了，近几天他会有个意见的。”

“那你们的交警支队是不是发现肇事司机那里大有文章？”

“还是‘暂时没有’。汤世铭同志是干什么的？十多年办案经验练就了一颗敏感的头脑，他把相关联的因素串起来一思索，感到问题没那么简单。行了，我已经让你知道得够多的了，还破例让你去见了当事人，你也该悟出了点什么吧。有什么新的该你知道的，我会第一个通知你的。”

方诺亚知道警察有警察的纪律与规矩，不该说的绝不会说，便转移了话题说：“昨天季贤臣到我们台里为袁书记挑选新闻镜头，完了后我叫他帮你问问你的副局怎么硬批不下来。他好像很乐意，答应回市委后看看究竟卡在哪儿。”

李言周却没有多少热情，说：“算了吧。我觉着能舒心干你想干的事就很爽了，也满足了。当然动一动也不错，如果这个动必须我去求爷爷告奶奶，我感到我的人格都矮化了。”

二人这么说着，车子很快驶进宽阔的古城路，迎面一幢四五层楼房撞入二人的眼帘。这幢楼房并不显赫，却远近闻名，这就是天宇重点工程建筑集团公司的办公大楼。就在车子将要掠过去时，忽然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低眉垂眼地移步出来。车上的两人都认识，这不是肖琳琳吗？嘎的一声，车子就来了个急刹车。方诺亚与李言周同时从窗户探出头去，招呼道：“肖琳琳肖琳琳！”

肖琳琳抬眼一看，不禁停住了脚步，很意外也带点欣喜，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倒是方诺亚抢先打趣地说道：“琳琳小姐敬业精神了不得，别人下班都四五个小时了，你还在加班哪。”他突然打住不说了，因为他发现肖琳琳两眼里的泪水在灯光照射中晶莹闪闪，就要滴下来似的，于是改口说道，“你是回宿舍还是到季贤臣那儿去？”

李言周跟着说道：“上车吧，我送你去——只是宿舍你得说个地方，可能除了季贤臣外，对我们都还保密的。”李言周是为缓和气氛才这么说的。

谁知肖琳琳缄口不言地就上了车，方诺亚李言周见这女孩似乎有着满腹的心事与委屈，都不便开口了，沉寂便蔓延在整个车厢里。

既然肖琳琳没有说到哪儿去，两个大老爷们儿又不便问她，李言周就将车速放慢，让车轮沙沙地往前转动。肖琳琳呢则凝视着窗外，那俏丽的脸庞始终罩着戚戚然的伤情，终于她开口了——坐姿并没有改变：“那天在市政府与你方台随便交谈了几句，你就播出来了，播了就播了吧，想不到有些人就拿这个找我的不是！”

“是不是季贤臣？”方诺亚好生奇怪，说，“那里面并没有犯忌的内容呀！”

“他是表示过不满，”肖琳琳悄悄拿指头点去眼角边的泪珠，说，“不是因为他，这个他管不着我。”

“这么说是你们公司的人？是谁？是你们的老总姚远？”

肖琳琳不置可否地又凝然不动了。沉寂再次蔓延在车里。车轮在路面上沙沙转动了四五分钟，肖琳琳到底开口了说：“李队长，你的车路过检察院时，请停一下，我今晚要到我表哥家里去。”

李言周说：“你表哥是谁？”

“这……”肖琳琳犹豫了好一阵，到底说了实话，“本来我不该实话实说的。但你们不是一般喜欢传话的人，我就以实相告吧。他就是检察院反贪局的汤世铭。”两个人几乎同时“哦”了一声，又几乎同时说道：“他还在医院里呀，你没去看他？”

“我悄悄去看过了，硬被他逼着赶出来了。我哪能守候在那儿？今晚我要与我表嫂做个伴——她来电话约了我的。”

这天夜里，回到宿舍的方诺亚照例打开电脑浏览了一会儿新闻，之后，就信手点开了聊天室，进入缘分天空，嗬，一些稀奇古怪的网名与双方一问一答飞快地滚屏着，眨眼工夫就变换出新的内容，真叫人眼花缭乱。有对网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网名他有印象：一方叫做心烦意乱的小鱼，一方叫做时代猛士。方诺亚正想看他俩聊了些什么时，两个网虫恰好下线了。

这个晚上，方诺亚并没有睡好，他头脑里一直在翻滚着市委副书记纪承续的指示精神，越想越感到纪书记说得太对了！媒体应当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的眼睛——无处不在的锐利的慧眼，不仅善于发现灿烂阳光下的善良与美丽，还应善于捕捉到阴暗角落里或朗朗丽日下的瑕疵与弊端。由此他很想就老百姓诟病的清源兴建机场一事做几期节目。但想归想，他哪有那个天大胆量呢？那不把自己摆在了市委市政府的对立面？那不是眼睁睁地往地雷阵里蹚吗？不做吧，又于心不甘。新闻记者的职业使命感又在强烈地折磨着他的心灵。但车祸的后续报道哪怕有再大的风险他也是决计要做下去的。更何况据李言周初步透露，恐怕不是桩简单的车祸哩。

还没到上班时间，新闻部主任过亦然就要通了方诺亚的手机，请示说：“市政府信访办通知说，今天是市长接待日，苏市长亲自在接待室值班，我准备去采访，你去不去？”

方诺亚想了想，觉得去去有必要，说不定能发现几个好选题呢。

方诺亚与过亦然赶到市政府信访办接待室时，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了。10多个农民、工人和退休的老教师把个苏市长围在了当中。苏市长始终很热情很耐心地面对着他们，说：“你们按顺序来吧。”又喊住信访办主任说，“你给这些人排个序号。”

第六章 市长接访 (3)

方诺亚就叫过亦然赶快打开摄像机，对好白平衡，先拍点画面再说，重点捕捉市长亲民作风的细节。不巧叫苏正光发现了他俩，很不高兴地批评信访办的主任说：“你把电视台的记者叫来干什么？难道我来值班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是为了上电视吗？叫他们忙他们的去吧。”

方诺亚灵机一动说：“苏市长，我们不拍，就在这儿听听行吧。看能不能发现一些新闻线索。”

苏市长满脸严肃地说：“只要不拍摄，你愿意待多久都可以——啊，你好像是清源电视台的方台长吧？”

方诺亚很尊敬地说：“是的苏市长，我叫方诺亚。”

这两句对话结束后，苏正光就忙着倾听来访者的倾诉。他始终是副严肃认真的神情，听得仔细，记得一丝不苟，不时吩咐信访办的主任说，你通知某某局的谁谁，叫他迅速赶到这儿来；或者你给我要通某某县的县长，我要跟他讲几句话。一旁的方诺亚不得不佩服苏市长严谨果断的作风。转眼间，方诺亚发现坐在苏市长面前的是一个三十六七岁的妇女，那妇女从穿着打扮到言行举止都透着知识女性的良好气质。她面带戚色，正容说道：“苏市长，我叫聂贞萍，是汤世铭的爱人，我强烈要求市里为我做主，汤世铭绝不是被人不小心撞伤的，我看这里面有名堂。我到市交警支队去打听对司机的处理情况，他们说司机承认是酒后开车，愿意赔一笔钱了事。我们不要钱，要一个公道。一个‘酒后开车’就一了百了？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哪？我恳请市里责成有关部门迅速查清……”苏正光一听说是汤世铭的爱人，不觉睁大了眼睛，不停地点着头鼓励她说下去。

方诺亚顿时惊讶得张大了嘴，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汤世铭的爱人。他猛然猜想，聂贞萍到这里来说出心中的疑团，可能与肖琳琳有关。肖琳琳是天宇重点工程建筑公司财务部副总监，而那个肇事司机李万国也是天宇公司的人，肖琳琳昨天晚上到表嫂家里去，很可能向

聂贞萍透露了一些内幕情况，不然不迟不早，聂贞萍咋会跑到信访办来请求市里做主？他正这么联想时，苏市长却喊住了他：“方台长方台长，我现在允许你们报道这条新闻了，你们就拍摄吧。”

方诺亚感到很奇怪，刚开始你苏市长不让拍，现在却主动要电视台报道这条新闻。这里面蕴涵着什么深意呢？方诺亚赶紧与过亦然名正言顺地忙活开来，其实早就对好白平衡处于工作状态的摄像机已将刚才的对话拍摄录制了下来。方诺亚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他是个快枪手，与过亦然配合默契，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对方就领会了意图。他将话筒塞给过亦然，过亦然接过后，一只手继续拍摄，另一只手抓着话筒继续录现场音。

那边，方诺亚飞快地写了个大致框架的新闻解说词。凭着他的悟性，他知道苏市长要单独把他接待聂贞萍做条新闻。太好了，撞人事故的追踪报道不就“追”出了新的动向吗？

当接待室的上访人员散尽后，方诺亚就将解说词送到了苏市长的眼前，说：“请市长签个字，‘予以播出’或‘安排播出’或‘准予播出’吧。”

苏正光有些愕然地问：“怎么还要我批准？你们觉得有新闻价值就大胆播出嘛。”

方诺亚说：“市长，这应当是属于敏感之类的问题，我们不敢随便做主。没办法，清源特色嘛。”

苏市长善解人意地一笑，说：“那我就只好按清源特色办喽。”他接过方诺亚的解说词，大致掠了几眼，就签批了个“请安排于今晚《清源新闻联播》里播出。”接着署上姓名与年月日，然后郑重地交代说：“千万不要突出我苏某人！我不需要。”接着苏市长说了句挺幽默的话，“你们再怎么突出我，我也是个农民相，只能在清源市这一级蹦跶，再怎么不突出我，我这个市长也不会被撸掉——这个我心里有谱。”

当晚《清源新闻联播》播出时，方诺亚拟的标题是《市长向来访群众承诺：彻底查清天宇公司肇事司机撞人真相》，里头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用了汤世铭的爱人聂贞萍的现场音。老实说虽然有上方宝剑，方诺亚心里还是直打鼓。

果然晚上9点多钟，电话就找上了方诺亚——是杨云龙来的：“老方，你在哪儿？”

方诺亚说：“什么事？我在办公室。”这话回答得也不假，方诺亚总喜欢在办公室待很久很久，要么在办公室看看本台的电视节目——他看本台电视节目是重新审视记者们采制的节目公开播出后整体效果怎么样；要么琢磨琢磨下一步新闻报道的重点方向。一会儿，杨云龙推门进来了，也不坐，说话直逼主题：“老方，今晚有条苏市长接待来访群众的新闻是谁拍摄的？”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么敏感的问题也敢往电视上捅？”

方诺亚一听气就上来了，说：“这算哪门子敏感问题？是谁定义的敏感问题？动不动就敏感问题敏感问题，这简直成了某些人扼杀他不喜欢的一切新闻的宝典。反正我看不出它敏感在什么地方。”

杨云龙捺着性子说：“老方你不要以为是我存心找碴子，是市委领导同志打电话表示不满。郭部长在电话里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我们乱弹琴，刚刚按下葫芦怎么又浮起了瓢——前些天刚批评了不要播任何有损机场建设的新闻，老毛病怎么又犯了？听说季秘书对这条新闻也很恼火……”

一听这话方诺亚火更足了，说：“他恼火算什么？难道给袁书记当秘书他就成了袁书记？老杨你要搞清楚啊，这条新闻我也没有泼天胆子让它出笼，也是市委领导同志指示要播出的。这个市委领导恐怕比你所说的那个市委领导还要权威些哟！喏。”说着方诺亚就把市长苏正光签批的意见朝桌上一扔，“反正都是市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你说我敢违抗哪个？”

杨云龙不得不瞟去几眼，见上面果然是市长苏正光亲笔签署的意见，便讪讪地说了句“这事情闹的哟……把我们夹在中间，是难办难办”，然后拉开门嘟囔着什么，悻悻地走了。

方诺亚更是气得够戗。他猜想，十有八九郭部长对电视台的批评都是因为季贤臣的不满，极有可能是季贤臣不满就找郭部长煽阴风，于是郭部长就兴师问罪。这究竟算怎么回事嘛！怎么一个秘书都能左右一个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就在方诺亚与杨云龙叮当时，专门来找方诺亚说事的过亦然在门外弄清了两人闹得不愉快的事由，就跑到一边给什么人打电话去了。杨云龙刚从方诺亚办公室离开，过亦然就进去了，笑嘻嘻地说：“方台我刚才打了个小报告——把你与杨台长争论的事儿通报给了苏市长的秘书夏晓天，夏晓天这人不错，没有一点秘书的架子……”

方诺亚好生奇怪，说：“秘书——还有架子，这一级的秘书不就给领导拎个包端个茶杯什么的，还摆什么架子？有什么架子可端？”

过亦然说：“这你就老外了不是？有些秘书比领导的架子还足哩。好像他跟从的领导有多大他就有多大，甚至能当领导的半个家。你看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是不是这样？”

方诺亚想想也是这么回事，就批评说：“要是夏秘书告诉给了苏市长，这会不会引起领导们之间的不和？郭部长那儿就更不舒服，这不好，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

过亦然却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就别多虑了，你不是教导我们要学会踢皮球吗？我还只刚刚学会踢了一脚，你就兜头一盆冰水泼过来？”

方诺亚哈哈大笑起来。

第七章 欺骗群众 (1)

想不到方诺亚担心的这条新闻竟闹到了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了。

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机场建设加快进度的问题。会议由市委书记袁良明主持，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盼望机场建设抢前抢前再抢前，抢前意味着主动意味着成功意味着向着理想的境地迈进了一大步。

按照以往的惯例，凡是市委常委会会议，只要不是研究人事任免和不涉及机密问题，一般都要予以公开报道。记者过亦然奉命赶来，扛着个摄像机，围着椭圆形会议桌不停地转悠，给每个常委三秒钟的特写。然后回过头来全景中景特写（譬如有的常委往笔记本上刷刷地记着什么，就可以将镜头推上去）地忙活个不亦乐乎。当然重点还是在袁良明身上，镜头多半时间对准的就是清源市决策层的顶尖人物。

袁书记正作会议的开场白：“同志们，清源机场的兴建，的确是亘古没有的壮丽诗篇。这部壮丽的诗篇却历史性地落到我们这班人的肩上，由我们来书写，难道不应当载入清源市的编年史吗？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载入历史而大兴土木，而是清源要发展要腾飞要开创崭新的未来，必须敢为人先。这些日子我睡在床上都在考虑它的进度问题……”

过亦然见镜头基本够用了，也该喘喘气了。因为这种会议新闻已形成老套子，围绕主题，突出最高长官，用他说他强调他指出他要求他号召这种格式一串，一条新闻就成了。于是过亦然就来外间休息间想喝点水。喏，里面居然坐满了市里头头的秘书们。别看秘书官不大僚却不小，的确很会摆谱，总是一副居高临下，摆出一副叫人敬畏的架势。过亦然虽然内心很鄙视他们，有时却因为工作关系还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他就有这个本事，任你多么神圣的秘书大人，他一般都能同他们处得哥们儿似的烂熟。当然这些秘书里也不乏他敬佩的人，比如市长苏正光的秘书夏晓天，他就与他有许多共同语言，拍肩打臂地有许多真情真谊的流淌，唯独对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却硬是贴不到一起去。当然他也没有想去贴，虽然季贤臣是方台的大学同学，早先

几年听说与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李言周是铁杆三人帮。平心说，季贤臣也没有对他怎么着，更谈不上直接发生过什么冲突，过亦然就是看不惯他。人就是这么怪，不必要什么亲历的素材，仅凭一个感觉就能对这个人得出很准确的评价，而且绝对错不了。有人说感觉虽然不等于事实，有时却比事实还要准确还要灵验。

过亦然一进去，其他秘书有的真真假假地与他打招呼，有的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夏晓天却很热情地站起来与他拉手，又把抓在手里还没喝的水递给他，顺带说了一句幽默的话：“放心，我连嘴唇都没碰一下，绝对不会传染艾滋病什么的。”过亦然哈哈一笑说：“得艾滋病怕什么？那就实实在在与国际接轨了。”双方的对话把几个秘书都逗笑了，季贤臣却保持着他的尊严，没有笑，或者说他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这儿，他似乎在谛听里间会议室的动静。

过亦然不敢在这儿久待，扛着摄像机又迈进了会议室。

袁书记呢，谈兴正浓，还在滔滔不绝，纵横捭阖，激情澎湃，颇有点高瞻远瞩、气势磅礴的气概。不过多是重复了无数遍的经典话题，诸如清源机场兴建的现实意义啦、国内国际影响啦、发展前景啦等，当然也并不都是大话西游的空泛之言，有实例有数据穿插其间，便显得生动，显得富有情趣。

“……我们已经通过新闻界向社会宣布了，今年10月1日国庆节必须通航成功，给党中央国务院，给省委省政府，给我们清源的老书记甄唯民同志，给清源人民献上一份厚礼。我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苏市长亲自奋战在第一线，指挥协调，扑下身子，扎实苦干，身先士卒。机场建设如一架性能良好的机器，运转得非常出色……”

在座的诸位常委自然明白，袁良明同志其实是在紧紧箍拧拧螺丝钉。苏市长呢，依然农民式地吸着烟，黝黑的脸上波澜不惊。

“下面请我们机场建设执行总指挥长苏正光同志讲讲吧。”袁良明点他的将要他发言。

苏正光慢慢地将嘴里还剩一小截的烟卷狠命吸了几口，直到快烧到嘴巴，才将烟蒂摁死在烟缸里，然后才开口了：“要说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说，关于机场建设的进度问题，各位都了如指掌，除了我们每天送给各位的机场建设简报外，市里各位领导同志也挺关心，经常亲临现场，里里外外视察了无数遍。但有些问题也还是需要向各位通报通报的，这就是那个老问题——资金问题。缺口近一个亿，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袁良明不解地说：“账上不是还有8000多万吗？”

“这不假。但欠柳树庄的征地款再不偿还一部分就太说不过去了。前些时他们100多人把市政府围了半天，我代表清源市政府答应两个月内要先偿还他们500万，我既然承诺了总不能?兑现吧？”

袁良明却不大同意，说：“这一个亿是机场建设专项资金，怎么能挪作他用呢？”

苏正光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说：“正因为是机场专项资金，所以我才有胆量作出这种承诺——机场征地是不是属于机场建设这个圈圈里？所以专项资金并没有挪作他用……”苏正光一改平时稳重的性子，一把将还剩多半截的烟戳进烟缸里，接着自己刚才的话题说下去，而且挺带感情，“我们在座的许多同志是农民的儿子，你们如果去看看柳树庄农民没地种的那份无奈，那份贫寒状态，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无动于衷，所以欠他们的钱一定要按承诺付给他们！绝不能言而无信！”

“这样无限期地推下去肯定行不通。据我所知，柳树庄的农民找市政府先后找了N次。每次都得到一个空口承诺！”市委副书记纪承续忍不住插话说，“说得不好听点，他们受到的欺骗太多了，那么清源市政府还有多少公信力呢？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柳树庄的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动于衷吗？那我们还能叫人民的政府吗？宁可我们

忍一忍——把机场通航的时间往后拖一拖，也不能叫柳树庄的农民无休止地忍下去。我同意正光同志的意见，应当立即拨付500万给柳树庄的农民解解燃眉之急……”

似乎谁也没有觉察，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季贤臣轻轻地给袁书记的茶杯里续上水，顺手呈送给袁书记一沓材料。被苏正光与纪承续这么一夹击，袁良明微黑而饱满的脸挂不住了，已经涨成了绛紫色，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份材料，抬起头来时，语调突然比刚才高了好几个分贝，还很有点慷慨激昂的样子，说：“政府的行为怎么叫做欺骗？至少用词不当不准确嘛！我只是强调要说服动员他们，以大局为重，时间上再缓一缓，两三年都熬过来了，还在乎那么几个月吗？确保国庆节期间通航，这是写进了我们的红头文件、向世人宣布了的铁的事实，谁也无权更改！省委甄书记近期就要来视察——当初机场奠基典礼就是甄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前来挥锹挖第一抔土的，就在甄书记见证下我们宣布了试飞日期，要改，谁来担负这个政治责任？”

第七章 欺骗群众 (2)

在袁良明这么说着的时候，感到好奇的过亦然轻手轻脚地转到他的身边，借着给袁书记摄像的由头，将镜头对准那沓材料扫描了两秒钟，其实过亦然已经瞥见那材料封面上的一行漂亮的行书：“省委甄书记特别关心清源机场能否按时通航。他的秘书说甄书记很快要来清源视察机场建设进展情况。”

袁良明很恼火居然跳出了个政见不同者，而且是这么个新生代的人物——资格嫩着哩，话又说得颇具杀伤力。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生着闷气。

苏正光才不管他那一套呢，仍然不紧不慢地接过纪承续的话头往下说：“承续同志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上，当初征地是由清源市政府出面的，如果再不给柳树庄农民兑现承诺，那我就成了骗子市长了。”

袁良明一连喝了好几口茶，气才喘得匀了，出口的话却仍然带着不可更改的刚性：“我也承认你们大家说的都是实情，可是实情并不等于就可以不抢前争先。机场建设可以说到了最后关头，是跳一跳就可以把桃子摘到手的问题。这个工程是清源几代人的梦想，省委甄书记是寄予了厚望的，他将于近期来清源视察。我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尽管现在有这困难那困难，并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嘛。即使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大家说来说去不就是欠柳树庄的款子吗？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大家都要做做工作，经过改革开放洗礼后的农民是顾大局识大体的农民，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把工作做到家了。当然啦，我也得做工作。资金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我们可以把筹资的思路放宽嘛，比如，可以找清源市所属各个县市拆借一点——这个工作我带头去做，你们也要主动寻找弄钱的门路。总之，机场建设无论如何要按期竣工，十一要通航，要升天，谁也没权更改！”

见在座的各位都不做声了，袁良明精神又有所焕发，嗓门洪亮起来振奋起来：“我最后强调一个问题，郭部长，你手下的媒体得要鼓足

劲头为清源机场鼓与呼，这是鼓舞全市人民士气的好契机，千万不要错过。”

郭腾飞恭敬地笑着说：“上次你亲自出席新闻单位通气会，作了重要讲话，给各新闻单位极大的鼓舞，跟着市委办公厅又下发了加强对上对外新闻报道的奖励文件，各新闻单位劲头铆得很足，比如清源电视台第二天就送来了落实方案。”

袁良明满意地点点头。

却不料市长苏正光又有话要说：“我看郭部长你手下的新闻媒体不能光唱赞歌，机场既然上马，快跑到终点了，那就得始终牢记千秋大计，质量第一。对于哪个环节哪个标段达不了标的，该曝光的就毫不客气地曝他的光！绝不能像个几代单传的娇宝贝，宠得不成样子！”

这番话一出口，副书记纪承续忍不住由衷地赞同，说：“这个思路很对！我们的媒体不要处处歌舞升平、河清海晏，也要揭揭我们的阴暗面，不仅仅是机场建设上需要曝光的曝光，就是我们整个清源市工作中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也要毫不留情地让它晒晒太阳。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意见权应当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在信息社会我们不能搞信息封锁和垄断；在民主社会，绝不能无视公民的知情权！除了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事不准报道外，一般不能轻率发布新闻禁令。宣传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不在于限制媒体报道，而应当是着力引导媒体如何报道得更好。总之，不能把舆论权拱手让给那些小道消息，而应抓住时机增加自己的权威和公信力。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方面！”

会议本该到这里结束，想不到市长苏正光意犹未尽，又逮住一个问题说开了：“现在怎么从上到下养成了这么个坏毛病！只能说好的听好的，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媒体曝点光我看就是大好事，有利于促进我们改进工作。可是有些人却闻曝光则色变，就如临大敌，如鲠在喉。昨天我在信访办搞了一下接待，清源电视台发了一条消息，结果有人跑出来指责开了——而那条新闻还不属于曝光的东西，我听我的

秘书说：居然有人说谁叫播出那条新闻的谁就写检查。是不是我该写检查了呢？因为是我叫播出的嘛！”

袁良明愕然地说：“有这回事？郭部长知道这件事情吗？”他一抬头发现郭腾飞的脸红了，就知道是他“跑出来”了。他挺纳闷，这个郭腾飞，你跑出来干啥？

季贤臣一直没有出去，一直坐在工作人员席上，表面上沉静如水，而手里的笔却在微微抖动着。过亦然捕捉到了他内心的某些变化，他佩服季贤臣年纪轻轻的，竟练就这么好的内敛性子与定力。他却又不明白了，常委们对一些问题发表不同看法，这关你季贤臣什么事？

回到台里，过亦然很快打开电脑，敲出了这条会议新闻的解说词，题目是《市委常委会议要求，机场建设务必十一通航》，具体内容当然不会涉及几种意见的分歧，而是围绕抢前争先务必十一通航这个主题说下去，甚至连袁书记讲到的几代清源人的梦想都用上去了。通篇突出的是袁书记，完全是条鼓舞士气的正面报道。因为这类报道都是些轻车熟路的玩意儿，一个记者再怎么笨蛋，在电视台混了这么些年哪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类题材？画面上突出当地最高长官袁良明书记的镜头特写近景中景地不断出现。做完这些，过亦然将编辑带与解说词往值班编辑手里一塞，就往方诺亚办公室跑去。

方诺亚正准备给什么人打电话，见过亦然进来了，笑得很诡秘，便放下话筒说：“看你这样子好像个土财主，发了笔横财，既想闷着乐，又想炫耀一番。要放屁就趁早放，我还有事。”

过亦然笑得越发阳光灿烂，说：“苏市长发了火，弄得郭部长好尴尬，脸上像泼了血一样。真过瘾！”

方诺亚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是愿闻其详，说：“你这无头无脑的，叫人不得要领。咋回事说细点。”

“我们播那条苏市长在信访办接待汤世铭老婆的新闻不是遭到郭部长的批评吗？我当时就给夏晓天秘书打了电话说了这件事。夏晓天就

给苏市长讲了，苏市长就在会上抖出来了，说居然有人指责播我接待群众的新闻，说谁安排播出的谁写检查？这么说来就得由我来写检查喽，因为是我批准的嘛。纪书记呢，在苏市长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前就公开指出，新闻媒体不能一味地歌功颂德，该曝光的就是要敢于曝光，新闻媒体要按新闻媒体的规律办事，要增强新闻的公信力！哈哈，我们是不是打了个大胜仗？”

方诺亚忍不住笑起来，说：“你还哈哈，郭部长是傻瓜？这事怎么捅到市长那里去了的？他不会想到准保是电视台的几个老兄，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算了，人总得有点正义感，说得豪迈点应当有股浩然之气。”

不待方诺亚说下去，过亦然又把会上的分歧播报了出来，禁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感叹：“现在看来上这个项目真是祸国殃民，有些人就会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捞自己的政绩，为自己的升迁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钱铺路。可耻！不要说当初要上马兴建清源机场搞什么论证时专家们反对，就是我们一般老百姓都算得过这笔账：清源是个内陆市，不到七十公里远已经有了个平阳机场，我们这里修这个东东不是搞重复建设吗？可是袁良明老先生就是有那个磅礴气概，力排众议，拍板定案一个字：修！又有清源市委老书记——省委副书记甄唯民保驾护航，谁挡得住？”

方诺亚示意过亦然把门关上，过亦然照办了。方诺亚将心里的疑点说了出来：“据我所知，苏市长一般是不喜欢媒体宣扬他的，昨天接待汤世铭的老婆这事却要我们播出来，你看这里面有什么文章没有？”

过亦然想了想说：“这我说不好。可能苏市长看出了汤世铭被撞一事有名堂？”

方诺亚给了过亦然一拳头，说：“思路正确！他可能想通过公开报道，看看一些人怎么表演，从而抓住线索，把一些阴险狡诈之徒暴露出来。好啦，这些话我们是关着门说的，不准传出这个门框子外头去！”

过亦然郑重地点点头，刚一出去，电话就响了，是李言周来的：“你们昨晚的《清源新闻联播》有条市长苏正光接待汤世铭老婆的新闻，素材带借给我们用用吧。”方诺亚笑起来了，说：“我好好佩服你哟！行，你如果要得不十分急，晚上我亲自给你送去。”

下班铃声响过差不多一个小时，方诺亚才将晚上要播的所有自办的节目栏目审完。他打的奔驰在宽阔的马路上时，街道两旁五彩缤纷的灯光将城市的另一番热闹景象打理出来。方诺亚真的佩服起李言周：他不是搞电视新闻的，怎么就晓得播出带与素材带有天大的区别？素材带往往能反映事物原始的面貌，最本质的东西。播出带呢，则按照一个模式挑挑拣拣，削足适履，硬是像人造美女人造美男那样，造一个合乎官方某些人士口味的东西出来。

来到李言周的办公室，方诺亚见室内没有别的什么人，悄声问道：“是不是汤世铭被撞一案升格了，有了新的进展？”

李言周说：“我只能告诉你，昨天那条新闻播出后——其实也不只是昨晚那条新闻，你们当一般车祸新闻播出来时，我们的邹局接到过好几个电话，我也接到过好几个电话，昨晚有个电话很关键，我到邮局查了查号码，是天宇公司的人打来的。电话里那人说，汤世铭被撞那天，司机李万国根本就没有喝酒，他扯由头说酒后开车纯属胡说八道掩人耳目！”

方诺亚愕然地说：“这就是说，这里头另有隐情，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方诺亚心里怦然一跳：季贤臣不让播那条车祸的新闻会不会也是另有隐情呢？这……好像不太可能，只能说明这位秘书先生太政治化了，太忠诚于袁良明了，见不得任何有损于袁书记形象的东东出现。机场的确是袁书记强拉弓硬上马的政绩工程……

“好啦，老同学，我只能说这么多——就是刚才说的也需要进一步印证，不能凭一个电话就妄下结论。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不能破坏了我们的规矩。总之这个案子今后还需要你们新闻媒体的配合。”

“行，没说的。走吧，大概你也没有吃饭，先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说。”

第八章 感情报废 (1)

方诺亚与李言周找了个小吃店吃了点快餐类简单的饭菜，看看时间已到了晚上8点多。李言周提议说：“好久没有放松了，现在正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去歌舞厅浪漫一下吧。”

他俩路过一个由法国人办的叫做红宝石的歌舞厅，便想去见识见识。大厅里的小姐与侍应生倒是热情得叫人受不了，到了叫人觉着不往外掏几个银毫子就对不起人家的程度。其实他俩早就听说全城最闻名的就数这家歌舞厅，现在只不过是路过，想涉及点皮毛感受一下它的气氛，哪里有银毫子去享受价格贵得咂舌的这等富豪生活。既然闯入了“白虎堂”，索性往里探个虚实，养养眼球吧，看那些有钱人是怎么挥金如土的。领班的小姐介绍说，我们歌舞厅根据顾客的需要分为三个消费档次，最末的档次一个小时80元，最豪华的档次一个小时300元。李言周说我们要到最豪华的档次去。一个很英俊的侍应生上前来说些什么，李言周掏出警官证往他面前一晃说：“找个人，去最豪华的档次。”那侍应生顿时减去了不少热度，说：“先生，上八楼，那儿就是。”进到电梯里，李言周对方诺亚说：“这纸醉金迷的夜生活我们不够资格享受，瞧瞧还不行？做警察的不熟悉各种场合各种生活，破起案来思路就打不开。”

方诺亚不出声地点点头，算是表示赞同。

来到八楼，楼梯口那儿早就恭候着一位小姐与一位侍应生，还未等他们发话，李言周又将警官证拿出来晃了晃。“先生请跟我来吧。”在引领小姐娉娉婷婷的引领下，经过曲曲幽幽的几个回廊，才隐隐传来曼妙销魂有如天籁一样的乐曲声——与想象中的狂歌劲舞迥然不同，难道来这儿消费的都是一些文雅之士？虽然他俩平时就听说过有些消费场所如何如何高档如何如何天上人间，待进到里面，待亲临这种场所，还是被震撼了。仿佛进到了巴黎郊外凡尔赛宫，其奢华程度他俩具体说不上，但却感到当你置身其中，就仿佛远离尘世，不知

今夕是何年，不知身临是梦境还是在人间的感觉。里面倒是没有发现什么色情的东东，只见一对对情侣般的男女相拥相偎着，在朦胧的灯雨里，合着音乐的节奏，转着晃着摇着似沉醉于太虚幻境里了。

方诺亚的眼睛突然睁大了，一个三十大几微黑发胖的男士紧紧拥抱着的、恨不得与之合二为一的女孩子撞进了他的视线，他正要往前走几步看个仔细时，舞厅的灯忽然灭了。待到灯光重新亮起时，那对男女却不见了，方诺亚还在痴痴地望着刚才视线的落点儿。

李言周好生奇怪，说：“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

方诺亚醒悟过来，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先走一步，说着就甩下李言周，赶紧往外奔去。

方诺亚紧赶慢赶，刚一下到楼底的停车场，就见一个熟悉的女孩正钻进一辆奔驰车。他正要喊叫时，那女孩的一条玉腿已收了进去，奔驰车悄无声息地绝尘而去。

方诺亚急忙拦住一辆的士，钻进去说快快紧跟前面那辆奔驰。的士便按照方诺亚的要求，加足马力呼呼追赶上去。的士哪能与奔驰相提并论，渐渐就望尘莫及了，不过坐在的士里的方诺亚到底弄清了刚才那辆奔驰消失在古城大道一幢办公大楼那儿了。这幢办公大楼就是天宇公司的大本营。方诺亚就在办公大楼前下了车，的士开走后，方诺亚就隐身在一棵新绿勃发的梧桐树下，两眼紧盯着大楼亮着灯光的楼层。他不停地在梧桐树下徘徊着，期盼那个女孩突然现身于面前。可是时间过去多半个小时了，仍然杳无踪影。临离开时，想了想，他便掏出手机来要通了一个号码：“你现在在哪儿？”

对方回答得甜甜蜜蜜的：“我还能在哪儿？在台里呀，忙你布置的几条新闻的配音，你在哪儿呢？”

这声音其实就是从这幢办公大楼里传来的。

一双柔嫩的纤纤素手将手机装进随身坤包，朝面前的这位微黑矮胖的男子笑吟吟地说：“要不是我眼尖发现他也撞到了舞厅，非被他逮个正着不可！”

旁边这位胖得还算匀称的男子说：“这就是你的恋人叫做方诺亚的？”

“现在都恋得跟白开水一样没有一点味道了。”

“可是你手机却叫得挺有味道嘛，什么‘田甜我爱你！’以后给我换掉——不，马上给我换掉！”

田甜嗲嗲地说：“那可不是一个换字了得的，毕竟相处了这么多年呀。”

“还想藕断丝连？我不愿意。你知道我的爱情观是，爱情是有付出就需要回报的，我既然付出了就需要回报！”

“我回报得还少吗？”田甜气恼得起身要走。

这个男人一把抓住她，说：“你还真跟我要小孩子脾气，看我怎么收拾你！”说着就一把紧紧地将她揽进怀里，在她的束腰里挠痒痒，挠得田甜笑得像泥鳅一样乱扭。这男人接着说：“你弟弟到英国留学应当报到了吧？”

田甜止住笑说：“报到都两天了，他昨天来电话说感谢你鼎力相助，才上了剑桥大学，只是以后每年都得一笔不菲的费用哩！”

男人哈哈大笑说：“那我就当个国际希望工程第一人喽！你想想看，全中国哪有对出国留学人员搞希望工程的呀？那就只有我！”

田甜一头扑进他的怀抱，让他把自己的隐蔽部位都探测个够，就一把推开他，说：“我该走了，不然他回到台里找不到我，就被动了。”

男人满意地说：“允许你跟他维持一段时间，很有必要嘛。”

田甜从坤包里摸出化妆家什，把自己收拾得又像准备出镜的模样后，就匆匆向楼梯那儿跑去。

这男人关上自己的办公室后，就沿着楼梯走下去。四楼财务部办公室里这时还亮着灯光，他好生疑惑，便走过去敲了敲门。他不耐烦地咚咚敲了五六秒钟，门才开了，开门的竟是那个模样俊俏又有些羞

涩的肖琳琳。见到这个男人她不觉一惊，说：“姚总，这么晚了你……你……你还在工作呀。”

天宇公司的老总姚远并没有答理她的问话，却这样问道：“这么晚了你在忙些什么呢？”边说边拿眼睛察看几排装着财务账册的铁皮柜子，看它有没有异样。人呢，已经走到了开着的电脑跟前，电脑旁边的打印机也开着，肖琳琳正要抢上前去，似要收拾已打印好的一份文字东西，姚远却一把抢在了手里。

原来上面打印的是一首诗：“你是我心灵里的一颗星辰/那是亲吻雕成/你不要再闪烁在天际/应当落下来融进我的生命/你终将赢得我/我将赢得你/我们都将血液或光芒献给我们的爱情。”

“哟，挺浪漫嘛！是献给季秘书的吧。哈哈，季秘书很有眼力嘛，能找上你这么个才女，福分不浅呀！”他笑得很夸张。

第八章 感情报废 (2)

“你不应当这样的，”肖琳琳害羞得低下头，“我……我……”

姚远并不跟她搭话，而是背着手，在室内踱起步来，那双小而贼亮的眼睛则似乎在不经意间仔细搜寻一切可能出现的疑点。待他觉得一切都看来显得很正常了，才开口说话：“这两天有点怪恨我吧？”

肖琳琳惶恐地说：“不！不！不！你批评得对，我是不应当在电视上抛头露面。”

姚远很知心地说下去：“那天我指示你到银行办事，你呢却跑到围攻市政府的农民里头看热闹去了。这也就罢了，你倒接受电视台记者的什么采访，把主要的任务丢掉了。其实你是跟着那些人瞎起哄。”

肖琳琳谨慎地解释说：“到银行的路叫柳树庄的农民堵住了，车子没法通行，我下车想穿过人群，却不料叫季贤臣的同学发现了，就……”

姚远根本不听她解释，坐下来，按照自己的思路感喟下去：“正因为你是季秘书的人，看在他的面子上，我才任命你担任财务部副总监一职，你要想想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肖琳琳似很虔诚地听着，头脑里顽强地闪现出几天前那副狰狞面孔。那天，姚远怒气冲冲的语言像鞭子一样甩了出来：“你太叫我失望了，我那么器重你，倚重你，你却毫不珍惜。我看人往往注重细节，这个细节证明你越轨了，居然跑到电视上风光。如果神经正常的人能这么干吗？我相信你不会愿意到精神病院去检查一下神志是否正常吧。你这种身份的人那样干合适吗？天宇公司需要无名英雄！”

当时肖琳琳低着头，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姚远并不停住，继续说下去：“你说财务部原来的总监是不是不识抬举的东西，跟公司不一心，硬要跳什么槽——去他妈的，他跳得再高，也无损我一根毫毛！财务这块我现在倚重的就是你，我命令你三条，你必须恪守不误：第一，除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外，不得轻易跟任何人来往，就是

老家也不准随便回去；第二，关于天宇公司财务上的事——不管哪个方面的都不得向外透露哪怕一根头发丝；第三，拒绝官方一切人士的谈话。听清楚了吗？”

肖琳琳轻咬嘴唇回答说：“清楚了。”

“我又得说逃跑的那个家伙了，他不识抬举，居然被驻机场的纪检监察组的人叫去几问几谈，不知说了什么对我们公司不利的情况，回到公司就心神不宁，就是他不提出来我也会叫他滚他娘的蛋！……”

想起几天前姚远的严词训诫，至今肖琳琳都不禁打起寒战。她说：“我晓得的姚总，贤臣也多次叮嘱我，好好跟着姚总干！我的理解是既然我与姚总是一条船上的人，就只能帮助你一心一意把船划好！”

姚远这才满意地站起身来，临走时鼓励道：“以后财务部的重担就落在了你的肩上，好好干吧。”

肖琳琳想起前任财务总监业务精通，为人耿直，被机场纪检监察组的汤世铭组长悄悄找去过，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向纪检监察组的人透露过什么对天宇公司不利的情况，不知怎么的叫姚远晓得他已进入了机场纪检监察组的视线，不几天就离开了天宇公司。据说姚远还算讲义气，居然塞了他10万块钱叫他滚蛋。传说他本来就与他老婆的关系弄得挺僵，挺僵的原因是他老婆在德国女儿女婿那儿，要他也去算了。他却不肯跑到国外当寓公，老婆便大为不满，在电话里与他吵过几通后便提出再执迷不悟干脆离婚算了。这样就逼得他不得不飞到德国女儿女婿那儿去了。汤世铭盯着的那条线算是断了，汤世铭便悄悄地与她在电话里联系上了，要她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在绝对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天宇公司的财务情况。

做人的良知不允许肖琳琳推脱，但她不可能一下子谈得太透。

今晚，她便趁着夜晚人们都下班的时机，查看前总监留给她的财务。机警的她事先打印好了一首杂志上的诗，以便随时应付不速之客的不意闯入，以消除对方的疑虑。还真叫她算计准了。前一刻，果真，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将她认为大有名堂的几笔去路不明的大账敲到

了电脑写字板上。这几笔大账都是奉姚远的指示办理的，然后采取做假账的办法一一做平了，做到了跟真账一样天衣无缝。今夜她将这几笔假账包括密码等一一敲到电脑写字板上后，本想打印一份出来，然后藏到一个绝密的地方。想破脑袋都觉着那样并不保险，就将足足考虑了几天几夜她认为最稳妥的想法付诸实践：将这份机密文件加上密码，分别藏在电脑上我的文档里，同时发给自己的电子信箱.....

做完这些，脑海里就浮出一个俊朗的面容：季贤臣。一想到季贤臣，她那颗柔柔的心就禁不住一阵阵甜蜜的悸动，还有丝丝苦涩。自从季贤臣当上了袁书记的秘书后，原来的那个就像钻进你心里一样，知道你热知道你冷百般体贴的季贤臣就渐渐远去了。但毕竟走过五六年恋爱季节，那份岁月积淀的温馨与甜蜜仍然在血液里奔涌。她忍不住噼噼啪啪敲上一段情意缠绵的情话，给季贤臣的电子信箱发了去。

她之所以将她认为大有名堂的几笔去路不明的大账绝密地记录在案，并不是表哥汤世铭的授意，而是自从前总监出走后，她就觉得必须保护好自己，哪怕日后事发，姚远不认这个账，她也没什么可怕的了。这几笔可疑的数额惊人的账她还没有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告诉表哥汤世铭。哪想到她刚走完这险而又险的一步棋，姚远就闯进来了。想想真是扪心尚觉寒啊。

当晚肖琳琳回到自己的宿舍，将门窗紧闭，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里的电子信箱，查验一下自己发给自己的那份密件。果然赫然提示“有一封新邮件”，她点击开，果然又有文字提示：“请输入密码”，她很熟练地输入了她煞费苦心设计的密码，再点击果然就打开了。真棒！她的心情变得晴朗了，一种强烈的渴望随即涌上心头。她拿出那个作为宝贝的袖珍录音机，不到一分钟，从里面响起一个令她灵魂有了飞升感的磁性男声：“琳琳，睡下了吗？我爱你，祝你晚安！”“琳琳，我想你，你过来吧，我们吃大排档去.....”这都是季贤臣往昔送她回家或约她的一片真情。在她，这标准而温柔的普通话就是天籁，百听不厌的天籁。人的心情一好，眼前便是艳阳一片。她似乎

理解了季贤臣：他处在清源市政界的神经中枢，肩上的担子哪会轻松。当然没有更多时间与心情和你情悠意远地缠绵。她坚信当一切有了完美的结局后，或在人生旅途中终于到达一个美丽的风景地时，他与她就会回到往昔那般心神合一情天梦海的天地里去的。一定的！

那边，姚远想起什么似的，急急地重又回到办公室，给一个什么人打了个电话，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阻止公安局的刑侦侦查！”

第八章 感情报废 (3)

这时，方诺亚回到清源电视台，办公室编辑室演播厅配音间都遍寻个够，就是不见田甜的影子，便又掏出手机按起按键来：“你说你在台里配音间配音，你是在中央电视台的配音间还是省卫视台的配音间？台里哪个地方我都找了个遍，都没见着你，你跟我躲迷藏究竟藏在了哪儿？”

田甜在手机里回答得理直气壮，说：“有什么十万火急的播报任务要找我？有什么突发事件——哪里发生了恐怖分子爆炸还是大桥坍塌，或是警匪正在枪战？非要我出现场播报不可？你手下有那么多播音员，还有个业余的宝贝，为什么非得找我不可？”

“你你……简直胡说八道！少用这一套来掩饰自己！”

“我掩饰什么掩饰什么？”田甜似乎得理不让人，“难道我不能有点私人空间吗？”

方诺亚压抑着满腔怒火，厉声逼问道：“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快告诉我！”

“我刚才加了点班，谁管我饿不饿的，爹不疼妈不爱，谁都没把我当人，忍饥挨饿的……”那声音里有了明显的悲怆之意，“我就不能在附近街上吃点东西吗？”

方诺亚知道她是在演戏，他不明白，这女孩子怎么变得这么蛮横这么刁滑呢？似乎一瞬间的事情，她究竟碰到什么法力无边的魔鬼了呢？怎么就变得叫人瞠目不已？看来人是个难以经受得住诱惑把持不住自己的怪物！方诺亚边这么想着边朝电视台大院外走去。如果田甜真在——但愿她真在附近小吃店就餐，他得安慰她一番，为自己刚才的脾气作点解释或道歉几句。

方诺亚刚来到院子外，站在一块阴影里四处张望，就见一辆的士疾驰而来，从车里跨出来一个女孩，正是田甜。方诺亚不禁怒火中

烧，老远就甩出几句话扔过去：“你不是在附近吃点东西的吗？打的也是附近？”

田甜一见是方诺亚，顿时吓了一跳，不过到底是做主持人播音员的，那临场发挥能力就是了得，说：“谁界定附近就得在电视台墙根下，不能远走几步？再说我根本就没打算打的，那位开的士的人是我的一个亲戚，见我一个人走在街上孤孤单单的怪可怜的，就主动停下来捎我几步。”看看，回答得天衣无缝。偏偏那的士师傅从车里钻出来，追了上来连喊：“哎哎，这位小姐，你还没付车费哩！”

这一下闹得田甜要多尴尬有多尴尬，方诺亚一声不响地递给那位师傅10元钞票，回过身来恨恨地说：“你跟我编故事，可惜编得太蹩脚。”

田甜到底是田甜，把头往上一扬，底气很足地回答道：“我也是好心变成了驴肝肺，怕你疑心生暗鬼，编造点美丽的谎言有什么不可以的？你看这周围哪有点叫人食欲的小吃店？多走了几步，天塌下来了？你不会爱我爱到寸步不离的地步吧？”说着脚步不停地往台里大院的宿舍楼走去。

方诺亚凝在原地没有动弹，他觉得没有必要到她那儿去。如果去了势必有一番大争大吵。便下意识地慢步往制作楼走去，双脚踏在一个窄窄的甬道上，思绪还没从窝火中走出来。路旁一盆刚刚浇上水的花盆撞到了他的脚下，他愤怒地一脚将它踢翻，那花盆飞出五六米远，骨碌碌地翻滚到前面水泥地面上。泥浆与碎叶碎茎碎花瓣溅得他满身都是，他毫无知觉，而是习惯性地来到了制作楼，随便找个有灯光的编辑室坐了下来。室内空无一人，设备却还开着，他一声不响地望着各种指示灯闪烁着，望着望着，他突然发怒地喊叫起来：“谁呀——有人吗？太不负责任了，人走设备也不关，谁干的？真不像话！”

方诺亚喊了这一嗓子，只传来空旷的回音，他以为大楼里不会再有人了，却不料马上传来轻捷的脚步声。迈进来的这个人叫方诺亚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竟是娇小玲珑的袁媛。

这女孩轻声慢语地问道：“怎么啦方台？”

方诺亚不知说什么好，咧着嘴僵硬地笑了一下，说：“没什么，我、我、我见这些制作设备有人用完了也不关上，就就忍不住……这些人太不像话了！”

袁媛不声不响地将几个闪着光点的开关啪啪地关掉了。忽然从方诺亚身上发现了什么，就不声不响地出去了。不到两分钟，她居然端来一盆清水拿来毛巾，轻声说：“方台，你身上弄得挺脏的，洗洗吧。”

方诺亚这才认真地看了自己身上一眼，不禁羞赧地笑了笑，感动地说：“在这儿洗？水会溅到设备上的，我到卫生间洗吧。”说着便端着脸盆往卫生间走去。

洗罢出来，方诺亚找到21编辑室。袁媛正在编一条农业产业化的新闻，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投入，就像一个酷爱自己用心血浇灌的名贵稻粟品种的农人那样，整个身心都进入到一个执著的美妙境界里，无处不洋溢着一种动人心魄的劳动着的韵律与节奏之美。一时方诺亚竟看得呆了。他闹不清楚这是自己的主观感受，还是这女孩子本身的确创造出了这种让人心灵悸动的视觉效果。正不知怎么开口时，恰好袁媛转身从编辑台上找另一盒带子，便发现了方诺亚，于是略带羞涩地嫣然一笑，说：

“方台长，你……”

方诺亚这才回过神来，发觉自己的举止缺乏往常的自然，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还你脸盆毛巾，见你这么专注，又怕打搅你，就就……”

袁媛接过脸盆等洗漱用具，燕语莺声地说：“正像你说的编辑室里不能洗漱一样，这也是不能放进编辑室的，我把它归还到老地方去吧。”说着就要起身离去，方诺亚喊住她：

“等等，我想问问你，田甜今晚是不是在配音间工作了好长时间？”

“这……”她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她是挺敬业的播音员，可能的，我经常见她加班加点……”

方诺亚知道这女孩子是个不喜欢背后议人短长的人，即使别人对自己如何不够意思，她也从不见机报仇，总是将人往好的方面想，往好的方面说。

“我是说今晚她是不是在配音间工作到很晚！我说的是今晚！就是前半个小时的样子。”方诺亚紧紧盯着她，他其实是逼着对方不要搞虚假报道。

在灼灼的目光的逼视下，袁媛低下了头，说：“方台，有些事情是不必弄得太清楚的——我指的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你就不必紧紧抓住不放，而应当相信她。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人的胸怀气度那就太狭小了。即使她没有说真话，总有她不能说真话的理由。人生活在现实里，谁能处处都将内心世界袒露于外呢？就是神仙皇帝也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事留在心里折磨自己了。”

一席声声慢的话语叫方诺亚睁大了惊异的眼睛，想不到这小女孩句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儿上，叫他心胸顿时豁然敞亮。真的，他觉得对田甜的所作所为，不管是前一刻发生的还是往常留在心里的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去耿耿于怀，居然还费思量去琢磨她，值得吗？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1）

第二天上班时，方诺亚手头翻动着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关于市属各新闻单位对上对外报道的情况通报，脑海里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又冒了出来。这就是汤世铭被撞的问题。既然警方将要介入了，那么这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幕故事呢？他决定打个电话问问刑侦支队的李言周。半个月前电视台将车祸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报道时，有言在先，本台对此将作追踪报道。而现在方诺亚似乎看出一点苗头，嗣后几次对此事的报道似乎扯出了一个线头，只要认真扯下去，一鼓作气追根溯源，可能会有戏，同时给观众一个水落石出的交代。

座机突然响了，方诺亚一接听，不禁高兴得叫起来：“我好佩服我哟，我料到今天你准会打电话过来的，真的叫我猜中了。快说说能够让我们新闻媒体知道的情况——我说的是撞人的那档子事。”

电话那头李言周说：“我们马上正式传讯肇事司机李万国，请你快点派记者来拍摄审问实况，最好今晚就播出去。”

不到二十分钟，方诺亚就带着过亦然赶到了讯问室。第一次面对面地见识了肇事者李万国，他不觉多看了几眼：这老兄三十几岁年纪，矮矮矬矬的，海拔顶多一米六五的样子，一双乱转乱瞟的眼睛眨巴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主审的警官自然是李言周，他按法律程序问过对方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工作，家住哪里，从事职业等问题后，就进入主题，问道：“李万国，说说你当时撞汤世铭的情形，说真实的情节细节，不要来虚的。”

李万国居然欢快地晃动着两条腿，眼睛翻看着天花板说：“我都在交警支队说过多次了，活该我倒霉，怪我中午不该喝那么多酒开车上路的，路旁的树呀电线杆子呀人呀什么的，都在我眼里一起跳舞，我还蒙蒙眈眈地挺纳闷，这是怎么啦，是不是要发生地震了？在开到50号界桩那儿，我到底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前面那个人也在乱晃荡——

酒醒后我才知道是我酒醉的眼睛看走眼了，只顾着笑，一不小心就就.....就撞上去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李言周严肃地说：“你喝的什么酒？喝了多少酒？”

“啤酒白酒都有。别人说喝酒最怕几样酒混着喝，果然一喝就出事了，今后打死我都不这么喝了，还要教育我的儿子，儿子以后的子子孙孙都不这么喝。血的教训呀血的教训！”

“你在什么地方喝的酒？”

“在我们职工食堂。”

“有谁作证——与你一起进餐的还有谁？”

“还有.....还有.....人多啦，当时只顾图一时痛快，一心只在酒上，哪管旁边还有哪些兄弟姐妹大哥大嫂。我这人挺自私，生怕叫别人共产了，哪敢抬眼看人，抬起眼睛就得与别人对眼，那就是交流，一交流就得将我的酒交流到别人那儿去了。烟酒不分家嘛，别人还不跑过来瓜分。反正人很多这是事实，不信你去调查。”

李言周示意方诺亚都录下来了吗？方诺亚点点头表示音像都记录在案了。

李万国被带走后，李言周说：“诺亚，你今晚能播出来吗？”

方诺亚说：“不用你吩咐我也要播出来。按说这点烂事够不成一条新闻.....”

李言周却正色地说道：“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找个切入点，哪怕注水也请你务必作为一条追踪新闻播出来。”

方诺亚说：“看你急的哟，我还没说完呢。凭直觉我感到这对你们破案很重要，我肯定要想办法让它与观众见面。”

“我想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方诺亚说：“哪怕拼着写检查今晚也要安排播出！”

李言周不解地说：“这是你们媒体履行自身的职责呀，又没有违背新闻宣传纪律，写什么检查？”

方诺亚气不打一处地说：“没违背新闻宣传纪律，可是违背了某些常常代表一级党组织当权者个人的意志，那就比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还可怕。你明白了吧？”

回到台里，方诺亚吩咐过亦然赶快编辑出来，说安排今晚在主打新闻栏目《清源新闻联播》里播出。

过亦然犹豫着说：“尽管素材太平淡了些，但做条一般性的新闻还是可以的，毕竟表明我们新闻媒体在追踪，观众也想看个水落石出嘛。可是要是上面有人追查起来，板子可是落在你的头上呀，你总不能老搬出纪书记来当挡箭牌吧。”

“少跟我啰唆！我领会了李言周的用意，并且毕竟有追踪报道那点意思。你一定给我把李万国喝酒什么的现场录音按原始形态播出来，解说词后面说警方将对李万国陈述的真实性展开调查。去吧。到时候我来审片。如果没按我的要求做好这条新闻，小心我把板子打到你的屁股上！”

“我不怕疼！”过亦然晃动着板寸头，嬉皮笑脸地走了。

方诺亚随后来到制作楼，伸手从新闻值班编辑手里要过今晚《清源新闻联播》准备播发的单子，见十多条新闻里就有三四条机场建设的东东，不禁皱皱眉头。这哪里是什么新闻，简直是遵命“文学”，不，简直是强奸民意——其中有一条《清源冲天展翅不是梦——清源市民访谈录之二十一》，它的出笼估计前所未有的滑稽搞笑：

方诺亚听那天在乡巴佬饭馆一起吃过饭的“小朋友”小王诉过苦，说市民见电视台记者要采访他们对机场建设的态度，有的摆手赶紧躲开，有的熟面孔还算客气的，就央求说：“你老先生行行好，饶了我吧。”有的干脆拿这样的话将记者的军：“能叫我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后能播出来我就接受采访。”“那你的实话准备怎么说呢？”“我就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祸国殃民，害民不浅。”自然，这种人是不能让他跑到电视上去唱反调的。可是每天三到四条的正面报道任务是不能少的，记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去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自掏腰包买上好烟给

对方敬上一支，唠几句嗑套套近乎，见对方有所松动，便趁势而上如此这般地付诸行动了。哪晓得围观里的好事者就将这经典的一幕给悄悄拍了下来，然后在网上公布出来：《如此现场采访》。结果真个是图文并茂影响卓著臭名远扬——那构图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只见接受采访的对象好像面对摄像机，其实那眼睛瞟着的竟是镜头前面的半张报纸大的纸片。那纸片是另一个记者拿着的，上面写的是甚合“吾意”的赞歌声声的话。接受采访者所讲（倒不如说是所念）的就是那上面的那些话。那“精彩”的画面方诺亚在网上“欣赏”过，自个儿脸发烧了好半天。只好半真半假地把那个“小朋友”批评了一顿。“有这样采访的吗？这不是公开造假吗？”“小朋友”小王脸红红地不知所措。过亦然却站出来打圆场，挠挠板寸头，笑嘻嘻地说：“方台，我昨天刚好看了两篇‘美文’，一篇叫做《我贪污我容易吗》，一篇叫做《我做小偷我容易吗》。要叫我说，能拍出这类新闻也该叫做《我造假我容易吗》。”方诺亚不禁哑然失笑了，知道市民盛赞机场建设的访谈之二十一又是如法炮制的，只好装着不知道拿笔勾了个放行的符号。那个很清秀的“小朋友”小王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见方台长将这条假而又假的稿子放行了，咧嘴笑了。

“还好意思笑？”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2）

小王很谨慎地轻笑了一下，小声地说：“这能怪我吗方台？能说服别人接受采访容易吗？”

方诺亚正准备跟这“小朋友”逗逗乐的，不料，台长杨云龙来电话叫他到总编室去一下。原来杨云龙正在总编室里坐镇指挥专人刻录市委袁书记政绩方面的录像碟子。他面前搁着一份清单，序号排到了“39”。看那上面吧：1□200×年3月8日，袁良明同志上任第一天就提出兴建以电子产业为龙头的高新科技工业园，辐射带动其他产业振兴的发展清源经济的崭新思路——并有附注：两年后清源经济发展的奇迹就显现出来了。要多用袁书记的镜头。2□5月9日，袁良明同志力主扩建清源江深水港口，11月5日，港口正式开工典礼。附注：实践证明这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大手笔，次年12月就被交通部组织的专家评为清源江中游吞吐量首屈一指的最大港口，带来清源地方经济腾飞。3□200×年4月9日，袁良明力排众议，作出果断抉择：兴建连接京珠高速公路的耗资5个亿的支线高速公路，第三年竣工。附注：事实又一次证明袁良明同志决策的正确，致使清源市又一次抢抓了发展先机……

往下当然净是袁书记的光辉业绩，如果桩桩件件都得刻录出来，其录像资料就长达近十个小时，工程量不可谓不浩大。可是再怎么浩大，这毕竟是一份政治荣耀，能为市委书记刻录光辉的历史轨迹，说明是一种信任，这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捞到这份信任的。

方诺亚进去时一眼就发现杨云龙工作的“神圣”与“崇高”，知道这神圣崇高的使命准是季贤臣亲自“恩赐”给他的。只是那清单上所开列的许多伟业似乎罕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就说那个清源江深水港码头的兴建吧，耗资3个多亿，当时各种媒体很是爆炒了一阵子。袁书记的这一丰功伟绩与他的尊姓大名甚至跑到中央几家强势媒体上风光过，可惜这港口现在却闲置着成了摆设，因为当初设计的吞吐量似乎永远

凝固在了空口论道的理论上。现在不要说什么吞吐量了，到了秋冬枯水季节，就是十吨级的船只顺利通过都是个奇迹……

“老杨你找我？”

“嗯。你看这是季秘书交代的任务，”杨云龙把清单递到方诺亚手里，说，“任务艰巨，难就难在有些录像资料一时找不到，你是分管新闻宣传的，这方面的情况你比我熟，请你多操操这方面的心。”

自从电视这玩意儿问世以来，大小官人黎民百姓都对它情有独钟，只要光辉形象跑到上面风光过的，就会通过种种关系甚至花钱跑到电视台把录像资料“过”走，然后花一笔钱请人刻录出来。——这是一般没有权势又与电视台没有路子的人的事。对于有权有势的官人们，就不需要他操心了，自然会有人帮他搞定，然后作为最时髦的礼物亲自送上门去。有的还巴不得能有这个表忠心的机会哩。杨云龙还真抓住了这个机会。难道这是电视台的主要工作吗？居然堂而皇之地作为正经大事摆到重要的位置上！

“这个要得很急吗？没听说袁书记明天就跑到省里当副省长或省委副书记啊。我是说并不急着等着它作为礼物为袁书记饯行呀。”

杨云龙知道方诺亚对这档子事嗤之以鼻，明知这是在讽刺他与袁书记，还不得不假装糊涂，不得不耐心地说服他：“听说今年10月初省换届选举人代会上袁书记是副省长人选，别的还没听说过。可是既然这项政治任务落到了我们台，我们就只有把它完成好的责任，而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

“老杨，现在是什么时候，市委宣传部的通气会你也参加过，市委对外对上新闻宣传任务要求得那么重，台里也制定了个贯彻落实的意见，这，你都清楚，我哪分得出心思与精力来。”

方诺亚的不买账，实实叫杨云龙窝火，这火却又不能痛痛快快地发出来，闷声闷气地说：“那我就只好叫总编室的人多辛苦吧。”然后话题就转到了方诺亚与过亦然采拍的那条新闻上，说，“有一条市刑侦支队审问肇事司机李万国的新闻，听说你安排今晚播出？”

怎么这么点事也捅到杨云龙这里来了？“听说？你听谁说？”方诺亚真的拿不准究竟是谁捅给杨云龙的，估计不会是市委里的什么人，也不会是天宇公司的姚远，如果是这么些有来历的老兄，他们肯定会请出清源的决策层给你一通高压。那么是不是……田甜呢？她究竟想干什么？她会不会与姚远这些人搅在一块儿？方诺亚突然心里一跳，对田甜速滑的方向似乎顷刻间悟彻到了点什么。

“老方，这条新闻你最好慎重些，不要播出！”

方诺亚不满地说：“为什么？是违反了新闻宣传纪律还是涉及党和国家的机密？一个一般车祸的追踪报道有什么不可以播出的？我真的不明白。”

“这是上次你安排撞人报道的追踪报道吧？那次播出就惹出了不小的风波，现在你还要追踪，上面追查起来你我吃得消吗？”

方诺亚说：“?是谁追查起来我承担责任好啦。”

杨云龙沉着脸说：“最后板子打到谁身上，既然是清源电视台的问题，我这个当台长的总跑不了责任吧？谁叫我是一把手的！”

这话说得有点以权压人的味道：你方诺亚负责，负个什么责，充其量负点小责而已。我杨云龙才是清源电视台真正当家主事的，更大的责任该我担着。方诺亚不禁火了，嗓门也提高了好几个分贝：“你是法人代表这没错，你掌管的是全台全面的工作，如果连这么点子小事都要揽在手里，都要干预，那还要副职干什么？”说罢拉开门就往外走。

后面杨云龙硬硬的话还是追上来了：“请你老方尊重我的意见，既然我是一台之长，分工给你管的这个块块我应当有权来捏拢吧！”

方诺亚气呼呼地来到了制作楼，一屁股坐在了没人的那间编辑室，手里虽然拿着份近期新闻报道策划书，眼睛却没有瞟一下，只顾着喘粗气。过亦然进来了，方诺亚就将刚才与杨云龙对审问李万国的稿子不让播的意见带气地一起“井喷”出来了，说：“拿着鸡毛当令箭

——问题是今天他手里根本就没有鸡毛，纯粹是条件反射，是让一道见不得阳光的阴影主宰了他的灵魂。”

在他这么说着的时候，一双幽幽而清澈的眼睛悄悄地望着他——袁媛，她就在旁边一个编辑室编辑一条新闻。编辑室与编辑室之间相隔只不过是一道玻璃墙，方诺亚句句带火的话语，都传进了她的耳鼓，她不觉停住了手里的动作。她想闹清楚方台究竟为啥事弄得心烦意乱，浑身着火。她现在真说不清为啥愿意替方台分忧。只听方诺亚很响地敲了一下编辑桌子，决心下定，说：“播！今晚一定播出！”

第九章 我造假我容易吗 (3)

过亦然态度坚决地遵命：“我原来准备做条简讯的——弄个三十多秒播出算了，现在就得起码按六十秒的长度安排。”过亦然急急地出来，履行他的职责去了。

袁媛却轻手轻脚地迈了进来，说：“方台，刚才刚才……我无意中听了……我想问一下，播出这条新闻使什么人不高兴？”

方诺亚见是袁媛，心里不觉涨出些许暖意，突然有了种向这女孩倾诉的欲望。要知道他并不是个喜欢随便向什么人诉说心里烦恼的人，特别是自己的部下。他愤愤地很有分寸地说了事情的始末及自己的态度：“我简直不明白，现在的新闻怎么越来越难做了，不管是人是鬼都跑出来指手画脚，设置障碍，这不准采访那不能播出。真是岂有此理！”

袁媛的眼眸里漾动着些许困惑，说：“媒体不能看某些人的脸色行事，只要不违反新闻宣传纪律，该主持正义的或该让国民知晓的就不能封锁。”

“对！不能看某些人的脸色行事！”方诺亚感到袁媛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上了，他激动地一扬手——手掌还没落到对方臂膀上，就忽然意识到袁媛不是过亦然或“小朋友”，忙站起来伸了伸腰，借以掩饰自己的尴尬，说，“整天净是些扯皮拉筋的事。为这不知耗去多少精力。行了，袁媛你去忙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晚上下班铃响了，方诺亚并没有马上离开电视台办公楼，而是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视机，将今晚的《清源新闻联播》又看了一遍。虽然从纯业务角度讲，今晚的新闻整个做得不错，重点突出，编排流畅，电视手段运用得充分，但就是不知官方某些人士是个什么态度。如果再有人跑出来指责一番，他真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如果说前次采访汤世铭的爱人上访的那条新闻，还有苏市长出面担当责任的话，那么这次就没有谁来庇护自己了。正如过亦然所说你总不能老搬出分管的

纪书记来当挡箭牌吧。方诺亚真想不透，就那么一条不起眼的没有多少分量的小新闻，怎么就引起那么些人的忌恨呢？恐怕绝不像季贤臣说的机场是袁书记力排众议要上的项目，任何有损机场形象的东西都不能弄到电视上去。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人那么反感呢？方诺亚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扫视着大街上五彩缤纷的灯光，整个眼球望得发酸发涩——其实他的思绪离这儿远远的，他突然跨到电话机旁要通了田甜：“你在干吗？我请你吃饭去。”

田甜带出点笑声回答说：“你这人真会做人情，明知这个时候我已经与饭菜亲密接触了，故意做慷慨君子。”

“那就随便找个地方乐一乐吧。”

待两人都坐进了的士里，田甜问道：“到哪里去，乐什么项目呀？”

方诺亚一咬牙说：“今天来点高消费，到红宝石歌舞厅去——上它的最高档次。”他想领她“旧地重游”，从她的言行举止上印证上次自己在彼地产生的疑点。

想不到田甜失声惊叫起来：“你发哪门子疯，那地方你消费得起吗？”

“百把块钱撑死了，有什么消费不起的？”

“你呀真是个乡巴佬，一百块钱？没有五百块钱怕是拿不下来哩！”

想不到方诺亚似很轻松地笑起来，说：“这么说你去享受过？”

田甜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急忙就此打住，赶紧来了个脑筋急转弯，说：“我哪有那个资本去享受清源市上等人享受的生活。听别人叨叨呗。”

方诺亚正准备进一步挖她的痛处，譬如说“嗨！你倒谦虚起来了，没去过怎么把里头的行情弄得这么清楚？”却不料腰间的手机响起来了，是李言周打来的——那个兴奋劲，方诺亚分明看到他手舞足蹈的样子。“有什么喜讯要我分享呀？是不是副局批下来了？”

对方洪亮的嗓音震人耳膜：“屁！你以为就凭你一个方诺亚跟季贤臣几句话就马到成功？我承认他有这个政治能量，可是他肯为弟兄们释放吗？我要告诉你的是，你的那条新闻一播出，我们刑侦支队就接到了二十多个电话，说不能让李万国这么撒谎撒下去，看他被审问时的神态，肯定背后有人撑腰！千万不要叫这条泥鳅这么滑过去了！其中有个电话很重要，说撞人那天中午李万国根本就没有喝酒……”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方诺亚故意问道。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其实你比我还清楚，事实现在进一步确凿印证了：他是在编故事！这里头就大有文章了。谢谢你，谢谢你们媒体。看来我们破案子好多情况下真离不开新闻媒体的配合。”

双方的对话田甜听得清清楚楚，她偏要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你俩又是副局又是破案什么的，一唱一和跟亲弟兄一样亲热，说的啥呢？我怎么像听天书一样，能给我透露透露吗？”

方诺亚突然意识到刚才手机里将双方的对话发射得满车厢都是，凡是长耳朵的都尽收耳鼓，这消息目前还应当处于保密阶段。已合上手机的方诺亚懊悔得恨不得揍自己几拳，听得田甜明知故问，那火就蹿上来了，说：“你不是都听到了吗还来问我，什么意思？”

田甜沉下脸喊了一声：“司机，掉头，回台里！”她气呼呼地扭过头去，“我是间谍我是特务！我是定时炸弹！哼！干脆把我开除出清源电视台得了！”

方诺亚困难地吞咽着灼热的唾沫，强忍着没有接她的茬。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1）

“啪”的一声爆响，一只仿景泰蓝花瓶被砸到了地上，碎片四处飞溅。爆吼喷薄而出：“叛徒内奸！间谍特务！堂堂的天宇公司怎么埋藏着这么些吃里爬外的家伙，居然给刑侦支队打这么些混账电话，他怎么知道李万国撞人那天没喝酒？”姚远暴怒得像只暴躁的老虎，大幅度地在自己宽大的办公室走过来走过去，唾沫星子溅到了面前瘦得像枪杆的人脸上。

这人瘦得像是吃草根树叶长大的，却瘦得匀称，是一种精瘦，浑身透着一股机灵劲与敏捷劲，你会联想到飞檐走壁这个词。他向姚远报告了情况后，就一直躬着身子，等待老板的吩咐。

姚远发完脾气，就命令说：“大枪，给我再进一步深挖细查，看是谁看了那个破电视新闻，居然往刑侦支队打电话，说李万国撞人那天根本就没有喝酒。简直他妈的胡说八道！”然后挥挥手，示意大枪可以离开了。

大枪如同军人接受命令一样，说了句“是”就疾步而出。

姚远烦躁得又来回地走了几分钟，就啪啪地按起了桌上的电话机，要通了季贤臣：“我说老弟呀，你在市委袁书记身边工作，你说话有分量……你说怎么办吧，要是真的叫公安局那帮老兄无中生有，查出个山高水低来，这对大家都不利。我今天无论如何要与你见面好好谈谈。什么？今天不行——嗯……要迎接省委甄书记来清源视察机场建设进展情况？”一抬头，姚远发现公司财务副总监肖琳琳已经站在了自己的身旁，于是扔下话筒，气恼地说，“你怎么可以不喊一声就闯进来了？”

肖琳琳满脸通红地一低头，说：“我喊了，你答应了句‘嗯’，点过头，我才进来的。”

“我‘嗯’过了吗？我冲你点过头吗？什么事说吧！”

“这笔汇往上海的款子请你签个字。”

姚远提起笔来，将汇款单据仔细地审读了几眼，就刷刷地签了个“同意”的意见扔给了肖琳琳，随即将笔重重地扔到了桌上。

肖琳琳惶惑地拿过签批件，哪敢多说一句话，就蹑手蹑脚地走了。

清源电视台。

方诺亚接到紧急通知，立即赶到市委宣传部开紧急新闻通气会。在市委宣传部小会议室，方诺亚很感意外地发现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居然坐在了部长郭腾飞的旁边。秘书就是领导的影子，处处围绕在领导的周围。这就是说，袁书记出现在哪里，秘书就应当出现在哪里。现在袁书记没有光临这个会议，可他的秘书却稳稳地坐在了郭部长身边。那么是不是他就代表袁书记来出席这个会议呢？果然，满脸庄严的郭部长开场白就说到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这个会本来袁书记要亲自出席的，可是袁书记要抓紧审阅汇报材料，亲自来不了，就派遣他的秘书季主任代表他来出席。会后由季主任将会议精神向袁书记汇报。”又问新闻处长，“请过纪书记吗？”

新闻处长回答说：“纪书记叫我们开就行了，他说这个会他就不参加了。”

整个会场弥漫着一层厚重的肃穆气氛，大家直觉将受领一项重大而神圣的新闻宣传任务，是市委责成宣传部开这么个会——以往就是这么个惯例嘛。哪知郭部长却开口说道：“同志们，明天省委副书记甄唯民同志要来清源视察机场建设情况，这充分体现出清源市在省委领导心目中的重要位置，清源机场在省委领导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说明清源市在全省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凡是省委领导不去或少去的地方，肯定是不咋地的地方。既然省委领导对清源这么重视，我们就绝不能轻视省委领导。我们的媒体宣传报道担当着重要的职责。因此我们要派最得力的记者，拿出最好的设备版面和最佳的黄金时段，将省

委领导视察清源的光辉行踪展现在500万清源人民面前。让500万清源人民共同感受这份荣耀！”

噢，闹了半天，隆重得就像要接待国家元首一样的通气会，只是为接待一个省委副书记。这也未免小题大做了，这隆重也未免隆重得过头了。什么事情失去分寸感，就叫人感到滑稽。方诺亚心里好一阵冷笑。这笑，既不是笑省委甄书记，也不是笑市委宣传部郭部长。他也不清楚应当笑谁，反正感到好笑，一种很沉重的笑。

郭部长最后在讲话中规定：“文字稿由新闻处统一发通稿。”

会议临结束时郭部长转过头去，笑容可掬地说：“季主任，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季贤臣矜持地淡笑着说：“我的任务是带着耳朵听，听完后就向袁书记汇报，别的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话虽然说得分外谦虚，而那俊朗的脸上分明激荡着掩饰不住少年得志的优越感。

散会时，季贤臣站在自己的位置那儿，拿眼睛与方诺亚打招呼，似乎要跟他说什么。

方诺亚会意地来到他的跟前。没等季贤臣开口，方诺亚的嘴巴就抢先贴到了季贤臣的耳朵边，说：“李言周的提升报告究竟卡在哪儿了？弄清楚了吗？你是不是出面做做工作？”

季贤臣给他一个意义不明的笑，说：“你当我是组织部长？当秘书的就要恪守秘书之道——按牌理出牌。你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就会知道哪怕一个标点符号落得不是地方都得考虑你是否有资格还待在原来的位置上。”

方诺亚一听就有气，说：“那原来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要他请客，不花个两三月的月俸银子是说不过去的！”

“你呀开个玩笑就当真。当秘书的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该回避都有严格的纪律。如果他这个副局提升由我来定那还有什么话说？我肯定大笔一挥同意提升。可惜没谁赋予我这个权力。”

方诺亚不想多跟他啰唆什么了，转身欲走，季贤臣却一把拉着他，附在他的耳朵边，说：“老兄，你怎么老抠着那个没多少意思的机场车子撞人的事件不放？多报道点别的新鲜的岂不可以增加收视率？”

“那你恰恰搞反了，观众对这个你说的不新鲜的东东还特别感兴趣。首播的当晚就接到几十个电话。这，你怎么解释？”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2）

“我不跟你抬杠了，还是那句话，机场是市委袁书记力主修建的，你反复播什么机场的车子撞人的所谓新闻，这恰当吗？”

“机场是个宠坏的宝贝疙瘩，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里怕飞了，摸不得挨不得？施工单位的车子撞了人与兴建机场有什么相干？这就否定了整个机场？”

几句话噎得季贤臣回不过话来。他大概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么不懂初一十五的老兄用这种态度跟他说话，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对清源市最高长官身边的人哪个不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他方诺亚怎么净用这种口气来回答他？虽然是同学，同学又怎么啦？在官场同学也要分场合，是什么场合你就得扮演什么角色——不是什么场合都是可以以同学身份出现的。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无情的挑战，他忍受不了了，立马沉下脸说：“好吧，我是出于好心劝劝你，否则有你后悔的时候，到那时别怪我这个老同学没有提醒你！”说完夹起皮包转身就走。

方诺亚心里一阵冷笑：“不买你的账就等于不买袁书记的账？因为你在袁书记身边工作嘛。什么狗屁逻辑！”这些当秘书的，命运让你占据了人生的一个有利地形，就身价百倍，自以为你为之服务的老板排名第一你就排名老二？从一开始你就对这条新闻深恶痛绝，如鲠在喉，什么意思？

虽然弄得满肚子是火，方诺亚对会议精神却不敢马虎。他必须全力以赴地做好郭部长布置的那篇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回到台里，他按组织程序，给台长杨云龙通了通气，就专门把过亦然、袁媛和“小朋友”小王等人找来，把明天甄书记来清源视察机场的日程专门给他们进行认真交代，又给他们安排了采访车，摄录设备和新闻灯都按最好的给他们配备上了。

第二天一上班，方诺亚就领着过亦然等人赶往机场。因为市委宣传部通知说省委甄书记从省里赶来就直接到机场视察。大概上午9点半

到达。果然方诺亚一行赶往机场的各个路口，都已岗哨林立，好在方诺亚车前有个特别通行证，个人有记者特别采访证，因而很顺利地叫沿途警察点头放行了。方诺亚一行赶到机场不一会儿，就见浩浩荡荡地驶来了一长溜各种牌号的高档轿车，市委书记袁良明、市长苏正光等人纷纷钻出来，恭候在机场候机大楼宽阔的台阶前。

方诺亚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说：“袁媛，可以出镜播报头子了。注意，要有点激情，节奏快一点。袁媛，开头的一段措辞你想好了吗？”得到肯定回答，方诺亚点头后，早就做好了准备的过亦然几个人就忙乎开了。过亦然负责执机，袁媛负责出头像播报头子（开头部分），小王负责记录整个视察过程。过亦然等人选定的背景就是机场候机大楼，试了试摄像机试了试话筒，袁媛就赶紧酝酿情绪，然后满怀激情地播报道：“各位观众，我现在站立的地方就是清源市500万人民翘盼已久、即将实现飞天梦想、正在修建、已经初具规模的清源机场的候机大楼。清源机场凝聚着清源市世代人民的心血、凝聚着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心血。一会儿政务倥偬的省委副书记甄唯民同志将赶赴这里视察。看！甄书记一行风尘仆仆地赶来了！”播报这一句时袁媛配合着转身，将手朝远处一指。

谁知这句话一出口，顿时引起市里一帮人的一阵骚动，都引颈张望，可是哪里见着远处的车队？当然这些人引颈张望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因为沿途都有人负责报告甄书记的行踪，根本用不着去枉费眼神。

袁书记却颇感兴趣地走了过来，笑嘻嘻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谎报军情哪？”他似很满意地盯着袁媛说。袁媛脸一红羞怯地一笑低下头不做声了。

方诺亚赶紧向袁书记解释说：“袁书记，这是电视手段的一种运用。我们口头播报了这一句，虽然甄书记还没有来，但这不要紧，我们在后期制作时，将甄书记到来的画面剪辑在这句话的后面，就会给观众一种很连贯很紧凑的感觉。”

袁书记似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噢，是这样呀。是不是你们常说的组接呀？”

方诺亚说：“正是。哪怕甄书记下午到达或明后天到达，我们这么一剪辑组接，观众都会认为是很完整的。”

袁书记笑笑说：“真是不入哪个行，不懂哪行的窍门。”说罢便走了。

省委副书记甄唯民五十多岁年纪，身材魁梧，笔挺健朗，叫人佩服的是，甄书记根本就没有官场一些官人们的通病——中部高高崛起。他是在袁媛播报最后一句话不多大一会儿驱车来到的。披着暖暖的阳光，在六月阵阵惬意的南来之风中，由袁书记苏市长等人陪同，健步行走在机场正在兴建的跑道上。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一点没有长途奔波的疲惫之色。轻车简从来到这里时，甄书记没有听从袁良明的安排——先在机场候机楼休息一下喝喝茶，听听汇报然后再去实地看看，而是笑声朗朗地说：“哪有那么娇气的，我的顺序是先看再听。走，看看我们清源人民即将圆却千年飞天之梦的壮丽诗篇。”

于是一行人前呼后拥地行走在尚没竣工而紧张繁忙的跑道上。

方诺亚领着过亦然袁媛小王快步跑在甄书记的前头，抢拍他的最佳表现。

有许多细节的确很精彩：甄书记绝不看面前的摄像机镜头，很本色很坦荡，不时地向旁边的袁书记或苏市长问问工程进展情况。那嗓音的洪亮，步伐的矫健，你毫不会怀疑他年轻时一定是个帅哥，是个风流倜傥的男子汉。脸上笑得就像解放区的阳光，格外灿烂。他不时与满手都是柏油的施工人员握手，问候。有个工人赶忙将手在裤子上擦擦，甄书记抢前一步将那手抓在了手里，说：“劳动者的手最干净——因为它创造美。你们用勤劳用智慧用汗水实现清源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我向你们致敬！”激动得那个工人差点热泪盈眶。

第十章 假扮农民群众（3）

方诺亚无意间瞥见跟在后边的季贤臣神色异样地凑到袁书记身边，悄悄向袁书记汇报说：“柳树庄的农民纠集起来一大帮子人，吵吵嚷嚷地朝这儿拥来了。”方诺亚抬头一看，只见约半里之遥的跑道东头，打柳树庄方向黑压压地跑来了三四十人的一群农民，嘴里似乎大呼小叫着什么。方诺亚知道柳树庄农民肯定是来讨要征地费的。既然省委甄书记来了，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找他诉诉苦，说不定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呢。虽然市长苏正光拍着胸脯保证两个月内先解决500万——他们从直觉上，觉得这个农民模样的市长是信得过的，是个好市长。可是谁能担保中间不会出现什么意外？人们都说官场里有些小官往往很会摆谱，很会威风八面，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哪方的神圣，手里芝麻点权力都要用到极致，滴水不漏，恨不得将丁点权力用到界限那边去。而大官呢，却似乎天然对底层人民具有一颗博大的爱心，绝没有俯瞰芸芸众生的倨傲感，而是具有一股令人感动的亲和力，可惜这样的大官一般老百姓难得凑到他的跟前去。现在逮住了这个机会，岂肯错过。

群情汹汹，势不可当。他们会将甄书记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核心，不管不顾地诉说自己所受的不公正的遭遇与目前生活的艰难。那样一来岂不将甄书记视察的程序统统打乱了？岂不将皆大欢喜的喜剧演成了悲剧或闹剧？那该是多么尴尬啊。方诺亚真为袁书记捏着一把汗：看袁良明同志怎么下得了台收得了场？却见袁书记悄声向季贤臣叮嘱了几句什么，季贤臣便赶紧用胳膊撞撞市委秘书长，秘书长会意地点点头，就与季贤臣快步走到一旁给什么人打电话去了。这里的视察照样进行得有声有色。方诺亚照样拍摄得方寸不乱。

似乎不显山不露水，远处奔来的柳树庄的农民瞬间变成了欢迎甄书记到来的队伍。其实那五十多号农民被数量多好几倍的同样农民打扮的一群人挡住了前行的脚步。这群人中，还隐隐地打出了五彩缤纷

的小旗帜，隐隐地传来欢呼声：“清源人民感谢省委省政府！”“修建清源机场得民心！”“清源要展翅，经济要腾飞，当务之急修机场！”

方诺亚好不惊讶，怎么魔术般地变幻出这番新景观？他想象得到季贤臣一定与市委秘书长火速传达袁书记的命令：原本隐匿在此的清源市公安局民警与驻清源的武警战士，即刻按紧急预案行动，将柳树庄的农民阻挡在身后，不使他们跑出来“捣乱”。且还要扮演热烈欢迎的群众。这紧急预案做得多么漂亮啊！

甄唯民书记也似乎发现了那边的小情况，忙问陪同的袁良明与苏正光：“那些人是干什么的？”

苏正光似有难言之隐，一时难以启齿告之以真相。

袁良明却喜形于色地说：“清源人民听说省委领导关怀清源的机场建设，自发地跑来欢迎您哩！”

“嗨！清源人民觉悟不低嘛！走，见见他们去！”甄唯民陡地增添了新的兴趣，健步如飞地迎着那拨人马走去。陪同的这些人员哪敢怠慢，都急急地紧紧跟上，方诺亚更是不敢落后半步，硬是奔到最前面。

甄书记高兴地喊道：“同志们好！”那群人马按照事先规定，齐声喊道：“首长好！”“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甄唯民笑吟吟地大声说道：“你们是清源的市民吗？”一声声回答也很到位：“我们世代代就是清源人！”“我们里边既有工人也有农民，还有机关干部……”甄唯民同志感奋了，语调铿锵地说道：“清源人民真不愧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人民，思想境界高哇！我与你们的袁书记苏市长为清源有你们这样的人民而骄傲而自豪！谢谢同志们！你们就是我们党改革开放坚实的政治基础！请允许我用一句时髦话说一声，‘清源因为你们而精彩’！”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谁也没有想到，人群里快步跑出一个三十几岁年纪、面孔微黑、浑身处处饱满的人，那人露出欣喜的笑容，快步向甄书记跑去。现场

的警卫一愣神竟没有拦住他。袁良明赶紧向甄唯民介绍说：“这是机场建设挑重担的天宇公司的老总姚远，他想见见您！”

想不到甄唯民好像特别生气地挥手拒绝了，说：“什么老总不老总的，我不同这种人打交道，叫他回去！”

刚刚还兴致勃勃的姚远尴尬地挖挠着手，只得讪讪地往后退去。

这时，方诺亚在拍摄与录下甄书记许多生动镜头与经典感言时，不时听到背后柳树庄农民的呐喊声怒吼声：“我们要见省委甄书记！我们要见省委甄书记！你们没权阻挡我们见省委领导！”这声浪不时传来，可能甄唯民同志处在极度兴奋状态中吧，却听而不闻。袁良明赶紧劝说道：“甄书记，去看看我们的候机楼吧？走吧，我在前面带路！”甄唯民同志似乎无可奈何，只得听从主人安排，向同志们挥挥手，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骄傲而自豪”的清源人民……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1）

省委副书记甄唯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视察完清源机场，就回到清源宾馆，要听听清源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汇报。自然，市长、机场建设执行总指挥长苏正光是必须到场的。

不巧的是，就在大家驱车回到市区，坐定在宾馆精致的小会议室时，苏正光却被柳树庄的农民逮了个正着，让他一时脱不了身。

苏正光也不是有意迟到被逮着的，而是机场建设里还有几个问题他必须处理一下再赶去。他拉上副市长、副总指挥长熊开国来到跑道中间地段，看看那里一个四五亩水塘清淤进展情况怎么样。他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地段，害怕天宇公司糊弄鬼子，清得不彻底。

他刚刚驱车出得机场大楼转过弯去，就叫早就获得“解放”而拥来的柳树庄的农民围住了。吵吵嚷嚷轰炸得耳朵都响成嗡嗡一片：“我们要见省里的大官，你们凭什么弄那么多警察把我们拦住？”“你们怕什么？心里没鬼怕什么？你们为啥不好好学学中央领导，看人家国家主席总理多亲民，多把人当人，可你们呢？脸红不脸红？”

一旁的熊开国早就气得个半死——他不是气这些农民，他也非常同情他们，他是气自己与苏市长一直在前台忙得脚打后脑勺，可有些人却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净用些大话套话应付你，把你推到前面挡枪子，把你搅到矛盾里卷到旋涡里，他却稳收政绩之利。他时不时冲着市长苏正光发着满肚子的牢骚，说：“市长大哥——我喊你大爷都行，我真佩服你老先生了，明知这是个脱离实际的玩意儿，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往水里扔，你却硬是铆在上头真把它当个事办。我看应付一下算了，画一个管它是圆是扁的句号，反正他老先生也快到省里去当他的省级领导去了，目的达到了，对于他就是最大的胜利。他不就是图的这个吗？”那次苏正光听熊开国又这么唠叨时，默默地吧嗒了好一会儿闷烟，突然猛地将烟头一扔，黑黢黢的脸上腾地布满了怒气，说：“你怎么是这么种心态？不管别人是怎么个出发点，我们要对得起父老乡

亲，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我们的后代。现在它可能是个中看中听不中用的东西，说不定几年几十年后它能派上用场呢？说不定国家一旦有事需要用着它了呢？所以绝对要保证质量，绝不能搞成豆腐渣工程！”

苏正光一眼发现吵嚷的人群里那个相貌丑陋的年轻人，很高兴地打招呼道：“嘿，小伙子你在这儿！”几步跨过去，想与他交谈几句。

那个年轻人就是外号叫做卡西莫多的夏季。自从胖妞跑到南方打工去了，他一直沉闷着、消沉着，整天都在烦闷里度过。自从人生中途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后，原来热情爽朗的他彻底地变了一个人。整天沉默寡言，仿佛注定他这一生再不会掀起什么波澜。可是如果真要爆发起来呢，恐怕那就相当可怕了。他怨自己没有本事给他与胖妞的爱情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有时怨得恨不得扇自己几耳光。这次村里一帮子人大呼小叫地拥来找省委甄书记时，他本不想来，可那帮弟兄们却说连市长都称赞你很有水平，不去，要是与甄书记对话，不就少了一个懂政策会说道的得力干将。他硬是被拉来了。这时见市长向自己走过来了，他拘束不安地挖挠着手，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那边，秘书夏晓天赶紧跑上去想拦住苏市长。苏正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脸上就有了怕人的煞气。夏晓天的手伸了几伸，终于不敢去拦阻。熊开国眼疾手快地冲上去，将已走进人群里苏市长的胳膊拽住了，苏正光恼怒地一把甩开了他的手。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由于苏正光甩开的力量太猛，竟然将手掌甩到了夏季的脸上。甩得夏季一个趔趄后退了好几步。夏季见苏正光满脸的怒气，以为是冲他来的，是有意挥拳揍他。他热血奔涌，突然爆发了，他照着苏正光的脸庞就是一拳头，出手着实不轻。苏正光只觉得两眼金星闪跳，脸上沁出了鲜血，神志也恍惚一片。这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连夏季也惊得恍如梦中。夏晓天睁大了惊恐的眼睛，所有的人一时都没有动弹，在

一种酝酿狂风暴雨可怕的静谧中，只见苏正光擦拭着脸上的鲜血，然后慢慢扶着剧烈疼痛的头。秘书夏晓天赶紧跑过去，苏正光让夏晓天扶着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到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准备向紧张地盯视着自己的群众说点什么。一旁响起从惊怔中醒悟过来的熊开国的大嗓门：

“啊苏市长，他打你了？”

苏正光回过神来，镇定地低声怒斥说：“你想干什么？是我首先打了人，你们是不是想拘捕我？”

“不！向执行公务的政府公务人员大打出手是违法的，必须通知警方予以拘捕！”

苏正光狠狠地盯了他两眼，说：“我不是说过吗？是我先动的手，要拘捕就首先拘捕我。”

这时只见生得丑陋、醒转过来的夏季缓步走上来，朝外伸出双手，说：“苏市长，请你们拘捕我吧，是我打了您。我我我……有罪?...”

熊开国狠狠地盯着他，却不知如何是好。苏正光走过来，拍拍夏季的肩，说：“小伙子，没你什么事。你是个懂法律懂政策的人，不会故意打人的，你没有错。”

夏季脸孔抽搐着，缓缓地垂下头，眼眶里溢出了两行热泪。

只听苏正光大声说道：“柳树庄的父老乡亲们！我苏某人既然答应了各位，半个月內保证先偿还500万，我绝不会食言。如果到期兑不了现，你们可以来文的，到法院告我；也可以来武的，用乱棍将我往死里打……”

现场立即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杂以开心的大笑——柳树庄的农民那一张张脸上分明流淌着汹涌的泪水。一场可能引起巨大冲突、可能因冲突造成流血惨况、事后被人定性为恶性事件的紧张场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风一样地被吹散了，平静地消失了。

往候机楼那儿走去时，苏正光狠狠剋了熊开国一通：“亏你还是个副市长，怎么跟个毛头小子一样，做事就毛毛躁躁的？我看你也应当

挨几拳头才好，不然你就成熟不了。如果你处于他们的位置上想想，恐怕你恨不得动刀子呢。”

熊开国心服口不服地说：“我承认我考虑欠妥。可也欠不到哪里去。事情闹大怕什么？闹大了才好，才能惊动省里，甚至惊动中央，上头首脑人物一批示，派人来一调查，不就真相大白了。”

“我知道你至今都愤愤不平——你对市委里有人力主修这个机场耿耿于怀，可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加害于无辜的农民呀。”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 (2)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就应该代人受过？”

“我总不能幼稚到跟这群农民说这个机场是某某人要修的，你们找他去吧？”苏正光说得熊开国一直做声不得。最后他口气决然地吩咐道：“从机场专用资金里拨付给柳树庄500万，半个月內一定要拨付下去。这是我代表政府曾经答应过他们的。不能言而无信！”

熊开国提醒他说：“机场建设资金紧缺，这么一拨付机场不能按时通航你怎么向袁良明交代？”

苏正光愤怒地说：“少废话！先把柳树庄农民的账还一部分再说！”

车子进到闹市区，秘书夏晓天下车替苏正光买了几张创可贴后，嗫嚅了半天，憋得满脸通红，到底将要说的倒了出来：“市长，您您.....我我.....替我哥向您谢罪！他他.....”

苏正光奇怪地望着他，打量了好久，好像不认识似的说：“小夏，我怎么听不懂，你到底要说什么？”突然一拍脑袋说，“我明白了，那个夏季是你哥哥，你是替你哥哥表示歉意是吗？”

“是的，市长，他正是我哥，自从机场征地补偿不到位，日子过得相当艰难。他丑陋的面容大医院说可以整好，可是补偿征地的钱一直到不了位。他只能这么焦急苦闷地等待着，再加上与他两小无猜的恋人因为嫌我家太穷跑到南方打工去了。他就苦闷得恨不得上吊自杀。可能这些因素凑成伤害了您.....”

“好了小夏，”苏正光受到了感动，说，“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应当是清源市人民政府，再这么下去清源市人民政府就没有资格在政府前面冠以神圣的人民二字。这是个大前提。其次伤害人的首先是我——当然我是不小心才使你哥脸上挨了一下子。你替我向你哥表示我的歉意，叫他不要有什么顾虑或什么后怕之类的想法，首先是我对不起他。”

夏晓天感动得眼眶都红了，不出声地点头。他的确不能出声，他怕万一张口，保不住自己哭出声来。

恰在此时，秘书夏晓天的手机响了——是市委办公厅打来的，说省委甄书记要听清源机场建设情况专题汇报，该到的人都到齐了，就缺苏市长了——苏市长也知道甄书记要听汇报，怎么还没到会？夏晓天抹了一把眼泪说，甄书记视察完后，苏市长又忙了几件机场建设上的事，就急急地往清源宾馆赶，顶多五分钟就到了。

“等等吧。”当市委袁书记报告甄书记说大家基本到齐，我们边开边等吧，甄唯民同志说，“不急嘛。等正光同志来了再开始也不迟嘛。”

甄唯民逐一扫视着绝大部分过去一个班子的人马——当然老班子里的人马不少都动了动，譬如一般常委升任为市委副书记，袁良明呢当时是市委副书记，甄唯民上任省里的领导时就提议由他任了市委书记，还兼了两年的市长等，中间自然还增加了新鲜血液，不觉满脸都是欣慰与满意，便兴致很高地与大家伙随便聊了起来。闲聊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近两年从外地调来的市委副书记纪承续，说你这个博士生呀，在全省地市级以上干部中论学历你就是珠穆朗玛峰了，后生可畏呀，说完就是一阵爽朗的大笑。然后又把宣传部长郭腾飞拿出来打趣，说你个小郭子呀，名字叫得好——腾飞，又会率领你的手下大造腾飞的舆论。不错嘛，清源机场建起来，清源就像你的名字那样，真正要腾飞了！

苏正光进来时，里头正泛滥着一阵阵真真假假的笑声。

作为电视记者的方诺亚与过亦然没有奉送他们的笑声。原来这笑是有讲究的，你不够那个格，也傻乎乎地跟着笑，你实际上就把自己摆在了与这些人同级的位置上。再说方诺亚是来拍摄新闻的，室内的光线不怎么明亮，他要考虑怎么拍得清晰些，而甄书记打趣的这些也并没有什么好笑的。大家见苏正光脸上有块显著的标志性建筑——那块创可贴格外醒目，在座的常委里有人打趣说：“怎么回事呀苏市长，

你的脸开始装潢了——与候机大楼同步？”这又是一句笑话，当然又激起一阵笑声。

小会议室里其他人不清楚苏正光何以成为了这般模样，方诺亚却先一步就知道了：原来在苏市长到来之前，季贤臣就轻手轻脚地递给市委袁书记一个字条。方诺亚装着拍摄的样子，过去将那张袁书记正在看的条子扫进了镜头里，然后退到一旁去，从寻像器里倒回来细细一看，上面是这样一行文字：“苏市长在机场被一伙农民围攻，脸上被打伤了。”方诺亚不知道这是秘书分内的事还是有别的什么用意。

果然当有人打趣苏市长时，袁书记却阴沉着脸说得很严峻：“正光同志，听说你是被一伙农民围攻打伤了。这还了得！不杀杀这股歪风，我们的政府部门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这恐怕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苏正光表面上月白风清，不明意义地一笑说：“要说是什么事件的话，恐怕这个事件是我苏正光一手造成的，要追究责任首先得追究我。袁书记你是听谁这么片面汇报的？”

袁良明却抓住不放一追到底，说：“正光同志，那你脸上的伤究竟是怎么弄下的呢？”

“柳树庄的农民用他们的话说现在到了唱国歌的时候了——简直是饥寒交迫的人们，他们找来要几个属于他们的钱，这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修建机场既然是政府征了他们的地，他们自然要找我这个当市长的。我总不能回避矛盾吧。走到他们中间去做做工作，脚下一不小心，踉跄了一下，恰好撞到了一个农民到街上卖东西用的尖担上，就有了你们打趣说的装潢。良明同志，你说这个事件是不是我造成的？”

一席话说得袁良明只有“哦哦”地端起了茶杯。不经意间瞟了季贤臣一眼。扛着摄像机的方诺亚用眼睛的余光瞥向了季贤臣，只见季贤臣不以为然地转过脸去。方诺亚知道他迟早要向袁书记解释清楚的。方诺亚只是不知道，苏市长脸上受伤一事是谁捅给季贤臣的，季贤臣

急急地用字条告诉袁书记用意何在？那不是激化矛盾吗？激化了矛盾对你季贤臣有什么好处？

这时只听省委副书记甄唯民大声武气地咳嗽了一声，说：“好啦，我赞成正光同志的意见，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什么事件上去。”然后转入正题说道，“正光同志，我们等着你来就是想听听机场建设情况，你是来自第一线的同志，最有发言权嘛，你重点说说能不能按时通航试飞——十一让我们清源市民坐上自己机场的飞机呀？”

苏正光这时头痛得快要裂开了，他伸出巴掌掐住脑袋，说：“如果资金能够到位的话，我可以立军令状。保证十一请老领导来清源为试飞剪彩。”

袁良明插话说：“专项资金应当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呀。”

苏正光说：“良明同志你也知道，建机场的专项资金就包括征地费，这部分迟迟不给农民兑现恐怕说不过去。刚才来这里时我已经叫人准备给柳树庄农民先拨付500万……”

第十一章 市长被打 (3)

甄唯民打断说：“据我在省里看你们的汇报材料，又实地考察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是一个跑道——也已有款有型了，有的地段开始铺设沥青了。候机楼与塔楼有的在安装，有的在调试呀。九十九步都顺利地走过来了。这最后一步应该算不上什么问题了吧？”

苏正光据实作答：“您说得一点不错。这个工程上马到现在三年多了，总造价30个亿，目前已经完成了28个多亿，譬如做一篇文章一样，关键结尾该怎么做得漂亮。我从外地调来任市长接手任机场执行总指挥长有两年了。就资金而言，发现问题就出在没有充分考虑征农民的地这一块，没有充分考虑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和有关法规给农民以补偿。”方诺亚发现袁书记脸色变得难看了，可是苏市长却并不看他，自管自地说下去，“现在柳树庄的农民几乎天天都讨要他们的补偿款，而他们的讨要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则采取了拖延政策，采取了杨白劳躲债的政策，这怎么行呢？高粱地里躲雨躲得过去吗？”

甄唯民书记听得脸色严峻起来，力重九鼎地说道：“农民的利益不容侵害！这条要作为铁的纪律定下来。你说呢我们的博士生先生？”甄书记说到最后一句时突然变得幽默起来，那眼光就盯着纪承续。

纪承续也笑着很尊敬地说：“甄书记所讲的正是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向政治文明迈进的战略问题，从处理‘非典’事件，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处理矿难事故问题，处理野蛮拆迁问题和对农民田地征地补偿问题等问题上，都足以证明国家民为邦本的思想贯彻到了治国的各个方面，要求我们各级必须把服务观彻底转变过来，把对上负责转变为对下负责，即对人民负责这上头来。这实在是种历史性的进步。所以正光同志讲的给予柳树庄农民征地补偿问题应当刻不容缓。至于机场资金不足我们得另想办法，不要习惯性地把眼光盯着农民，有意无意地总想着去剥夺农民，这个思维是大错特错的了！”纪承续这样说着的时候谁也不看，起先说得很平静，后来就有点激动了，以至于袁

书记下意识地扫了省委甄书记一眼就盯着了他，那眼光里有了陌生的成分，纪承续仍自顾自地往下说。偏偏苏正光忍不住接过话头说道：

“机场资金问题甄书记是不是跟省建行打个招呼，给我们贷笔款子？”

甄唯民很有涵养地哈哈一笑，说：“怎么把皮球踢过来了？好，我会努力的。不过你们也要把观念彻底转变过来，把两眼向上变为两眼向下，自力更生嘛。”

袁良明最后归总了向省委领导表了个态：“我们清源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至于柳树庄农民的补偿问题我们一分也不会少，坚决按照有关政策法规办事！”

大约一个小时，会议就结束了。方诺亚因为拍摄新闻的原因，经常在这种场合转悠，他感到这个会议开得有点那个，具体是什么感觉他一时又说不上。他首先想到今晚省委甄书记视察清源机场这条新闻必须抢出来，不然明天发出来就落后于报纸了，便连忙叫过亦然去要通稿。他这么吩咐时，恰好季贤臣从他身边经过，却并不像往常那样主动与他亲亲热热打招呼，方诺亚也懒得答理他，眼光还是不自觉地扫了他一眼。蓦然发现这老兄怎么像参加追悼会似的，满脸的庄严肃穆。方诺亚好不“佩服”：你算是把官场的一些秘诀学到家了！

方诺亚见过亦然好像很抓瞎地找不着一个应当散发通稿的人，就几步追过去拦住宣传部长郭腾飞：“郭部长，通稿是找新闻处要还是找市委政研室要？”

郭腾飞似乎从某种沉思里惊醒过来，说：“找新闻处。另外很快传给省台，记着，解说词不要把会议上的争论给捅出去，甄书记视察这条新闻要省台在全省联播里播出。你们可以先把录像带编起来再说嘛！”

“会议上的内容我们会把握好分寸的。”方诺亚心里很不以为然地说，难道我们连这个常识性的东西都不懂，敢胆大包天地把会场的风云给真实再现出去？他还想对先把素材带编起来再说作出点解释：如

果不按照新闻解说词编素材带的话，声画肯定不对位，更谈不到声画合一。道理很简单，如果编辑的素材带上出现的是市长苏正光，可是解说词却说省委副书记甄唯民不辞辛苦或亲切云云，岂不驴唇不对马嘴，就这么播出去了，不就是个严重政治问题了？想想跟这些“老外”们说业内的工作程序岂不等于对牛弹琴？还会惹得他不高兴，算了，说它干啥！

好在过亦然很快拿到了甄书记视察清源机场的新闻解说词。赶回台里方诺亚一看，感到这解说词很成问题。也不知是什么人起草又是什么人批准的，名义上是说省委甄书记视察清源新建机场，而实际上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说当初清源市委袁良明书记以战略眼光，办排众议终于使这个项目上了马。接着说省委副书记甄唯民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机场建设进展情况后，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说清源市委一班子人是敢拓进取的一班子人，他们的班长是个有胆识有眼力有实干精神的好班长。又说随着机场兴建竣工，必将带动清源经济腾飞云云。这不是借着甄书记视察的名义给袁良明扬名吗？方诺亚当然不好推翻重写，就叫过亦然赶紧编辑录像带，吩咐本台今晚就照这个东东播出去。至于省台也照这个东东用微波干线传去，至于他们怎么修改是他们的事，我们遵旨照办就行了。

当晚方诺亚专门在办公室里收看省台的新闻联播，不由得惊异了，省台居然也原封不动地按照清源的通稿播出了，就是说借着省委副书记甄唯民视察的名义，又扎扎实实把袁良明“飘扬”了一番。就忍不住给省台管通联的白远亮打电话问道，老白你们今晚播出的甄书记视察清源机场好像没把甄书记放在中心位置，解说词到了你们那里也不改改呀。白远亮说你老兄喜欢操这个心干什么？省委办公厅叫我们原封不动地播出，我们哪敢动它一个字的横竖撇捺？方诺亚想省委办公厅也不敢擅自做这个主的，这肯定是能管省委办公厅的人打过了招呼的。这个人究竟为啥要打这个招呼呢？联想到省人代会再过几个月就要召开了，方诺亚似乎恍然大悟。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1)

机场纪检组的汤世铭被车撞后住院快一个月，差不多好利索了，可以出院了。

这天下午，他找到医院领导要求立即就办出院手续，院长好心劝他说还是最后对身体做一次全面检查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就出院。汤世铭只好听从安排。当晚躺到病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被撞的噩梦又一次在眼前复活出惊心动魄的场景。被撞飞后意识得到恢复的他首先想到是自己倒了大霉，本来走得好好的，怎么就碰到一个醉鬼司机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不久有人悄悄告诉他，出事那天，那个天宇公司的司机李万国根本就没有喝酒。他顿时心里一惊：这么说他是有意行凶？那么李万国是奉谁的旨意呢？会不会是……

那是两年前的三月一个更深夜静的夜晚。汤世铭在设在候机楼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俯身灯下仔细审看机场财务部的账目，同时浏览着几份关于天宇公司的举报信。这时，苏市长敲门进来了，他老农式地叼着烟卷，神情严峻地压低声音说道：“世铭同志，机场财务部几次给我汇报，说天宇公司怎么成了机场建设工程群里的宠儿。工程预算要比一般工程公司打得高，并且对他的经费足额保障——别人的可以拖欠，他们什么时候要就得什么时候给——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不理睬，但至少说明这里头有名堂！你给我重点查查这个名堂在哪里！”这样，便有了汤世铭多次秘密约见天宇公司财务部前总监的个别谈话，了解其财务上真实性情况的事实。其实几次密谈都没有什么结果，对方矢口否认财务上有什么问题。后来汤世铭得知：尽管汤世铭对这件事做得很秘密，但姚远还是知道了。事情也是赶巧了，前总监那些天恰好被在德国为女儿照看小外孙的老伴一次次来电话催他到德国去催得很烦。这事本来吵了好些日子，就在汤世铭找他密谈不果时，他老伴又因为他不能马上去德国在电话里吵起来，并将气话说得恩断义绝，扬言离婚算了。说女儿女婿挣的钱够咱们花几辈子的，还在乎你那几个

俸禄？接到电话后，前总监的情绪自然受到影响，整天唉声叹气，耷拉着个脑袋。这般形状自然引起姚远的深刻怀疑，便问过他好几次，他呢都说真的没有向汤世铭谈出任何不利于天宇公司的情况。姚远哪肯相信他赌咒发誓，疑心越发加重，对他就没有好脸色了。前总监哪受得了这个，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不干了，很快签证离开了中国。这就更加重了姚远的疑心：因为汤世铭好像越发对天宇公司盯得紧了，于是便有了天宇公司司机李万国撞人事件的发生。这么一思量，汤世铭对天宇公司打上的一大问号便被加黑加粗了好多倍。他曾经悄悄问过刚接手前总监一职的表妹肖琳琳。肖琳琳似有难言之隐，说由于刚接手，许多账目还没有消化得了，待弄出个眉目了再说好吗？汤世铭当然不好再为难表妹，但心里的阴影越聚越浓……

人躺在病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汤世铭不像一般难以入眠的人那样反复烙烧饼，而是静静地闭目思索。估摸两点钟的样子，整个世界静得仿佛沉睡于千年古刹似的，几只叫不上名字的小虫的鸣叫声更是将夜晚罩上了一层幽冥。

就在这时，病房门似乎轻轻地响了一下。处于高度警觉的汤世铭立即觉察到有人进来了，闭着的眼睛倏地睁开一条缝隙打量来人。来人由于从有灯光的外面进来，还不能一下子适应得了里面的黑暗。那人穿着身白大褂，头上戴着白帽子，一个大口罩把个脸给遮得严严实实，根本就看不出他的眉目。只模模糊糊看出来人中等身材，精瘦而又笔挺。来者不善！这是汤世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如果他是医院的医生，怎么进来不开灯，鬼鬼祟祟的？汤世铭屏着呼吸，一动不动地看他究竟要干什么。只见这人摸索着走近他的床前，小声说醒醒，该打针了。说着就摸着他的胳膊，将衬衣捋起来，然后轻捷地从口袋里摸出针管，也不擦什么碘酒消毒液什么的了，将那针头对准胳膊——就在黑影刚要扎进去的一刹那，汤世铭将积蓄着的力量全都凝聚到拳头上，嗖地飙出一拳，将对方打得倒退几步，同时锐声高喊：“抓坏人！抓坏人哪！”

那个一身医生打扮的瘦子见机不妙，几步抢到了窗前。当闻声赶来在暗中保护汤世铭的便衣警察出现在病房时，黑影已经从窗户里飞身跃出去了。这时室内的灯光已经亮了，两个便衣探身窗外，哪里还有贼人的影子？两层高的地面上啥动静都没有，好迅疾的行动！不是职业杀手恐怕没有这么好的功夫。医生赶来，将贼人慌乱中留下来的针管拿去一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原来是一支高浓度的胆碱酯酶剂。注射了这种药剂，要不了人的命，却可使人变得痴呆，成为废物一个。两个便衣警察当即向派他们来保护汤世铭的李言周副支队长报告了此事……

天宇公司五楼那套令一般员工望而生畏的豪华办公室。

外面笃笃地响起谨慎的敲门声，门无声地开了，瘦个子悄然闪身进去了？他正要开灯时，刚才开门的那人厉声而低沉地命令道：“别动！”然后领他走到里间宽大的办公区。开门的中等身材敦实过胖的人坐进大班椅上，沉寂了半晌——待室内有了窒息感后，他才开腔说话：“这么说你没有完成任务，你不开口我就预感到了。”

瘦个子不敢坐下去，一直笔直地站立着，惶恐地答道：“他们防守严密，好像早就有套预案。要不是我身手还算敏捷，恐怕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落到他们手里怕什么，又不是要他的命，大不了判几年刑。一切都由我来打点，你还受得了什么罪吗？你不会留下了什么让他们侦破的把柄吧？”

“没有，绝对没有，除了针管外，绝对没落下任何痕迹——我是用特制的塑胶套将鞋子套上进去的，逃走时是从窗户跳出去的，窗台上绝没有留下丁点印痕。”

“好啦不说它了，这我相信。这些时日你还打听到刑侦那边有什么动静？说给我听听。”

“李万国眼看扛不住了，被警察问了几次就蔫下去了。警察问他，你说你撞人的那天是喝酒喝多了的缘故，那我问你你喝的是什么酒？”

是在什么地方喝的？喝了多少？有谁能提供证明？这几个问题一问李万国就磕巴了，头埋进裤裆里了。”

“你怎么弄清楚这些情况的？”

“您一直忙于工作，可能没有看清源电视台的新闻——那上面播得清清楚楚。”

“还有什么？”

“我花了几个小钱找电信的熟人查了查，就在清源电视台播李万国被讯问的新闻那晚，公司里就有人给刑侦支队打了电话，我猜想是报告李万国所谓喝酒是谎话的情况。”

大班椅上的敦实个儿沉吟半晌说：“这个我知道。你猜会是什么人当了内奸？目标可能出现了，我写出来你看看，如果与你分析的一致，你跟我绝对不能泄露出去，与你的判断不一致，你把它撕了扔到废纸篓里。”大班椅上的敦实个儿摸黑写了一个字，然后微微拧出台灯的一点点亮光，交给面前始终没敢坐下来的瘦个子。瘦个子接过瞟了一眼，见上面是一个“肖”字，就放进嘴里嚼巴了几下咽了下去。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2)

“好！你给我严严实实地防范着她——记住，这只是初步怀疑，一有什么新动向就向我报告！去吧！”

待瘦个子退去后，大班椅上的敦实个子就抓起桌上的座机要通了一个人：“你老弟好心态，现在还睡得美梦加咖啡，爽极了是吧。不好意思，现在得打断你的美梦。一刻钟后我来车接你，我们到柏拉图咖啡屋畅叙一下友谊。就这样吧！”啪地挂断了电话。

半个多小时后，这两人就在柏拉图咖啡屋一间很有情调的小包间坐下了。几乎就在二人刚一坐下，服务小姐就袅袅婷婷地送来两杯手磨原汁原味的咖啡，然后知趣地退出去了。

“姚总，这深更半夜的，找我来有什么军国大事要磋商呀？”

“我的季大秘书，我们这些整天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的务实派就想找三几个知己聊聊而已。”

季贤臣知道姚远在这种时候找他绝不会是闲聊的，他边啜着咖啡，边用好听的标准普通话应酬他：“你这种务实派正是时代的宠儿，可惜我这种务虚派无论如何走不出书斋。”

面对的要不是很有权势的秘书先生，他姚远肯定绝不跟他废什么话，绝不会搞什么过渡，绝对直奔主题。待双方寒暄得差不多了，咖啡也品出了点味道，姚远就向目标靠近，说：“你看了清源新闻吗？李万国那小子真不是东西，一点骨气都没有，被几个破警察一逼，眼看就要不顾事实，胡说八道了。怕就怕警察相信他的胡说八道。明明一个一般性的撞人事故，却硬要整成一个什么事件来。这些警察是不是想立功想疯了？我可说清楚，要是你季大秘书不从中斡旋一下，把他们的错误思路矫正过来，我可不答应。李万国毕竟是我公司的员工，凡是有损我公司形象的事情我不能坐视不管。”

季贤臣微微一笑，说：“我曾说过凡是机场的事也关乎到清源市委市政府的形象，自然也关乎市委袁书记的形象，我怎么会不管呢？”

“怪只怪你们那个清源电视台——具体说就是你的那个同学方诺亚，这么一点破事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追踪——大炒特炒，炒得神鬼皆知。事情就怕闹复杂化。一复杂就没法收拾，说不定会闹出什么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

季贤臣气得手抖抖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好听的标准普通话也暂时没派上用场。

姚远继续发他的牢骚：“我天宇公司声誉倒无所谓，问题是恐怕他们就是冲着袁书记来的——你说说看，从市委市政府到一般机关干部有多少人理解袁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有多少人不在背后说袁书记的坏话，什么好大喜功啦，恶意的政绩观啦……唉，多啦，这不是诽谤袁书记是什么？你作为他的贴身秘书难道能容忍这种行为？谁不知道你这个秘书红透半边天，能当袁书记的半个家？有些常委都巴结你哩！”

季贤臣就是怕别人有这种印象，说：“又不顾事实了不是？我一个拎包的跑腿的，哪能当得了袁书记的半个家。袁书记就是袁书记，他是个极有主见的领导，谁也左右不了他。”

“你甭跟我打官腔。我在清源能赤手空拳打江山就是靠你们这些真朋友。你说这关键时刻你不帮忙谁帮忙？”

“我肯定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使尽十八般武艺！这个请你相信。”

“我不相信你，能发这个神经更深夜静地打搅你吗？”硬撅撅地说完这句话，姚远似乎漫无边际地喊了一嗓子，“小姐结账！”他也不管季贤臣拦阻不拦阻，不管不顾地朝应声进来的小姐塞去两张百元钞票，起身噔噔而去。

季贤臣被晾下了。被晾下的季贤臣满肚子的火不知往哪儿发泄，他愣愣地望着墙上一幅半裸的西方美女临摹油画，目光散乱与愠怒。突然，“啪”的一声，手中的钢笔被折断了……

这个深夜，不眠的岂止这两个人？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里同样灯火通明。魁伟的身躯将室内遮去了半边光线，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言周神情严肃地与两个从医院赶回来的便衣警察研究案情。李言周也是刚从医院赶回来的。他赶赴医院与两个便衣警察对现场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取证。他真佩服作案的凶手身手竟是那么敏捷，手段竟是那么高明，居然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痕迹。他想象得出来，凶手一见势头不妙，简直像标枪一样飙出窗外。两层楼的高度，他竟如履平地，身轻如燕，飘然落地，然后风一样嗖嗖几下逃脱，决然没有伤着身体的任何部位。

“鹿东方说说看，怎么看待这起未遂案子？”李言周点将了。鹿东方是个个子匀称，算不上英俊却给人以精明强干灵气十足的小伙子，素以办事细心善于联想且联想又合乎案情发展逻辑而著称。

“这个未遂案我认为与汤世铭被撞是同一个案子两个场合的拙劣表演。对方两次出击目标都是汤世铭，说明汤世铭已经列入他们的黑名单，这些人必欲除之而后快。会不会来个第三手第四手还很难说。”

大家又议了一会儿，李言周看看表，已经凌晨四点多了，便起身说：“先研究到这儿吧。我要到邹局那儿去。他可能还等着我去汇报情况哩。”

果然，局长邹于飞还在办公室里等着。邹于飞一边翻着卷宗，一边思谋着有关汤世铭两起案子的内在联系，以及下一步突破的方向和如何突破的思路。听了李言周的分析汇报，感到很有道理，说：“你的思路是对的，目前除了进一步收集企图暗害汤世铭的证据外，突破重点放在李万国身上。”两人研究了一会儿，邹于飞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说，“天快亮了，你去眯瞪一会儿吧。我还得去见见苏市长。”

李言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倒在沙发上打了个盹，上班时间就到了。他拿手擦巴了两下眼睛，就给方诺亚打电话说：“老兄，我们讯问李万国的录像带你们还保管着吧？我想调来看看，最好找个隐蔽的地

方，看能不能发现点新问题。”然后他带上鹿东方驱车赶到了清源电视台。

方诺亚专门找了那间午间直播室作为他们看片用——现在离午间直播还有好几个小时，这儿比较僻静，一般不招惹人注意，自然很少有人光顾这儿。屏幕上的李万国重现讯问时的草鸡模样，低着头，在李言周的你在哪儿喝的酒、喝的是什么酒、喝了多少、什么人可以作证等提问面前，嗫嗫嚅嚅地编了些一听就知道是在撒谎的“事实”，那脸上分明因被触到要害而抽动着。这神情比面对面地讯问他还要细致地烙进李言周的脑海。这进一步说明了问题，李万国完全是有意地在弄清汤世铭的行踪后才朝他下毒手的。那么他是纯粹属于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派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极有可能是受人指派的。

“你能复制一份给我吗？”

方诺亚说：“说‘吗’不‘吗’的干吗？我遵旨立即照办！”方诺亚答应的话音刚落，就见台长杨云龙推门进来了。

他一见这阵势两眼都是狐疑的光，不知方诺亚陪警察看什么带子：“你们这是……”他想打听一下，方诺亚赶紧将话题引到另一边，说：“老杨有事吗？”

第十二章 行凶未遂 (3)

“这个……”杨云龙迟疑着，到底被牵着跑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袁书记的刻碟录像资料还是没法一下子找全，季秘书那里催得紧，我不好交差。你能抽时间帮个忙吗？”

“季贤臣那里我可以替你解释一下。我只是不知道刻碟的事究竟是季贤臣的主意还是袁书记下达的命令，估计袁书记不可能有这个‘创意’，有，也不会要得这么急切。”

“可是季秘书毕竟是袁书记的秘书呀，如果他将此事事先向袁书记汇报了，袁书记点了头，岂不等于就是袁书记的意图？”

“难怪有人把领导秘书的话与领导的指示等量齐观的，也难怪有些秘书把自己膨胀到领导那一个级别的。老杨，我说的话可能不中听，可这的确是事实。一个秘书他只是出于工作需要在领导身边跑动，按说他是没有权力指挥这个指挥那个。——我绝对不是指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至于反映袁书记光辉业绩的录像资料我给总编室强调一下，要他们争分夺秒地去寻找。”

这段不愉快的对话总算结束了。望着明显带着不满离去的杨云龙的背影，李言周悄声说道：“他会不会是借着刚才的由头来打探虚实或摸清我们的意图的？”

“估计不会。反正你们要警惕就是了。”方诺亚说。

这时候，市长苏正光出现在市一院颅脑科。院里的领导陪同他检查的结果是：轻微脑震荡。本来他不想跑到这里来消耗对于他来说宝贵的时间的，可是身体逐渐支持不住了：上午先是出席了一个招商引资的会议，后又到城建参加了一会儿改造旧城区的论证会。论证会刚一结束，就往机场工地上赶，头就开始一阵阵发昏发晕，并伴有阵阵轻微的疼痛，手就下意识地捂住了脑袋。副市长熊开国知道直接逼他到医院去是行不通的，就悄悄问他的秘书夏晓天：“是不是挨了柳树庄那个农民的打留下的后遗症？”夏晓天急得快哭出来，说：“可能吧，

说不定是脑震荡。你要劝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才行。”熊开国就毫不客气地将苏正光的军说：“你是不是信不过我，机场建设离开了你就转得慢半拍？”

苏正光不得不被熊开国亲自“押”到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院长加医生反复劝他住院，苏正光老大不悦地一再追问：“不住院是不是就记忆力丧失变成白痴？早听市民反映说医院能把你的小病放大百倍吓唬你，你不乖乖地大把大把地掏钞票他确绝不会放过你。这叫宰人！我虽然不是医生，但也懂得轻微脑震荡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注意休息，吃点药就没事了。”几句话说得医院院长和医生都挺尴尬，便按苏正光的要求给开了些药，由秘书夏晓天保管着，并负责提醒与督促市长服药。

一行人刚走出诊断室，就见公安局长邹于飞坐着警车赶来了。他请市长到一边说汇报请示个问题，苏正光忙问哪方面的问题，邹于飞说关于你挨打的问题。苏正光叫着跟来的熊开国说：“你也来听听吧。”

邹于飞说：“据我们派驻机场的警察汇报说，你被柳树庄的一伙农民打伤了，我们研究把首恶分子抓起来……”

没等邹于飞说完，苏正光就发怒了，说：“你们怎么又来纠缠这个问题？是心血来潮还是什么人怂恿的？我不是事先强调过不准抓人的吗？不抓人你们是不是就失业了？要抓你们首先把我抓起来，因为是我首先打了人嘛！你怎么对这件事情这么热心？算了，这件事情不准再提它了！”然后就郑重地批评起邹于飞来，“汤世铭被撞的案子你是不是拿出点真功夫来，你们应当把心思放到这上头来！你说你们的侦破进展叫人满意吗？”

邹于飞不自然地说：“正在加紧进行，加紧进行。”

“你不要糊弄我，到现在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你们如果觉得说得过去，那你们每天就睡安稳觉吧。去吧，忙你们的正事去吧。”邹于飞

被训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待邹于飞讪讪地离去了，苏正光就狠狠盯着熊开国批评道：“邹于飞跑来请示我要抓人，是你出的好主意吧？”

熊开国正色地说道：“我觉得很有必要，一个堂堂的市长叫人打了却不当回事，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但我要申明的是，这次邹于飞来请示抓人绝对与我无关。”

“别看你当着个副市长，我看你还没长大。怎么执政，执政靠什么树立威信根本就没有弄懂！难道威信是靠抓人树起来的吗？市长就是堂堂的，农民就不堂堂的了吗？你这是哪个朝代的观念？还是‘文革’后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毕业——毕荷叶毕树叶毕草叶！”又压低嗓门说，“多长个心眼，这次不是你把邹于飞叫来的，我绝对信。那么又是谁把他叫来的呢？好啦，我还有事，你先赶回机场去。”

被苏正光抢白了这一通，熊开国心服口服地露出满脸笑意。

撵走了熊开国，苏正光来到了汤世铭的病室。汤世铭正作出院的准备，一见市长亲自来了，赶紧停下来与苏正光打招呼。苏正光赶走了闻讯赶来的院领导与?生。当室内只剩下他俩时，苏正光问起汤世铭身体恢复情况，汤世铭回答说完好如初了，正准备出院哩。苏正光说平时我总是忙得脚打后脑勺，几次想抽出点时间来看看你却总是被杂七杂八的事务缠住了身，走不脱。世铭同志你要谅解哩。

汤世铭感动地说：“看苏市长说哪里话，我没有完成好您交代的任务，心里愧得慌。”

“不，已经见成效了，逼着那些人沉不住气了，露出了尾巴。下一步可就有主攻方向了。这不是重大的胜利吗？”

汤世铭越发感到肩上的担子重，由衷地说道：“下一步我将全力与公安局刑侦的同志协同作战。”

苏正光问道：“刑侦方面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汤世铭说：“估计他们正根据昨晚暴露出来的狐狸尾巴寻找新的突破口。”

“什么狐狸尾巴？”汤世铭于是把发生在昨天深夜的情形简要地说了说。

苏正光惊愕得张大了嘴，他立即意识到什么。心里惊讶地想道，这件事情邹于飞为啥不向我报告？是一时疏忽还是觉着还没个说法不到时候？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于是对汤世铭说道：“既然你要出院了，那我就等着你，我的车送你回家休息几天再投入战斗。”

汤世铭不好意思叫苏市长等自己，要市长先走。苏市长死活不答应，说你要是客气，那就是把我这个市长看得高高在上了。汤世铭只得抓紧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出院。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1）

汤世铭坚持要赶回工地去，苏正光却硬是叫司机把车开到汤世铭的住宅楼下，命令他无论如何得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一回到机场工地，苏正光就找到副市长熊开国，劈头一句话就是：“昨晚汤世铭差点遭到歹人的暗算，这事你知道吗？”

熊开国莫名其妙，说：“有这回事？老邹怎么不汇报上来？”

二人来到跑道工地上，边走边说着心里的疑团——苏正光说：“据我现在摸到的情况来看，天宇公司并不是个实力雄厚的工程单位，当初他是怎么中了标的，他根本就不够格嘛。”

熊开国怅然心烦，说：“当初你还没调来当市长，当然有些情况弄不清楚。反正这里面的名堂太大了。”突然恍悟道，“你是不是在汤世铭被撞又差点遭人暗算这两件事情上理出了一条线？”

苏正光满脸正色地没有正面回答，说：“当初怎么论证怎么招标，这些情况都有文字记载吧？我到哪里可以找到看一看？”

熊开国说：“要看就看形象化的东西——清源电视台当时有全程录像。可以调来好好看看。我也感到这里面大有名堂。”二人商定找一个清源电视台可靠的人，悄悄地调看那部片子。不然传出去，恐怕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我看你的秘书夏晓天那小伙子为人谨慎，这事交给他办没错。”熊开国思谋了一会儿这样提议道。

时间定在晚上，就在机场候机楼里。熊开国一个电话就把夏晓天叫了来，问他清源电视台有没有他熟悉又掌握节目权力的人。夏晓天恪守秘书之道，并不问个所以然，而是老实作答道：“清源电视台管节目的副台长方诺亚这人很有正义感，使命感责任感都很强，我听我的几个在清源电视台的同学不止一次地说到他，没有不佩服他的为人的。”熊开国就把与苏市长商定的意见告诉给了他。

“好。晚上我悄悄用车把他连人带放像设备拉来。”夏晓天说。

夏晓天走了不多大一会儿，市公安局长邹于飞就驱车疾驰而来：“苏市长你找我？”

正在跑道上检查铺设沥青的苏正光望了邹于飞一眼，立即会悟过来，遂领着邹于飞来到一个偏僻地段，板着脸责问道：“听说昨晚汤世铭险些遭人暗算，这件事情你怎么瞒着我？我这个市长还没有撤职嘛！你跟我说个清楚明白！”

一见市长那铁青着的黑脸膛，邹于飞心里直打鼓。苏市长虽然调到清源时间不长，他的为人为官都有着极好的口碑。有人说凡是心怀歹念的人一见这个黑脸的“农民大叔”都无端地心生怕意。邹于飞在苏市长责问的这件事情上倒没有什么可怕的。暗算汤世铭的事件一出，他首先就给市委袁书记打电话报告此事。而接电话的却是他的秘书季贤臣。季贤臣一听这档子事，沉吟片刻说道：“我会汇报给袁书记的。这事到此为止吧，往下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说该破案子的你们照破不误。现在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你们都还没有弄清楚，暂时不宜到处扩散，包括苏市长那里。听说苏市长被柳树庄的农民打伤了，又是轻微脑震荡，袁书记指示现在谁也不能拿机场建设以外的任何事情分散苏市长的精力。听清楚了吗邹局长？”邹于飞早就听说也的确感受到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袁书记极为宠信的爱将，靠他的才华靠他对袁书记的忠诚靠他的能量，为袁书记赢得了千金难买的好影响，袁书记的名字之所以在全省地市州打雷一样响，甚至于全国都有“历史的回声”，都同他有着紧密的联系。邹于飞还听到一些同僚们私下议论说，凡是季贤臣通不过的问题，恐怕袁书记那一关也难以通过。为什么传说有些市委常委都巴结他？恐怕原因就在于此。当时隔着N幢高楼的邹于飞就像面对季贤臣本人，鸡啄米似的直点头：“好的好的！”可是这些能倒给苏市长吗？还是这么回答吧：

“苏市长，责任主要在我。我之所以没有及时汇报，是因为还没弄清楚问题的性质——究竟是私怨还是公仇。再说案子侦破还没个头绪，我想等一段时间再向您汇报。”

“老邹，我只是弄不清楚，你们怎么把性质定在个人恩怨上呢？难道不能来点发散性思维？我虽然来清源时间不长，但对汤世铭的为人还是了解一些的，他不大可能因私去得罪什么人——至少不会得罪到对方要朝他下毒手的地步。好啦，你去给我调动你的得力干将赶快弄出个头绪来吧！另外李言周侦破汤世铭被车撞的案子侦破得如何，你们至今都没个交代，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苏正光调看当初机场立项论证与招标的录像带是在夜静更深时进行的。地点就在离市区近20公里的机场候机大楼里。方诺亚带着过亦然赶来时，苏市长同方诺亚过亦然很热情地握了握手说：“小方，辛苦你们了！”

正式看片前，熊开国开了个苦涩的玩笑说：“我们这儿五十大几年前就是解放区的天了，可五十大几年后我们却像搞地下工作似的。”苏正光没有跟他笑，而是严肃地坐在临时审片室里等待着方诺亚调试放像设备。

灯光一灭，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当初关于机场该不该建的论证会的实况。

论证会场人头攒动，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从每个重量级的人物面前的姓名牌上就表明，这些人中不少是国之瑰宝：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科学院院士不下四五名。其中有个在我国影响卓著的工程院院士过超年苏正光是久闻大名的。虽然未曾谋面，但其人在科学界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国的一些重点工程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早就叫他高山仰止。屏幕上他就端坐在中间位置上，满头银发写着沧桑历史写着作为科学家的严谨。他不苟言笑，肃然地翻看着面前的各种文字资料。当然镜头定格五秒钟的是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袁良明。作开场白或者说为这个会议定调子长篇大论清源机场建设的今天如何美好，明天如何光辉，将来如何灿烂的也是袁良明。接着就是各路专家畅所欲言。似乎经过短暂的过渡，各种对立意见就开始碰撞了，就溅出了耀眼的火花。

座中就数过超年的意见最为尖锐最为激烈。他说搞这个项目就是劳民伤财，就是把人民的血汗钱用来打水漂。他说离这儿不到70多公里就有个平阳机场，你清源难道不可以共享吗？那么，清源还有必要搞这个重复建设吗？根据国际经验，一个机场的年吞吐量达到200万人左右，才基本具备赢利的可能。这对于整个城区人口尚不足60万的清源市而言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其次，我算了个账，清源市区加上下面各个县市区人口共是500来万，其中410多万是农村人口，想想看有多少人来坐你的飞机？即便是城区人口，也并不都坐得起飞机。至于你们说的要有超前意识，我看这个超前也超得太离谱了吧。是不是你们强烈意识到清源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你们于是就有了种战争意识，想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有了这个机场就可以提供给卫国的中国空军使用。后爱国主义！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2）

过超年的侃侃而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老专家却没有笑，满脸严肃地继续他的“批判现实主义”：“再不然那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你们清源富得钱没地方用了！……”

苏正光真佩服袁良明好涵养，居然始终满脸带着微笑，似乎如沐春风，如闻天籁，如醍醐灌顶，如大彻大悟。一个影子一样的小人物却格外忙碌——不知苏市长注意到了没有，负责放录像带的方诺亚却进入了眼帘，这就是袁良明的秘书季贤臣。他不时给袁书记倒茶水，好像顺手递给他一张字条什么的。而论证会开成这样，恐怕连主办方的袁良明都没想到，天然地以为这些学者型的高贵客人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恐怕连骨头缝里都经济化了。千里迢迢被请来，高档华贵的套房一住，海参鲍鱼一吃，早就放出风来临走时每人不菲的劳务费一送，还不一个个赞歌唱得达到国际水平。然后开动舆论机器一宣传，这影响就非同一般，就先声夺人了。哪晓得论证来论证去却论证个他妈的活见鬼！最要命的是还得轮到主办的主人袁良明作最后的总结发言，原来准备的那套都用不上了。他正不知如何说、说些什么才好，眼看会场就要冷场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应当看看季贤臣递给他的字条。他于是低头望了那字条几眼，就很得体地开口说话了：

“各位专家高屋建瓴的精辟发言，使我们清源市委市政府受益匪浅。使我们关于机场建与不建将形成一个科学化的决策。论证会后，我们将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地作出最后的符合清源实际，符合清源未来经济发展，符合清源人民群众利益且又关照国内与国际时代大背景的决策来！”

“决策的结果不用我说你已经知道了，”看完这段录像，熊开国愤愤地对苏市长说，“既然原先铁定要建机场，哪能随便叫几个书斋的老古董老学究去左右？在某些人看来，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苏正光只顾抽他的闷烟没有吭声。

在接着播放的公开招标的录像上，对于只会看热闹不会看门道的人，当然无懈可击。在布置得格外庄严的招标会场，各色人等表演得同样精彩：面对着阵容强大的招标委员会的权威人士——一家家建筑公司的法人代表在镇静的外表下，既带着几分忐忑不安，又带着几分志在必得的急切劲的。屏幕上的天宇重点工程建筑公司的老总姚远则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态。评标委员会里共由九人组成，其中就有副市长熊开国。他是根据《招标法》规定，代表招标方掺杂进去的。评标委员会里自然还有由建设厅确定的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个中仍然有个满头白发而倔梗的老专家过超年。

边看录像带，熊开国边小声地介绍当时的情况，说招标委员会的成员是市委袁书记亲自跑到省里找建设厅确定的人选，又说招标委员会里的专家按规定达到了三分之二。

屏幕上招标委员会的负责人将这次招标的要求，招标公告的主要内容又重申了一遍：诸如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招标项目的性质、数量、实施地点和时间，以及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等事项。

然后就是开标程序：有的由投标人有的由他们推选的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现场居然还请来公证机构予以检查并进行公证；经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封，宣读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投标文件等主要内容。接着就是各投标人纷纷在嘴巴里展示自己的包括人力智力设备以及价格的合理性和业内的实力。

姚远呢则从他的单项工程基准库、工程结算资料库、动态材料库、实际人工和机械台班库、定额及基本资料库等方面入手大谈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总之，整个招标过程做得无懈可击，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你根本就找不出任何破绽。出乎意料的是，明明姚远虚虚实实，玩的是一些概念与名词术语，开标时招标委员会里九人就有五人举起了天宇公司的牌子。结果，30亿的工程姚远的天宇公司就拿走了10个亿。

熊开国也不顾旁边有人没人，照样发泄他的不满：“从这里头你能看出什么名堂吗？文章都早已做到了前头做到了暗处。这个姚远我跟他接触过几次，是个没有什么内涵的老兄，怎么跑到招标会上哇啦哇啦像个专门讲授招标投标的学者教授？肯定是别人替他操的刀。问题是他的投标演说好像专门针对我们的招标尚处保密阶段的情况准备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把我们招标的内幕泄露给他的呢？这内幕只有我与市委袁书记还有市计委主任掌握呀。”

带子放完了，市长苏正光仍然坐在老地方一动没动，只顾吧吧地抽他的烟。只听熊开国又说道：“有人悄悄告诉我说这招标委员会的专家中姚远个个都拜访过。当然绝不会空着手……还有，就在招标委员会刚成立不久，袁书记的秘书季贤臣就找到我，很巧妙地说姚远的天宇公司好像很有实力，熊市长一定也熟知他的实力吧？他几次想拜访我，又怕我不给面子。有铁的纪律？在那儿，我能让他来光顾我的寒舍或办公室吗？这不明明暗示我到时候投他一票，他会给我以丰厚的报酬吗？”

苏正光仍然只顾抽他的烟并不吭声。

这时方诺亚大着胆子说：“我能说个情况吗苏市长？”

苏正光抬头望了他一眼，还是没有做声。

熊开国说：“你说吧方台。”

“姚远得知过超年院士也给省建设厅圈进了招标委员会，就去拜访过老院士，给老院士留下了20万的支票，老院士及时报告给了他的单位，第二天就驱车赶到柳树庄，将那20万元亲自交给了柳树庄的支书庞德彪。你们已从录像资料上看到过，招标委员会中请来的专家过超年老院士就没有举天宇公司的牌子——当然要是注意点就会发现，他谁的牌子也没有举。他压根儿就不赞成修这个机场。有人之所以还要把这个唱反调的老专家请来，一是知道他再怎么着也不可能推翻清源市委的决策；二来向上汇报时就好借助这些重量级的权威人士为这个招标增加分量！”

谁知苏正光听了后，将还剩多半截的烟头猛地一扔，声音却极平静地说：“这些请你小方还有你带来的这位记者不要到外面瞎喳喳，不然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方诺亚说：“请您放心，我们掂得出它的分量。”

在方诺亚与过亦然临走时，苏市长却把方诺亚叫到一旁，郑重地说：“方诺亚同志，我考虑再三，刑侦支队必须加强外围力量，你就算他们的一员吧。我一会儿给李言周和他们的局长邹于飞打招呼。”

待室内只剩下苏正光一个人时，他干脆把灯也给关上了，又开始抽烟。那星星火头像萤火虫一样在暗夜里一闪一闪的，昭告着某种思绪之光的闪现。也不知过了多久，苏正光起身将灯重又开开了，拿起电话命令公安局长邹于飞立即赶到他这儿来。邹于飞一出现在苏正光的面前，苏正光也不叫他坐，劈头一句话就是：“我命令你们抓紧就汤世铭被撞、被暗算一案展开侦查一事，我现在想详细了解一下进展情况，说说吧。”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3）

邹于飞很不自在地说出了这么一个情况：“本来这个案子我们安排了得力的骨干李言周着手侦破，可是现在市委组织部却通知他到省委党校去学习。没办法，我们只好重新安排人接手搞这个案子。案子侦破现在自然谈不上有什么进展。现在接手的是他们刑侦支队重案组的鹿东方，这小伙子还行……。”

“简直胡闹！怎么在这节骨眼上走马换将？这正常吗？”

邹于飞也不敢坐下来跟市长辩驳，只能小声地解释说：“苏市长，我想这应当算正常的，可能是种巧合——李言周是我们局党委报上去拟提升副局长的人选，组织部来电话说凡是拟提县处级干部都得先到省委党校去学习一段时间。凡提必学。说这是规矩。我们不好耽误他的前程……。”

“你们拟提的报告什么时候送上去的？”

“过罢新年就送上去了——时间过去快三个月了。”

“当时他们怎么不安排他去学习？现在突然抽肘，你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妥吗？是组织部当时安排李言周学习你们没有同意，还是现在组织部临时想起来作出的这种安排？”

邹于飞急忙说：“在这之前，组织部一直没有吭声叫他去省委党校学习。”

苏正光面无表情地说：“你走吧，但汤世铭被撞被暗算一案你一定要用最得力的人接手。另外清源电视台的方诺亚同志正式作为你们的外围力量，这个案子必须借助媒体的力量！”

邹于飞临走时就像军人接受任务那样，打了个立正说：“是！虽然我们用李言周的得力助手鹿东方接手，但我也绝不会当甩手掌柜！”

市委办公楼那边，虽然夜静更深，也仍然有人夜不能寐。袁书记的办公室里，秘书季贤臣正在外间电脑上起草一篇叫做《清源：寻找城市的卖点》的文章。这篇文章无疑是个新点子，两天前他给袁书记

一汇报，高兴得袁书记连说小季子，难怪说一个领导身边没有笔杆子是不行的。有了笔杆子一切成形不成形的想法，都会上升到一个闪光的理性高度，妙笔生花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这篇稿子你准备到哪儿发表呢？季贤臣回答说仍然想叫省委《政策与决策》发表，它的影响是一般刊物难以比拟的——它可以直接送达省委领导的案头。眼前浮现着袁书记笑意盎然的表情，季贤臣敲击在键盘上的双手跳动得格外欢畅。

到了深夜11点钟时，被一种甜蜜的激情鼓荡着的季贤臣点击开了电子信箱。那里有一封他的恋人发来的邮件。整篇文字都温柔着甜醉着他的心：

“亲亲季哥，每当我见到玉树临风、温文尔雅、刚强与伟岸这类美好的字眼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你，你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坎儿里了。有你这样的朋友兼恋人，我的整个心都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爱琴海的浪涛里，我没有理由怀疑我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并不相隔千万里，而是声气相闻近在咫尺，怎么就不能朝朝暮暮执手相向呢？你总是说趁着我们还年轻，把根基打牢，铺好前进的基石，我们今后的时光会更绚烂。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干吗老用这一套来安慰我？那是古人在交通极不发达时自我安慰的话，居然被我们现代人奉为玉泉。我当然不好强迫你放弃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但我有权要求你必须每天晚上都给我打次电话，我喜欢听到你那干净清爽的普通话。我还有理由要求你，在我与你相处时，你不能把官场的那套做派浸染进我们中间来……记住今晚给我打电话问候我啊。爱你的琳琳。”

他不知这是第几次欣赏这封爱情的真情告白了。每一次的欣赏，他总是感到血脉鼓胀，心跳加快。这一次，他却来了一段爱情的旋律——欢快地哼起了“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随信发来的那个附件仍然摆在那儿，附件加上了密码，他一时无从打开。这并不妨碍他有

个好心情，想了想，竟忍不住“骂”了一句：“这个小丫头，玩的什么把戏？”

市委书记袁良明被一种神圣的情感激动着。——省委甄唯民书记视察清源机场下榻清源宾馆的当晚，袁良明专门去拜访过他。甄书记到底是亲密的老领导，很坦诚地向他透露过千金难买的绝对内部信息：在定于10月上旬召开的省人大换届选举大会上，袁良明是副省长的候选人之一。虽然早就有民间组织部长作过这般预测，并在机关干部里流传甚广，可是那毕竟太虚泛。现在一旦得到证实，那份兴奋劲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虽然甄书记一再提示：清源机场务必抢在省人大换届选举大会前通航，这意义我不说你也明白。尽管机场遇到一些资金上的困难，但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自然这不会妨碍袁良明同志有份好心情。这份好心情到第二天上班都在体内膨胀着，延续着，以至推开办公室的门进来，都是一脸的喜滋滋，滋长出一种少有的倾吐欲，一见自己喜爱的秘书季贤臣就说：

“小季子，照现在这个速度，清源机场9月底竣工不会成问题，那么十一通航就更不成问题了！”

季贤臣赶紧站起身来，设身处地地帮助袁良明书记焦虑着：“可是袁书记，工程款子如果叫苏市长切跑了一大块——其实那是可以缓一缓的，我就担心天宇公司资金短缺，没法兑现原定的工期。”

袁良明仍然沉浸在对于美好明天的喜悦中，说：“苏市长那么做也有他的道理。不过不是时候，我已经拦住了。工程款子的缺口，得找下面各个县市借借去填补。问题是怎么对外宣传好机场你得好好替我考虑一下。”

季贤臣谨慎地笑着说：“是不是叫刚成立的地方民航局拿出一个方案来，您再审定。反正我觉着既然机场建起来是清源开天辟地的大盛事，就一定要开动所有机器广造声势，扩大影响。第一位的必须借助媒体的力量——尤其是电视，它的威力太大了，影响面太广泛了，要责成清源电视台无论如何攻进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片长不得少

于一分钟，绝不能搞成简讯之类的东西。当然要攻关，钱的问题财政上要拨给他们至少10万！”

第十三章 勤奋的市委二书记（4）

袁良明觉得甚合吾意，兴致更加高涨了，说：“你就在这方面多操心吧。”然后顺手拿起电脑旁边已经打印好了的《袁良明同志在清源任职期间大事记》，分明有点爱不释手的喜色，却又严肃地说，“搞这个不太好吧，传出去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季贤臣说：“袁书记，这都是您为清源人民造福真实的历史性的写照，任谁也抹杀不了。我已叫清源电视台把上面列的重点录像资料找齐刻录成光盘，作为永久性的纪念。大事记同时送交市档案局保存一份，地方志也应当列入出版计划——您的观念应当更新，默默无闻，并不是什么美德，而是很传统的一种道德束缚。既然是清源市的一段光辉历史，就要让清源人民铭记创造这段光辉历史的决策者的无私奉献，让它变成清源人民的共同财富，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袁良明说：“那你看着办吧。至于地方志出版一事，还是缓一缓。处在省人大换届选举这个节骨眼上，不要画虎不成反类犬。”

季贤臣说：“好好，我知道该怎么做。”接着季贤臣轻声谦恭地说，“你桌上有篇省报转载的文章，您是不是看看。”

袁良明进到里面一看，省报第二版有一篇标题处理得相当突出的署名联合国经互会组织秘书WP□托斯卡《关于清源与中国的四大神话》的长篇文章，文章中说道：近几年，中国社会对清源的经济增长与融入全球所作出的反应越来越趋复杂。且不说中国主流媒体，就连一些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的权威专业分析人士对清源的经济认识也瞩目赞叹。经过对目前有关清源经济的各种争论进行回顾与综合后，我们总结出四点广为流传的清源神话：神话之一，清源要主宰中国同等城市及地区；神话之二，新兴的工业化的清源正在掏空中国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客观上将遏制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神话之三，低廉的工资与高速的生产率正在不断地提高清源的竞争

力；神话之四，中国其他城市为求生存需“全力奋战”，与日益强大的清源进行竞争……

每一个神话里当然均充分展开进行阐述。文章结尾括弧里注明此文原发表于《华尔街日报》。

袁良明顿时眉开眼笑，一反常态，没有反扣指头将桌子叩那么两下，而是拿着报纸出来说：“贤臣，这个叫做托斯卡的什么时候来过清源？”

季贤臣说：“就在机场正式开工典礼后半个月吧，您不是还亲自宴请过20几个外国客人吗？”

袁良明哪记得清谁是谁呀，就哦了一声说：“那这篇文章你是怎么搞到手的呢？”

季贤臣说：“我的一个同学在美国读博士后，从电子版看到这篇文章就添加到收藏夹里，两天前就发到我的信箱里了，我就发给在省报负责理论版的同学，他给发出来了。”

袁良明伸出手去想拍拍季贤臣的肩，却又将手收回去了，便俯身看起季贤臣电脑上敲出的另一篇文章《清源：寻找城市的卖点》说：“贤臣，营销城市品牌战略，这话好像太深奥了，你就给我讲讲吧。”

季贤臣知道这个仕途看涨的市委书记对他搞的东东没有不感兴趣的。季贤臣就有这个本事：左搞一个城市资本营运，右搞一个划定耕地保护区，第二天爬起来又想出一个“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一眨眼工夫又搞出一个清源精神，总之这个秘书确实是个金点子大王，且都符合袁良明的身份。此人还有一大优点，搞出来的很有创意的新东西，从来都是冠以袁良明的名义，绝不在外面透露一个字，那是自己的功劳。有这么一个左膀右臂真棒。这不得不常常引起袁良明良多感慨：难怪刘邦说打仗不如韩信，出谋献策不如张良，安抚后院不如萧何，但他会用人。我现在就用了一个谋臣季贤臣，真的少操很多心，而且

事情办得漂亮！他现在就是怀着这种爱才的心情听季贤臣对撰写的新文章概说主要内容的。

“清源，你会被抛弃还是飞升云端？原来不温不火的城市竞争刹那间变脸，在新世纪之初毫不掩饰地剑拔弩张。可以想见未来竞争必将更加激烈。只有下了水的人才能学会游泳。此时或许正是重新审视城市营销品牌战略的时候。下面分几个部分：换个角度推介清源；‘腾飞之都’的品牌；彻底抛弃‘项目思维’的模式；寻找准确的区域经济圈中的定位……”

听了季贤臣激情满怀地概说一番后，袁良明由衷地说好，并问道：“你准备叫哪个报纸或刊物发表？”季贤臣说当然最好能直接进入省委领导层的刊物发表，首选还是省委政研室的内部刊物《政策与决策》。

袁良明进到里面拿出两盒包装精美的正宗美国出产的脂都散，说：“贤臣，我试了试这家伙挺灵，增强免疫力，活化细胞，清除体内垃圾都是不错的，你试试看。”袁良明放在他面前就往外走，季贤臣说要不要我跟着去。袁良明说到组织部去了解一下干部工作情况，不用。

这里，季贤臣刚坐进椅子往键盘上敲字，腰间的手机响了，是省报那个同学打来的：

“老兄，你们的老板看到了那篇文章，一定很高兴吧！”

季贤臣不出声地笑起来，说：“还用说，你什么时候到清源来老板准保请你吃澳洲鲍鱼，正宗泰国燕窝汤，喝路易十四。”

那个同学又说：“你文章中署名的那个托斯卡什么的果真是联合国经互会的吗？”季贤臣窃笑起来，说：“连你都不知道，其他人就更不知道喽！”心里却说我就是那个托斯卡！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1）

合上手机的季贤臣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拉开自己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盖着几级鲜红大印的文字材料。这是清源市公安局三个月前送来的关于提拔李言周为副局长的报告。本来这类报告应当直接送呈市委组织部的，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的部门干脆就先送到季贤臣这里来。即使送到了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也要先送到这儿来“验明正身”后再作定夺。起先，拟提报告由市委组织部将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的上报名单送到袁书记这儿来审定一番。袁书记几次都因为工作太繁忙，就说你们先交给我的秘书季贤臣吧。然后，在外奔忙一天回到办公室后，就说小季子，那份这个……啥单位送来的拟提报告组织部送到你这儿了吗？季贤臣于是回答说送来了。袁书记又问报送的材料你看过了吗？季贤臣老实作答说瞟了几眼。那么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季贤臣说恰好这个人我比较熟悉，工作倒是兢兢业业，就是缺乏开拓精神。现在组织部门用人的观念——恕我斗胆进一言——并没有走出传统的模式，总是平行地讲什么德能勤绩，这些当然无可厚非，可是为什么将“能”界定为会不会办事，能不能把一个单位拨拉得开？我觉得这远远不够，应当具有新的观念：勇于创新与开拓。没有这种精神的干部，提得再多也是传统意义的老好人或老黄牛。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能叫与时俱进吗？不是进而是退。清源再不能在干部问题上走老路了。清源要腾飞，首先任用干部的观念要有个超越时代的飞跃。说到这儿，季贤臣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呈现出惶恐状，连连自责说袁书记我不该胡说八道，谁不知道您看人看事高瞻远瞩，一般人要跟上你的节拍，紧赶慢赶都得被落下好几步好几十步哩。

袁良明抚着微黑的圆下巴笑了，说你这个贤臣呀，名义上是我的秘书，可你的观念也应当更新，秘书不是仆人，也是人民群众里的一分子嘛。既然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你的意见我也要认真听取，我可能随时就一些问题征求你的意见。你不应当只当好我的贤臣，更要当

好我的谋臣。今后有什么创新的好点子你别跟我藏着掖着啊！要积极主动地给我出主意当高参！

以后凡是拟提市管干部，组织部送到袁书记这儿来的报告都得先在季贤臣这儿过滤一遍，如果他这一关过不去，那就休想送到常委会上去研究确定了。曾有几回组织部要亲手将提升报告往袁书记手里送，袁书记都吩咐说：“先送到我的秘书贤臣那儿吧。”于是慢慢地就形成这样一种惯例：凡是报送的提拔材料都得先送给季贤臣过过目。

袁书记离开后，季贤臣把李言周的提升报告瞅了几眼，就给组织部党政干部任免处打电话，叫他们来一个人把这份报告拿去存档。不一会儿，任免处来了一个挺机灵的小伙子，操着一口本市高陵县口音说：“季主任您有什么指示？”

“这位同志提升符合条件嘛，就是需要到省委党校去深造至少三个月，这好像是党委提拔干部的规矩吧？”

操高陵口音的小伙子说：“特殊情况也可以例外。”

“现在会有什么特殊情况？两天前我就打电话给你们的李部长，叫你们组织部通知李言周进省委党校学习，通知了吗？”

“通知了。”

“这个同志据报上来的材料看很优秀嘛，应当很快提拔起来，那就赶紧把他送到省委党校去深造深造吧！”

那个操高陵口音的小伙子又拿出一份提升报告说：“这是高陵县送来欲提升一个镇委书记为副县长的报告，再过个把月他们就要开人大换届选举大会了，刚才袁书记到我们组织部，我们部长请袁书记过目，袁书记说先送到你这儿来，他说他会抽时间看的。”

“放这儿吧。我会尽快看的——不——我会尽快提醒袁书记看的。”

这小伙子背过身离去时，不由得撇撇嘴。

中午临下班时，姚远打来电话，叫季贤臣赶紧赶到柏拉图咖啡屋。季贤臣赶到那儿进到包间一落座，姚远就直奔主题说：“听说叫李

言周到省委党校去深造？”

“这是党提拔干部的规矩嘛。”

“那就叫他多住些日子，成为饱学之士。”

季贤臣啜着咖啡，笑笑没有吭声。

姚远又拎出另一个重要问题，说：“李言周一走，那就得快点想办法把李万国捞出来，本来一个一般性的道路交通肇事案子，怎么就偏偏要挖什么背后的内幕？警方的一些老兄简直得了职业病，我赔汤世铭几个钱算了，我就怕李万国关在里头没事也整出个事来。”

季贤臣放下杯子说：“我可以通知他们的邹局长——不过得讲究点策略。公安局毕竟不是你姚老总私人的皇家卫队嘛。”

临分手时，天宇公司的老总姚远亲昵地拍着季贤臣的肩膀，将嘴巴对准季贤臣的耳朵悄声说：“老弟，你的那位红色恋人我可没有薄待她，原财务总监一出国，我就重用了她，还不是看你老弟的面子。可她呢，好像没有与天宇公司一条心。有许多不能公开的内幕情况都给捅出去了，我的‘特工人员’把疑点聚焦到了她的身上。”

季贤臣惊异地望着姚远好半天，说：“你不要无端地怀疑一个人，我与她相处这么些年，她的为人秉性我还不知道？她人像张白纸一样洁白单纯，从不愿多惹一点事。你们要怀疑她得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的事也瞎叨叨，那我可就不依了。”

李言周就要进省委党校青干班学习去了，这无论如何是个可喜的信号：他离提拔副局不远了。同学好友与同事都纷纷设宴为他饯行。轮到方诺亚做东时，他与李言周商量要不要请季贤臣作陪。李言周最后一锤定音说：“他现在再不是从前的那个季贤臣了，坐在一起免不了都尴尬，还是算了吧。”

在一个叫做大火龙的特色风味的酒楼里，方诺亚正式宴请李言周，作陪的不仅有记者过亦然，还有李言周的助手鹿东方。酒过三巡，气氛渐渐热烈起来。鹿东方豪迈地往李言周面前一伸杯子，

说：“来，我敬我的老师一杯！”也不等李言周作何回应，就一仰脖，将一大杯倒了个罄尽不剩。真好酒量。

李言周也来了兴致，也将起码还剩二两多的杯中物倒了个底朝天，说：“东方，我现在唯一牵挂的是李万国的案子，既然我向邹局推荐你接手搞，那你就得拿出浑身的解数，一炮打响，在全省全市警界都引起强烈的回声！现在应该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既然他开了口，还会撕不开这层黑幕？我虽然把案子交给你了，好在省委党校离清源不远，星期天节假日我都可以回来帮帮忙，助你一臂之力。”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2）

方诺亚赶紧举杯助兴说：“用得着我们新闻媒体的——譬如公告、要求观众提供线索什么的，你鹿警官尽管吩咐！”

哪知鹿东方却低下头，洋溢着红光的脸庞随即暗淡下去了。

“东方你怎么……”李言周惊异地停住了手里的杯子，盯着他问道。

鹿东方啜嚅着到底开口了，说：“这个案子办不下去了，李万国已经放了。”

“什么？”李言周大吃一惊，火暴地一擂桌子吼一样逼问道：“是谁叫放的？快说！”

“我接手不到两个小时，邹局就命令我放人，说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确凿证据证明他是故意行为。并说按规定羁押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

李言周气得大叫一声：“怎么放出这种屁来？老方你们那段录像资料还在吧？明明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李万国张口结舌，心里有鬼，恨不得把头埋进裤裆里。再者电视新闻播出后我们接到多少有价值的举报电话？羁押？为什么不按法律程序收审关押！邹局怎么就轻易叫放人呢？一定是市里有人打了什么招呼！这里肯定有鬼！”

李言周大着嗓门这么一嚷，众人都默然了。李言周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一个操着清源市高陵县本地口音的年轻人对他说：“李支队长吧，你好！”李言周说：“你是谁？”对方说：“我是谁这并不重要。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你早就应该提拔了，可是提拔的报告却一直压在季贤臣的抽屉里，前天他要我们很快通知你上省委党校深造，报告今天才拿出来交给市委组织部。背地里机关人员都喊他二书记！就是他一直给压着的！”

这声音多数人都听到了，没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有人小声分析，打电话的这人极有可能就是市委组织部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

“啪”的一声，李言周将手里的杯子摔到了地下，吼一声：“我找邹局去，这个党校我不上了！”还没等面面相觑的方诺亚等人反应过来，李言周几大步就蹿出了门外，待众人赶到外面时，李言周已经开上那辆警车风驰电掣地跑掉了。

李言周一回到公安局，就噔噔地撞进了局长邹于飞的办公室，气冲冲地说：“邹局，为什么把李万国放了？”

邹局迷惑而惊愕地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上面发话要放人，我们又没抓住他的真凭实据，他还反咬一口说你们对他搞刑讯逼供，还理直气壮地说要告我们哩！”

李言周说：“放他妈的屁！有实况录像作证，几个问题一问，他就草鸡了。明明里头包藏着鬼！”

邹于飞说：“好啦别耍小孩子脾气了！上党校是你的人生大事，你必须去！”

“那这个党校我就不去！”

“怎么，想继续办李万国的案子？就是李万国的案子真是个案子，你想办我也不让你办！你要相信鹿东方也一定能办好这个案子嘛！”邹于飞也被激出了点火气，腾地站起身来，转过桌子，想拍拍李言周的肩膀，劝慰他几句，想不到李言周一声不响地转过身，拉开门，带着一股子恶气跑了。邹于飞望着年轻气盛的李言周远去的背影，不觉摇摇头。

李言周出得公安局办公大楼，几乎没加思谋，就跳上警车直奔汤世铭家而去。敲开汤世铭的家门，他禁不住愣住了，原来市长苏正光也在这儿。这倒叫李言周头脑顿时冷静了许多，一时竟不知怎么开口才好。倒是苏市长高兴地同他打起招呼：

“小李子，我们刚才正说到你哩。想不到说曹操曹操到。”

汤世铭赶紧拉过椅子叫李言周坐，然后又倒上一杯茶递过去。

苏市长还是一副进城打工的农民大叔的模样：一身黑不溜秋的工装上，沾着不少沥青和泥巴点子。满嘴的黑牙与被烟熏得焦黄发黑的

手指倒是挺般配，这刻儿一起调动起来“围攻”李言周。“来来来，坐坐坐！”焦黄发黑的手指示意李言周坐到他的身边，黑牙缝里跑出的声音却是另一层意思：“我主要是来看看汤世铭同志，也谈了谈有关情况。该回去了——你能跟我一起到我办公室去坐会儿吗？”

李言周的警车紧跟着苏正光的车子眨眼工夫就到了市政府办公大楼。进到苏市长的办公室，没有见着苏市长的秘书小夏。李言周随口问了句：“怎么你的秘书不在办公室？”

“现在已经下班了呀，还要他猫在办公室干什么？”说着就叫李言周自己倒水喝，然后郑重地说道，“本来早想找你了解一下汤世铭同志被撞和被暗算的案子侦破进展情况的，可时间总是抽不出来。”

李言周呢，本来跑到汤世铭那儿，想同汤世铭好好谈谈他最后有什么新的想法或发现有什么新的疑点，然后回去好说服邹局的，却不意间遇到了市长，心里就漫出了受到委屈的孩子终于遇到了信得过的长辈一样想吐露一番的欲望。现在被苏市长请进了办公室，心中的不快就井喷式地跑了出来：“……刚有了点进展，就叫一阵风一吹眼看就要烟消云散了——市委组织部通知我到省委党校青干班去学习，时间三个月。案子呢，局里已经安排一个叫鹿东方的同志接手搞。李万国也给放了……”

“放了？为什么放了？谁打的招呼还是查不出疑点？”

“邹局说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羁押时间不超过24小时。可为什么不能再办手续关押他？”

“一边叫放人，一边叫你到省委党校深造，巧合呀！”苏正光叼着一支烟，并不点火抽，眉头皱得快夹住筷子了。

李言周愤愤地说：“本来邹局也是好心，为了今后提拔我才作出这种安排。可我想不通，我的提拔报告报上去都三个月了，怎么迟不叫我去学习早不叫我去学习，偏偏这个时候叫我去？我还有一点不明白，是哪儿规定不上省委党校就不得提拔？凡提拔必学——党章上并没有这个规定呀。”

市长苏正光半天没有吭声，似乎只顾着叼他的烟。其实他心里晃动着一个个隐隐约约的影子，那影子就是一只挡住阳光的黑手。自从调看了机场当初论证与招标的实况录像，联想到汤世铭被撞被暗算事件后，他总感到罩在机场上空的阴霾压得他雾锁云山，一些事情被隐去了真相。他要做的事情就是驱散阴霾，让一切有个真实的再现。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这个规矩连我这个在党内二十多年的老同志都不知道。当然我很赞成把年轻的同志送到党校去武装一下，可是这得看时机看火候。那……你还是做好去的准备吧。”

“不！苏市长，我已经明确地向我们的邹局表态，宁可不提拔，我也不去深造。我想继续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人放了可以办法律手续逮回来！可我们的邹局却说‘你想办我也不让你办’！当然他也不是对这个案子不重视，可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走马换将好像有什么名堂。”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3）

“那你觉得名堂是什么呢？”

“市长，真的，要叫我说我又一时说不上。”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根据就是我们讯问肇事司机李万国留下的无数个问号，电视新闻播出后我们收到了至关重要的举报电话，还有我们调查的有关情况。”

苏正光说：“你们讯问肇事司机李万国的新闻我也看了，也觉得疑点颇多。这样，清源电视台的那个副台长方诺亚你能不能叫他把带子找来我们再重看一遍？”

李言周说：“好！”

方诺亚这时正处在田甜的爱情包围里。

吃过晚饭后，天黑下来，田甜就约上方诺亚要他陪同自己上高速公路飙车去。一辆黑得波光闪闪的本田雅阁悄无声息地停在了方诺亚身边，把方诺亚吓了一跳，以为是哪位高贵的人物降临面前。车门开处，打扮得像世界一级方程式汽车大奖赛女郎的田甜蹦了出来，朝他做了个很幽雅的手势说：“请吧，台长先生。”

方诺亚惊讶地说：“怎么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突然跑出了这么一辆漂亮的轿车？”

“怎么？你怀疑我贪污公款什么的换来的？可惜我不够那个格。爹妈就我这么一个独姑娘，我爸做生意又赚了一些钱，这一二十万怎么说也拿得出来吧。偏生我这人吧喜欢制造点意外叫人惊喜，就事先谁也没告诉，买了。先试着开开，行的话就永久归我所有了。”

车子一上高速公路，坐在驾驶位置上的田甜英姿飒爽，说了声“坐好”，就把车速提到了120迈——这在暗夜里就算高速了。方诺亚闻不惯新车里的气味，将车窗摇下四五寸去，那凉爽的夜风就呼呼地直朝耳朵里灌，叫人浑身厚厚地裹上一层冰凉，凉得人分外惬意。高天上一轮朗月的清辉与远处城市里的灯火相拥相融，这个夜晚比平时多了

一份滤掉浮躁后的清静。窗外的视野格外开阔，远处的灯火在夜风里闪烁，坐在车里的方诺亚此刻思绪无尽跳跃。三句话不离本行，头脑里转三个圈圈也会转到本行上去。不知怎么的，他头脑里回响着市委副书记纪承续洪亮的呼吁：媒体应当成为无所不在的眼睛，这眼睛要替党替人民时刻紧盯着，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逃不脱这火眼金睛……

方诺亚脑海里转得最多的是：清源机场的兴建本身就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会给清源带来无穷的后患甚至灾难。记者的这双眼睛应当说盯准了，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当他意识到这是他所在的这级电视台最犯忌的敏感选题时，不禁无可奈何地又心有不甘地叹息了一声。他多想创办一个舆论监督的栏目，可是又怕舆论监督栏目这条船一离开码头就会触礁，就会成为新闻媒体的泰坦尼克号。岂不是辜负了书记的一番苦心？他妈的，田甜的车果真是她爸爸赚钱买的吗？哄鬼吧！——他的思绪又跳到这上头了。

飙车正在兴头的田甜又是喊又是叫，兴奋得如同小孩逮着只小鸟：“喂，我说你真不懂情调！怎么当起哲学家——沉思默想个啥？要不就是男性荷尔蒙缺乏。”

方诺亚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是因为他没有做小动作，配合她好好疯一疯，让她疯得过瘾。当车子到了一个出口处时，她说了句“真没劲”，就将车子拐了过去，说：“我们到惊险25点去看蹦极去。”

惊险25点是年轻人挥洒生命激情的场所。现在虽然夜色朦胧，但几盏人造太阳高悬于半空中，将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25点照耀得如同白昼。一条横跨两山峡谷间的吊桥，那儿就是人生历险的聚焦地。不时发出胆战心惊的快乐尖叫，震得山鸣谷应，回声悠久。随着喊叫，那飞身而下的身影忽悠弹上来又忽悠坠下去，暂时没有轮到上阵的冒险者摩拳擦掌，急不可耐。

田甜拥着方诺亚说：“……我就知道你是个胆小鬼。你不上我上，你不总是随身带着DV机吗？一会儿给我来个全程录像，留作永久的纪

念好吧。”田甜像条泼辣的美人鱼，硬是钻进人堆里交了钱拿了号。当她系上保险带时，就冲方诺亚调皮地打了个胜利的手势。

方诺亚已经将DV机的镜头对准了她。当他将镜头拉开时，突然心头一跳，一个熟悉的身影扫进到镜头里了。那个矮墩墩浑身肌肉胀鼓鼓的老兄不就是多次在电视里亮过相的李万国吗？这家伙刚被放出来就来寻找刺激寻找心跳了？这心态这底气也好得过头了吧！方诺亚赶紧将镜头朝他推进，尽可能将他得意忘形的神态收进镜头里。

腰间的手机响起来了——李言周大着嗓门说：“你现在在哪里？赶快赶到苏市长办公室来。把我们审问李万国的原始带带来！”

方诺亚说我在离清源市区27公里的地方，一个小时之内赶到行吗？李言周问清了原因后在电话里征求苏市长的意见，只听苏市长说：“可以，我们等着他。叫小方路上注意安全！”直到田甜过了一番刺激的瘾，方诺亚才坐上她的车往回返。一路上他又跟去时一样，像个小学生，没有做任何小动作，以致□到田甜无情的攻击：“我看你简直是个阳痿分子。是不是赶个时髦做个变性手术算了。”

方诺亚觉得这女孩子现在变得太可怕了，只要众人一起哄气氛一上来，保不准她会跃上台去当起疯狂的艳舞皇后。这种女人什么干不出来！保不准她的感情现在真的“起义”了。自己干脆当个聋子算了。

第十四章 嫌疑人被释放（4）

当方诺亚赶到苏市长办公室时，已是深夜11点多了。苏市长迎上来与他握手说：“小方，这么晚了，还要影响你休息。”

方诺亚感到这个市长果然跟老百姓传言的一样，是个亲民的市长，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还是李言周提醒说：“快把审讯李万国的带子放出来叫苏市长看看。”

方诺亚没有搬来放像设备：一来怕动静太大影响不好；二来这么小范围的，用不着。于是他找出一根连接线，往电视机后面接收孔一插，就打开DV机，调出记录李万国当时受审时的情形。屏幕上，只见李万国低着头，吭哧吭哧半天回答不上来，几个要害问题问得他张口结舌，脸上汗如雨下。

苏市长暂时没有做声，而是擦燃火柴抽起了烟，待烟雾在室内缭绕开来，他才站起身思索着踱开了步子。

方诺亚突然想起来应当叫苏市长看看他在25点拍摄到的一段录像：“苏市长，我这儿还有一段录像，请您也看看吧。”电视屏幕上立即出现了李万国放浪形骸得意忘形的情状。

“你在哪儿拍到的？”李言周惊异地问道。

方诺亚说：“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正用这玩意儿捕捉他的行踪哩。”

“你看看他的神态，哪像犯过事的人？跟没事人一样，他哪来的那么大的底气，谁给他撑腰？”李言周气得什么似的，居然差点喊起来。

苏市长也停住了脚步，停住了抽烟。

把方诺亚送走，苏正光突然正色说道：“小李，放弃上党校就意味着暂时不能提拔。要是放弃了岂不太可惜了？”

李言周说：“我不可惜。当官并不是我的唯一追求。”

苏正光说：“提拔你我这个市长可做不了主——我犯点自由主义，那得市委书记说了算。”

李言周说：“首先还必须过二书记那一关。”

苏正光惊讶地说：“什么二书记？”李言周没有做声，苏正光也没有逼他说出真相，说，“我这就给你们局长邹于飞打电话，案子还得你负责搞！汤世铭会配合你的。”

李言周又向苏市长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昨天，汤世铭出院后，我们刑侦支队就接到一个从天宇公司打来的陌生电话，说李万国撞人那天将一张图纸遗留在了饭桌上。那张图纸上画的内容令人生疑，好像就是如何撞人的模拟草图，可是对方暂时不愿提供那张草图，可能害怕遭到报复吧。”

苏正光愕然了，说：“啊！这诸多情况会到一起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李万国撞人是蓄谋已久的罪恶行径！这个案子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当晚，公安局长邹于飞挨了市长好一顿批——邹于飞要赶到苏市长办公室去——苏市长说你就在电话里给我好好听着：“汤世铭被撞被暗算一案刚搞出点眉目，为什么就要走马换将？”

邹于飞辩解说：“市长你这是冤枉我了。市委组织部通知李言周到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好提拔。我能耽误他的前程吗？”

“那你不会好好向组织部说明情况往后推推？既然都推了几个月了，还在乎再推点时间吗？”

邹于飞还要辩解点什么，苏正光厉声打断了：“别说了。我问你，那个疑点重重的李万国你怎么就命令把他放了？你不知道放虎容易捉虎难吗？”

这叫邹于飞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昨天中午，也就是在季贤臣与姚远在柏拉图咖啡屋交谈后不久，邹于飞就接到季贤臣的电话，那口气很有点盛气凌人：“邹局长，我是季贤臣。关于李万国的开车撞人肇事一案，市委袁书记挺关心——机场建设的主力部队天宇公司的姚远，他几次三番地找到袁书记，说李万国被关起来后，社会上关于天宇公司的负面传闻就风起云涌，这极大地损害了他们天宇公司的声誉。弄得他们都没有多少心思用在机场建设上了。你说这问题严重不严重？”

袁书记的设想你邹局也晓得，务必保证十一通航正式起飞。这是清源最大的政治，这个分量想必邹局长掂量得出来。再说李万国羁押期已到了吧？如果有实质性的问题就履行法律手续，正式逮捕。如果翻来覆去老是那么点子破事，就放人嘛！”实际上听到最后，邹于飞根本分不清哪是袁书记的指示哪是季贤臣的“指示”。邹于飞恭敬地说：“好的季秘书——季主任，我很快落实袁书记的指示。”

可是这些能倒给苏市长吗？要是传到袁书记那里去了，自己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哪怕传到季秘书那儿，也都是罪过——谁不知道他是袁书记的大红人，能当袁书记的半个家？有些市委常委都巴结他哩。自己得罪得起吗？他只得这样回答苏市长：“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掌握李万国故意犯罪的证据，关押期也到了，再羁押下去我们就犯错误了，所以就把他先放了再说。”

“事实并不像你所说的那么轻飘飘吧？这里头恐怕有文章。案子还是不是李言周在搞……什么？换人了？我的意见还是由李言周接着侦破——我不同意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什么党校。不管他愿意不愿意，这个担子我就是要压在他的身上！”苏正光怕邹于飞对李言周有想法，就即席编了这么些情节与理由，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1)

在市政府处理完几件诸如加紧修建廉租房、招商引资、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和清源江河道疏浚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市长苏正光匆匆赶到机场。

他快步登上了塔台，意欲检查一下刚运来的导航方面的电子设备和精密仪器安装进展情况。刚一进到里头，就碰到副市长熊开国正批评谁——他是个挺情绪化的人，情绪一上来就不管不顾地开炸。这会儿他厉声说道：“你们别蒙哄我，我也是学电子专业的，不是外行。你们安装新型着陆导航仪，检测了好几次为什么着陆仪方向指示剧烈摆动，要是实地指挥飞机，飞机根本无法对准跑道，原因在哪儿弄清楚了吗？”原来他不满负责安装的工程师居然检测不出他所指问题的症结。

那位负责安装的工程师也挺纳闷，说：“熊市长，我们检测了七八遍也没找出原因。”

“你们哪，找问题就只把目光局限在塔楼里，这能找出来吗？你们看看，远处大约一公里的地方不是有个中国移动公司的通信基站吗？原因恐怕就在那里。”

那个工程师一测试，果然在航空导航925~930MHZ频段内发现了干扰信号。

熊开国说：“既然他们的干扰信号幅度约-90dBm，那么我们塔楼基站就不能使用25以下的信道号了。”

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很佩服熊开国。

苏正光也满意地点起头，而脸仍然绷得很紧地说：“开国，你跟我过来一下。”

熊开国闻声随苏正光来到塔楼外，熊开国等着苏正光给他说事儿。苏正光却批评起他来：“刚才你的精彩表演我都看见了，还是个副市长哩，怎么恨不得把人活吞了？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熊开国一直敬重苏正光如兄长，别看苏正光老是教训他的口吻，他知道内心里苏正光对他真诚炽热一片，立即反驳说：“还说我哩，你现在不也恨不得把我活吞了吗？”

苏正光禁不住脸上阳光一闪，露出了满嘴的黑牙，倏忽又不见了，说：“我就是要经常敲打你——你还没成熟还没有长大。”

熊开国说：“得得得，你把我专门叫来不会专为教训我的吧？有什么你就吩咐吧！”

苏正光警惕地四处张望，见没有其他什么人，于是说道：“汤世铭被撞被暗算的案子恐怕是个重大案子。我郑重命令邹于飞交给办案能手李言周办。”接着他把调看当初论证会与招标会的实况录像和这些天的一些联想，以及李万国被放出来的情况说了说。“我给你说这么多，是想叫你平时也多操点心。我知道你一直对修建这个机场有想法。我总想着既然工程进展到今天这一步了，再怎么着也不能应付差使。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更不能让纳税人的钱装进个人的腰包。”

熊开国神色凝重了，缓了缓，极不情愿地说：“也许我的思想难得与市委保持一致——我说句出格的话吧，要真是代表党和人民意志的市委我熊开国绝对保持一致，问题是当我们说到市委的时候，往往指的就是市委袁良明书记，袁良明同志与中共清源市委是画等号的。扪心自问，在一些问题上他能代表市委吗？可是你还得与他保持一致，否则就是不与清源市委保持一致了，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虽然是堂堂的一市之长，可在党内只是一个副书记，说到底我们都是给袁老板打工，袁老板现在太需要撑门面的辉煌业绩了。机场就是他的金字招牌，这个耗资30个亿的机场有发展前景吗？他要好风凭借力，好往官场的高处攀升。”

“看看，又来了又来了。哪来的那么多牢骚话。跟我一门心思把工程搞好这是当务之急。案子上的事有什么想法与发现及时跟我通个气。”

熊开国突然想起一桩事情说：“你现在跟我到指挥部去一下，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苏正光疑惑地跟着熊开国来到设在候机大楼里的指挥部。熊开国用钥匙捅开自己的办公室，然后反身将门关上，再用一把钥匙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沓文字材料递给苏正光，说：“这是我今天上午刚收到的特快专递——我悄悄找北京的一家造价公司——那个公司的头头就是我大学的同学，请他组织人马把姚远所接的机场工程项目大致算了一下，结论是我们多付给了姚远将近2000万！再加上他接手机场的三分之一的工程明赚加在一起，他起码赚了3000万以上，我想他不会独吞了吧？”

苏正光接过造价公司匡算所得出的结论，愣愣地盯着，半天没有动弹，那眉头越拧越紧，突然向熊开国一伸手说：“给我一支烟。”熊开国不太爱抽烟，但平时办公室里也备有这玩意儿，赶紧拿过一支递给他，然后又掏出打火机要给他点上，苏正光不让。他就这么将烟干叼着，嘴里仍然跟点着了一样，吧嗒吧嗒的挺带劲。然后将整支烟嚼碎噗噗地吐掉，这才说道：“这些钱哪怕一分一厘都是纳税人的钱，你所说的他明赚也有见不得人的内幕，你分析得不错，他绝不会独吞。我们不能就这么不了了之，一定要通过法?的途径尽量挽回。你也知道，柳树庄的农民至今都没有得到全部补偿，不少人的生活又回到了解放前，我总觉着我这个当市长的有愧于他们！”

“可是袁老板硬是卡住你，不让你从整个工程款里给柳树庄拨付500万。袁老板最害怕的就是机场不能按时通航。”熊开国又扭过脸去，怅然心烦地嘟囔了几句，“现在国家强调科学发展观，可袁老板倒好，继那个爆炒得天下无人不识君、枯水期10吨位的船只都难得过去的深水港码头后，进行又一次新的演出。真像一本杂志上说的，我们今天进入了未来——未来几任市长的钱都叫袁老板踢蹬光了，我们哪有美好的未来哟！”

苏正光不耐烦地打断他：“说这些个没用的废话干什么？当务之急这个不管用。”

最后两人商定，要想揭开姚远的深黑内幕，突破口就从李万国那儿打开，指示李言周邹于飞立即逮捕李万国。

苏正光沉默了一会儿，就一声不响地拉开门往外走。来到门外，发现秘书夏晓天正在四五米外的走廊里徘徊，似在等什么。于是过去喊道：“夏晓天你是找我吗？”

夏晓天一回头果然是他要找的苏市长，焦灼的面容缓解了，说：“是呀，现在有个情况正想向您汇报哩。别人告诉我你与熊市长正在里头谈事，我就在外面等。”

往往一个小细节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格。夏晓天不像一般人那样，喜欢“包打听”，发现有人密谈什么的，就会充满窥探欲望，或者怀着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去偷听壁根。夏晓天呢则是远远地等待着。苏正光自然对这样的秘书是喜欢的。但他又不是个善于表达的人，脸上总是惯常的包公相。“找我究竟有什么事，站在这里说还是找个地方坐下好好说？”苏正光依然平淡地问道。

这时，副市长熊开国出来了，也不管合适不合适，就大大咧咧地说：“夏晓天有啥事就到我办公室谈吧。”

夏晓天头一低小声说：“柳树庄的农民正准备闹事……”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2)

一听这话，苏正光忙说：“进熊市长办公室去！”又喊熊开国说你也来听听吧。

于是三个人重新回到熊开国的办公室。

夏晓天仍然低着头说他昨天回过一次老家柳树庄，从哥哥嘴里得知他们正组织一帮子人准备先围攻市委，如果市委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就雇上车子跑到省里去围攻省委省政府，征地款什么时候不如数偿还给他们，他们就打持久战。

“他们是不是选你哥哥当高参？”

“是的。我哥本不想同意，可是拗不过他们。”

话到这儿就断了线——苏正光沉默着暂时没有说话，熊开国倒听出了点名堂——有了新的重大发现，大着嗓门说：“他们现在不找市政府了？”

夏晓天老实作答说：“他们说人要凭心，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人家苏市长是个爱民市长，不是那种台上一套台下又是一套的领导，再去找他的麻烦就是良心叫狗吃了。”

熊开国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告诉他们，找人家省委省政府干什么？要找就找袁良明嘛。”

“闭上你的嘴！”苏正光发怒了，狠狠地瞪着熊开国，那眼里飘出的火恨不得烧得他就地打滚，让他长点记性，“我要有权就把你个副市长下放到哪个养猪场去好好锻炼锻炼回回炉，太不成熟了！”

熊开国顿时不敢做声了。他知道对于老大哥什么时候可以跟他开玩笑，什么时候必须一本正经，他就很好地掌握着这个火候。沉闷窒息着这间办公室。

夏晓天一见这阵势，就说：“市长我先走了。”夏晓天知趣地退出去了。

室内就只剩下苏正光与熊开国了。熊开国拿起安全帽也准备走人。

“你别走。”

熊开国只好站住等待他有何吩咐。

“我想叫夏晓天到机场善后工作组去……”

“那你准备叫谁当你的秘书，又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秘书？”

苏正光点上一支烟，慢慢点燃抽了一口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我不准备配备秘书了。”

熊开国一听极力反对说：“这是谁给你的出的馊点子？一个当市长的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秘书呢？”

苏正光冷冷地说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今年五十过点，算个半拉壮年，胳膊腿好好的，精力也还充沛，为什么身边要有一个大学生陪着。要他们拎包送茶端水，搞得像个老爷，也误了年轻人的成长。中央首长和省里的领导配备秘书的确因为他们政务繁忙日理万机，那可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我们这一级呢？好多是用来摆谱的。我在想，好多当了点芝麻官——譬如一个县一级的官人也都配备着一个秘书拎着个包，前呼后拥的，简直像皇上，就高人一等高人几等。我从来就没有见着县一级也给配备秘书的文件，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兴起来的这一套——恶习！一个芝麻粒的官尾巴也要配个什么秘书是不是种莫大的讽刺？这种人的私欲官欲不膨胀才千古奇观哩。为什么安徽出了个县级的阅兵书记？才多大个官？真叫人笑掉大牙——活生生的中国官场现形记。难道他天生就具备这种丢丑的基因？还不是靠平时许多小细节慢慢堆砌出来的。这种人你能指望他去为人民办几件扎扎实实的事情，岂不是天大的笑话。算了不说它了，反正从今以后我不要专职秘书，至于别人怎么想，说我政治秀也好，故作姿态也罢，由他说去吧。你说一个市长多大个官，我们本是生活在群众中的官员，身边跟着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人民群众会怎么看？我是决计再不要配备什么秘书的。”

熊开国不由得被老大哥的话打动了，只是有些担心，说：“你要这么做，就得罪了太多像你这一级的官员，他们就觉得你另类，你就会脱离官人——在我们现在这个国度，脱离群众并不可怕，而脱离官人就很可怕了。你想明白了没有？”

“所以我把你留下来就是同你商量嘛。这事就只限于你知我知夏晓天知就行了，别的官员要问起来我俩就统一口径，说我的秘书出差了或临时干别的事情去了。”

“你哪里是同我商量，是命令我遵旨照办！”

苏正光这才露出黑黑的牙齿笑了，说：“只要你照办就行，别遵旨不遵旨的，太难听。”

朝阳与晚霞其实一样绚烂一样美丽。只不过一个升起，越来越炽烈，最后普照大地万物使之充满勃勃生机；一个呢，渐渐坠落下去，让位于满天星斗或朗朗明月，将诗情画意将浪漫遐想的清辉洒满人间，演绎出数不尽的恋情故事。

离机场不远处的一座高不过百尺绵延几公里的玉盘山，全都被生花杂树盎然生机地笼罩着。一般星期天或节假日，清源的市民就喜欢来这儿寻找一番情调。

天气已进入阳历7月中旬，正是夜短昼长的时候。吃过晚饭，那西边堆积起来的火烧云将大地渲染得落霞如金，洒在玉盘山这座小山上，杂树蓬蓬勃勃，宛如沐浴在金色的朝晖里，飒爽的季风一阵阵吹过，低吟浅唱的树梢就如同金蛇狂舞，煞是?人赏心悦目。

一辆奥迪轿车轻捷地驶来，停下。从车里走出季贤臣与肖琳琳。后面司机讨好地请示道：“季主任，什么时候回去就要我的手机，我随时开着。”季贤臣头也不回地说：“嗯。”然后抚着肖琳琳柔软的肩头，漫步在往日别人踩出的曲径上。季贤臣约肖琳琳来到这曲径通幽的地方，一来这段时间忙于工作，好久没有与心上人执手倾谈了，二来近些时间姚远关于肖琳琳的种种猜疑应当给她提个醒。

季贤臣与肖琳琳挽着手沉醉在柔情蜜意中。夕阳的余晖映射到季贤臣的眼镜镜片上，越发显得季贤臣俊逸秀美。他突然涌出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望着肖琳琳俏丽高雅的脸庞，意欲来一个深长的吻。

好长时间都为他人做嫁衣——当然讨得了袁老板的喜爱，喜爱得把很大一部分权力都放心地交给了他。但他并不满足，只有实际权力才最具有权威性与含金量。凭着他为袁老板鞍前马后地劳顿，让袁老板拥有了花多少钱都难以买到的知名度和卓著影响——如今这个社会，官人们良好的知名度与卓著影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高的地位等待着他去占领。那么，袁书记能不给他这个谋臣应有的报酬吗？他已经看到美好的前程正向他招手。他正是以这种自信激起的渴望，一把将肖琳琳拥进怀里，那灼热的嘴唇就突然袭击了对方娇嫩的红唇。沉醉在甜蜜遐想中的肖琳琳听凭他恣肆汪洋。

第十五章 官派气质 (3)

季贤臣淋漓酣畅一番后，就心驰神往地柔情问道：“你跟我发了个加密码的电子文件，我琢磨了好久也打不开，那里面是什么美妙的锦绣文章？”

肖琳琳任凭他将自己拥进怀里，并不挣脱，只将红潮满颊的脸庞扭到一边，不吱声。

“对我保密就说不过去了，是不是对我俩美好甜蜜未来的憧憬或方案计划？一定很有创意，对吧？”

肖琳琳犹豫了半晌，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告诉给自己的心上人时，一阵吵吵嚷嚷的说话声传了过来。她急忙挣开他，说：“有人！”

“有人怕什么？我吻我的未婚妻既不存在道德问题，又不存在法律问题。他们要看尽管看好了。”

肖琳琳还是不情愿，说：“你是清源有名的人物，谁都知道袁书记身边有个才子与谋士叫季贤臣，人们说你不光是袁书记的贤臣而且是个很叫袁书记自豪的谋臣。”

季贤臣警惕地说：“别人真的这么说吗？”

老实说，季贤臣根本就不愿别人有这种印象。人嘛，自然是什么角色就老老实实扮演自己的角色。可真要这样，你就休想活得滋润活得精彩。不过在别人眼里还是低调好，这是个度。如果把不住这个度，一过，后果就不堪设想。当然，为袁书记扬名的多少政绩不都有他季贤臣的一份真诚、一份奉献？比如清源江的深水港码头，比如现在正在修建的清源机场等，自己从来就守口如瓶，绝不在外面吐露半个字。

说到机场，可以说那是袁老板的灵感迸射、极富创意的火花，不过那火花也只那么一闪，是季贤臣使之形成一种意志，一种大气磅礴的抉择。

那是四年前的一天，作为秘书的他，随同接任市委书记一职的袁良明到北京出差。他俩赶到离这儿70公里的平阳机场乘飞机。在突破云层一万米的高空，眺望窗外绵延天际形状诡异的云朵，袁良明突然回过身来对季贤臣说：“如果我们清源也有自己的机场就好了。”季贤臣立即会悟过来，知道他所说的好了指的并不是方便之类的内涵，于是便顺着他的思路说：“纵观全国，地市级有自己的机场并不多见，有，也是一些有特别值得开发的占区位优势或极富饶的地市级，比如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它的首府才两万人口，却有个起降波音的机场。因为它有个举世闻名的香格里拉旅游胜地嘛，其他内陆省份地市级就罕有机场这样伟大的工程。我们全省就没有。如果清源能开这个先河，那就是一桩载入史册的奇迹。其影响就不是一般招商招到了几个亿之类的小儿科了。”袁良明顿时陷入沉思。直到飞机飞抵首都机场，袁良明都沉浸在某种深远的思绪中。走出机场，他郑重地对季贤臣说：“贤臣，回清源后你找些相关资料给我。”季贤臣知道老板新的设想接近成形了，故意问道：“是不是关于清源市建机场的问题？”袁良明点点头，没有说话。季贤臣抓住这个苗头进击：“北京就有我的好多同学，有的就在航空航天部门工作，我抽时间找他们要去。”

回到清源的第二天，季贤臣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整理出一份简明材料——他深知这级领导特厌烦长而又长的东东（如果登载署有他们名字的文章那就恨不得比尼罗河还长才过瘾），中心意思说的是清源建自己的机场的必要性迫切性。将它置身于南太平洋经济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及清源与国际接轨的大背景下，必将带动清源跳跃式发展前景等方面，好一番气吞寰宇的雄辩。同时又给袁良明附上了一大摞关于修建机场的参考资料。半个月后的一次研究清源经济的工作会议上，袁良明同志就正式地提出了清源修建机场的动议……

这些季贤臣都守口如瓶，他不能叫别人知道修建清源机场有他季贤臣的一份“功劳”，张扬这个并不是聪明之举。他总是对外颂扬说，这是市委袁书记的英明决策光辉创举。

正当季贤臣与肖琳琳柔情蜜意缠绵悱恻、季贤臣似乎不经意中问起密码、肖琳琳正准备告诉他时，刚才那吵吵嚷嚷的声音已来到了身边。一个丑陋得像《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的男青年骑着辆破单车从身边一掠而过。这人丑得令人恐怖，吓得肖琳琳一头钻进季贤臣怀里，浑身战战兢兢不已，连说：“好怕人吓死我了，世界上还真有奇丑无比的人。”当然，她做梦也没想到她人生的命运日后竟会与这个丑八怪联系在一起。

当下，季贤臣轻轻地抚拍着她的身子，低声说：“有我，别怕。”

只听那个丑八怪与身旁的同伴说：“……也不能怪市长，是谁要修这个害人不浅的劳什子机场大家心里都有数……钱不知装进了哪个王八蛋的腰包，至今都不顾我们农民的死活，人家苏市长力排众议坚持要还给我们征地补偿费一部分——500万，不知卡在哪个坎儿上，至今都迟迟没能兑现……”另一辆自行车上的青年吼一样说：“那就一定得闹下去，现在当官的哪怕你在他家门口上吊或淋着汽油焚烧，他都不大当回事，只要闹到省？闹到中央去，他就害怕了！”“支书记庞德彪也真是熊包，还赖在王庄他的亲戚家当缩头乌龟，我们现在就去把他逮住，偏要他牵这个头！”

这伙人根本就没心思打量这对俊男靓女，风一样地就过去了。

季贤臣望着远去的那群人，下意识地把手里的树枝折断愤然摔到地下说：“这些家伙反了天了！”

肖琳琳从他怀里抬起头，陌生地望着他，说：“他们也老不容易的，弄得没田种了，征地费又没有补偿到位，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季贤臣吻着她的嘴唇说：“亲爱的，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首先这些人没有大局观念，只晓得他们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一点点私利，所以他们只配当农民。”

肖琳琳不愿意了，说：“农民怎么啦？他们是劣等民族？我也是农民家庭出身，你这种话我不爱听！”

季贤臣说：“好了好了，我特指的是他们这种类型的农民。你快给我把眼睛闭上。”

肖琳琳不知他玩的什么把戏，依从地闭上了美丽的眼睛。

季贤臣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进她小巧的手掌心，说：“睁开眼睛看看吧。”

肖琳琳大睁着双眼一看，我的天，好亮啊。原来是一枚南非钻戒，里面镶嵌着肖琳琳的头像。她既喜欢又疑惑地说：“这很贵吧，你哪来那么多钱买这个？”

季贤臣淡淡一笑，说：“我哥哥做生意赚了些钱，这个我还买得起。再说为了心爱的人哪怕卖血都值！”然后装着很随意的样子说，“听说最近有纪检方面的人找过你！”

肖琳琳惊愕了，警惕了，刚才陶醉在爱河里的那份欣喜全跑光了，说：“他们找我干什么？我又没违法乱纪！”

季贤臣说：“我是说作为一个财务人员应当严守单位的秘密，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不该往外捅的情况绝对不能捅！你跟我说实话，那些人是不是找过你？”

肖琳琳一副委屈得恨不得要哭开来的样子，说：“你从哪里听来的谣言？是不是姚总怀疑我？”

长着颗会分析的头脑的季贤臣知道肯定是机场纪检组的汤世铭找过她了，只是不知道她是不是提供了对他们有用的线索。于是厉声说道：“有些事情你不要搅到里头了，这对你没有好处。”季贤臣一变刚才恋人的情态，拿出了官场的那套，斥责道，“你别嘴硬，如果搅到里头你就没有好果子吃。现在姚远还看我的面子，如果他什么时候不买我的账了，那你就死定了！你不要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肖琳琳最受不了的是季贤臣的官人做派，颐指气使的，像个首长训他的部下一样的架势，哭着说：“你跟姚远是亲哥们儿？他凭什么给你那么大的面子？他凭什么这样怀疑我？这么说我当上财务副总监不是凭我的业务能力，而是完全因为你的原因？那我就是活在你的阴影

里了……”边哭边倾吐内心的愤懑，边将戴在指头上的钻戒摘下来，往季贤臣手里一塞，转身就跑走了。

季贤臣急了，这荒郊野外的，天又渐渐黑了下来，万一出个什么事，怎么得了。赶紧掏出手机要通了刚才送他俩到这儿来的司机：“小尚，一刻钟内开车来接我俩，不得有误。”那两腿就朝肖琳琳奔去。

第十六章 扑空（1）

在返回清源市区的路上，肖琳琳绷着脸，一直木然地望着车外，中间季贤臣几次主动跟她打招呼，她都绝不跟季贤臣搭话。对于他悄悄伸过来的手，她坚决地把它推回去了。回到古城路天宇公司大楼时，季贤臣想随她下车到她宿舍里与她缠绵一番，她硬是冷冷地说：“今晚财务部还要加班，我得去加班。”

季贤臣抓起她的手，强行将那枚钻戒戴到了她的手上。她将那枚钻戒朝季贤臣手里一塞，就砰地关上车门，甩下他，橐橐地走了。

季贤臣无奈地摇摇头，只好叫司机送他回市委大院。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肖琳琳回到财务部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事，她只不过为打发郁闷的时光去亲密接触一下电脑，去寻找虚拟世界的那份神秘，以填补心灵突然涌出来的空虚。她一级一级地往楼上爬去。不知怎么昏头昏脑地竟爬到了办公楼的最高层五楼，她正待回到她的办公室第四层时，一抬眼，发现姚远办公室里还亮着明亮的灯光，便怀着几分好奇往那儿悄悄走去。还没等她凑到跟前，就猛听得从里面传出炸雷一样的吼声：

“什么？那个搞刑侦的家伙连官阶都不要了，硬要破这个什么破案子。你十万火急地通知李万国那个蠢材，命令他立即滚出清源这块地皮！滚得越远越好！随后我给他汇去10万。他妈的也不长脑子，一放出来居然跟没事一样，到处招摇！”

立即从里面很清晰地又传出一个声音：“李万国吗？姚总命令你立刻离开清源——不——就是现在，据可靠消息，他们要重新拘捕你。生死时速，越快越好。随后姚总给你汇去10万。”

肖琳琳吓得浑身瘫软，腿像灌进了成吨的铅一样沉重，人就像一团稀泥一样顺着墙壁滑了下去。幸好这儿是灯光的死角，无边的黑暗将她罩住了。也就在这时，门开了，姚远与大枪相跟着出来了，砰的

一声，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然后两双腿朝她走来。轰的一声，她感到头脑里爆响了一颗重磅炸弹，炸得她血肉横飞灵魂出窍。她仿佛被抛到了怒涛汹涌的大海上，一个个如山的浪涛铺天盖地压向她，她拼命挣扎着，根本没法将头抬出水面。一瞬间她似乎感觉自己其实是乘坐的飞机爆炸了，她被弹向了横无际涯的云层里，她扑向朵朵洁白轻柔的云彩，却怎么抓挠两手都是空洞与虚无，无论身子怎么拼命扭动，仍然止不住向下坠落坠落。她坠入了万丈深渊，她奋力向上爬，她浑身瑟瑟发抖，每爬一步以为向生的希望迈出了一步，却又很不争气地掉了下去。她于是有了强烈的窒息感，她感到自己快要昏厥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挣扎着，清醒的意识终于回到了身边，她这才发现那两双脚已经迈向了楼梯口。她当然不知道，就在刚才，黑暗里一双脚差点踩着她。恢复了些许意识的肖琳琳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用手狠命地捂住了嘴。那颗心雷鸣一样狂跳得快要冲出胸膛，满身虚汗淋漓。

她哪知道院子里此时比这儿更为紧张的空气逼迫而来。

几名警察凭着过硬的身手，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身越墙，冲进院子，然后留下一名警察拉开院门，让随同行动的清源电视台的记者——方诺亚与过亦然进来，拍摄抓捕行动的现场珍贵镜头。

警察一行人悄悄向司机集体宿舍摸去。到了一溜平房的一间早就辨认好了的屋子跟前，带队的李言周一挥手，几名警察一脚踢开并不牢固的小木门，在几支黑洞洞的手枪口对准里面床铺的同时，两支手电也射向了那儿，呼喊声同时爆响：“不准动！我们是警察！”里面的灯也给掀亮了，可是床铺却是空的。再翻翻毛巾被，里面似乎还有人的体温。显然，要拘捕的嫌疑人刚逃走不大一会儿，或者说仅仅抢前一步。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那么究竟是什么人获得了这一消息呢？率队而来实施抓捕任务的李言周顾不得许多，果断地说：“鹿东方，你带领人在院子里角角落落仔细搜索；我带人到天宇公司办公大

楼去搜寻。老方你们带来几套拍摄机，两套，好。你跟我行动，小过跟鹿东方行动。”

说罢李言周就喊着两名队员的名字说：“跟我来！”几条黑影矫健地向大楼冲去。

刚扑到楼梯口，就与一个敦实个子遭遇了。敦实个子旁边陪同着一个瘦得匀称的小伙子。

那敦实个子低沉而不耐烦地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随便闯到我天宇公司来抓人？”

李言周一偏头，吩咐跟随的两名警员说：“给他看警官证与搜捕证。”

一个警员将两证递给敦实个子的姚远，姚远借着亮起来的感应灯扫描了几眼，递还给来人后，冷冷地说道：“你们要抓我天宇公司的人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们一声？记者怎么可以随便闯进来？”

李言周硬硬地说道：“执行法律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我们没有义务通知你！法律是不需要谁批准的。记者是我们请来的。”

方诺亚也适时地给了他几句：“记者有他行动的自由度，你要看记者证我可以给你看。对于一些国民应知欲知的新闻事实我们没有权利隐瞒不理不睬！”

姚远气得浑身发抖，狠狠地瞪了方诺亚几眼，对李言周说：“好歹我是一级法人代表，应当得到尊重。”

李言周知道面前的这位老兄的真实身份了，早就为他准备着一腔怒火，说：“应当受到尊重的是法律，而不是置于法律之上的别的什么人。走，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天宇公司所有值得怀疑的地方都得彻底搜查一遍！谁要拦阻，就以妨碍执行公务论处！”

姚远果真被镇住了，不得不强忍住一股恶气往旁边挪了挪，让开位置。

这个晚上，夜幕厚重，如同铁打的笼盖，将黑暗严严实实地捂在了大地上。好在是在城市，各种灯光并不受黑暗的控制，呼啸的略带

凉意的季风将树梢将窗户弄得发出“呜呜——”或“啪嗒啪嗒”的响声，伴随着的则是各种灯光摇曳出的几分诡异。李言周与他的刑侦队员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却一无所获——欲将其抓获使之重新归案的李万国不见了踪影。自然方诺亚与过亦然拍了一些空镜头。

来到院子外面，两组会合后简短地分析扑空的原因：肯定事先有人走漏了消息。那么，是什么人这么兵贵神速地出卖了这么重要的情报呢？现在当然不是深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李言周当即命令分头行动，全城搜查……

姚远气恼地回到办公室，坐在灯下，浑身连每根头发丝都蹿着火。他妈的要不是季贤臣通风报信，十万火急地告诉说今夜警察要正式抓捕李万国，李万国这小子死定了。“姚总，赶紧命令李万国离开清源，越快越好，生死时速。顶多再过半个小时警察就直扑天宇公司。”季贤臣焦灼急骤的语调犹在耳边。李万国这小子也他妈的还算灵活，果然抢在警察到达之前逃脱了。可是既然警察盯上了他，那他就得亡命天涯，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清源这块地皮上。这王八蛋也是个不中用的家伙，青天白日的，能见度那么好，怎么就不把那个姓汤的撞成重伤呢？最可恨的始作俑者就是清源电视台那个姓方的家伙，在外人看来，车子撞了个人屁大个事，他硬是要在电视上捅将出来。于是就让鼻子像猎狗一样灵敏的警察从中扯出了线团里的线头，拼命往下扯……

姚远真不敢想象扯到最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他并没有不寒而栗的感觉，只有呼啸着的狂潮在体内冲撞，方诺亚李言周一个个跟他过不去的老兄的嘴脸在他眼前翻滚。想跟老子作对？哼！啪的一声，他将接触嘴角的茶杯朝桌子上猛劲一蹶，茶杯被蹶破了，茶水四处流溢。他瞟也不瞟它一眼，继续恶狠狠地想他的心事。

第十六章 扑空 (2)

门被小心地推开了——大枪轻手轻脚地进来，“姚总。”他极机密地向他报告了一个令姚远震惊的情况：我刚才调看了一下探头录下的录像资料——我还真有点相信第六感觉了——我好像感觉到警察闯进院子之前我向您汇报情况时，会有什么人在偷听我们的壁根，我一翻看这个时段的录像带，果然发现就在你的办公室门前，有个女人模样的影子干着特务勾当。

姚远倏地睁大了眼睛，二话不说，示意大枪带路，往监控室看看去。

两人来到监控录像室，关上门，大枪很熟练地将那段可疑的录像带重新回放出来，当那个偷听者出现后，便定格。姚远将瞪大的眼睛慢慢眯成了一条缝，半晌，他才平静地问道：“说说看，这人是谁？”

“我我我……不敢说。”

“大胆说！”

“好像好像你那天谈论公司绝密情况时，你写成字条叫我吞下去的那位——不知对不对？错了你莫怪我……”

姚远不听他废话，说：“屏幕上的人像模模糊糊，太缺乏清晰度，怀疑错了就会放跑真正的元凶，就会铸成大错。你给我迅速把这段录像复制下来。就是现在！”然后也不管大枪有什么疑惑，就掏出手机要通了清源电视台，“杨台长，我姚远。我知道你们电视台的记者播音员什么的都是夜猫子，你们台里有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应当叫做什么——就是能把模糊的录像带分辨得比较清晰的那类设备，有吗？好。我现在就赶到你台里——这个月内我给你台赞助20万！我这段录像带分辨还原时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深夜，姚远一个人驾车驶向了清源电视台。早在院子门前恭候着的台长杨云龙钻进他的车里，让门卫把院门打开，车子便一直开到制作楼。制作楼里仍然灯火通明，表明这里永远是工作狂们展现热情与

智慧的舞台。姚远将车停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便与台长杨云龙悄无声息地快步来到制作楼，进到了“还原工作室”。这儿能将老底片还原到事物本来面貌的高保真程度。电脑员是杨云龙专门安排的可靠而懂得这门技术的爱将。早就候在里边的电脑员一见二人进来了，就很熟练地打开高分辨率的监视器，然后将那段模糊的录像带推进去。只几秒钟，就像黑糊糊的底片放进了显影液里似的，模糊的录像带渐渐清晰起来，那上面是一个靓丽的年轻女士。姚远惊讶得张大了嘴，半天做声不得。虽然一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也顾不了许多，便掏出手机要通了季贤臣：“季秘书，你迅速赶到清源电视台来。对，就是现在！越快越好——你说干什么？长见识嘛！”

十分钟不到，季贤臣急急火火地赶了来。杨云龙赶紧起身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季贤臣。一切客套都删节了。电脑员迅速扫描面部影像，存储在电脑上，然后放大还原，寻找最佳清晰度，慢慢地，高清晰度的监视器上出现了季贤臣倾心恋人肖琳琳俏丽的面孔，那面孔带着绝望的惊恐……

季贤臣知道这不会是什么美妙的事情，但究竟有什么内幕故事，他不得而知。只有待一会儿姚远亲自告诉他，或者他亲自找姚远问个清楚明白。

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诡秘行踪叫深夜正在加班编辑新闻的一个“小朋友”无意撞见了。这“小朋友”感到里头大有名堂，便躲在一旁用手机通报给了方诺亚。说杨台长陪同季秘书和天宇公司老总姚远这会儿神秘秘地跑到台里，鬼鬼祟祟地不知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方诺亚顿感疑点重大，便躲在院子的一棵塔松下，焦急中终于等着了随同警方人士拍摄搜查潜逃的李万国未果回到台里的过亦然了，语调急骤地吩咐他赶紧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过亦然一听连连点头，说了声“保证不辱使命”，就往制作楼跑去。

在路过这间轻易不怎么启用的还原工作室时，果然见里面亮着灯光，不由得好奇地从门上窄小的窗户朝里望去，果然发现姚远、季贤

臣与杨云龙台长在审看什么东西。他知道肯定另有文章，可又不便贸然闯进去看个究竟。怎么办？情急之中，他也顾不得管用不管用，就迅速打开夜视红外摄像机，对准窗户，瞄准那几个行踪诡异的人，按下了工作键。

“干什么呢过老师？”一声轻声曼语惊得过亦然浑身一个激灵，本能地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白天下到县市采拍新闻连夜赶回台里的袁媛，遂将手指竖在嘴边，然后快步走过去，对着她的耳朵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

“争分夺秒，赶快借个由头闯进去……”

袁媛是个从不多言多语、性子沉静的女孩，来台时间虽然不长，给过亦然留下了关键时刻值得拜托的好印象。袁媛点点头，也不说一个字，就快步走到那间有几分神秘的还原工作室跟前，用一种坦然自若的神态推开门。她不禁大吃一惊：画面上一个年轻女孩好像在哪儿见过。很奇怪，室内这些人一见她就赶紧示意电脑员关机，那个图像只一闪就不见了。袁媛也不瞟其他人一眼，说：“程工，找你找得好苦——我刚从县里采访回来，你快去帮我看看七号编辑机，不知出了啥故障，画面拉扯闪跳得很厉害。我拍摄的那条我省从今年起农民免缴农业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新闻，切入点很有特色，极有可能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今夜要是编不出来，天亮就赶不上送到省台传中央电视台了。”

神秘的气氛被打破了，闯进了一个不知根底的人，众人都感到很恼火。季贤臣没有发作，姚远盯着一个地方绷着脸不好发作，取出录像带冲也似的站起身。

临走，季贤臣严肃地对袁媛说道：“这事你哪儿都不要说听见了吗？”

袁媛莞尔一笑说：“问题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能说什么？”

只听姚远说了句“杨台长谢谢你，我们也该走了”，就用胳膊碰碰季贤臣，杨云龙知道他示意季贤臣跟着离开电视台，也跟着起身，送

客。送到院子门口，叫季贤臣客气地挡回去了。

出得电视台院子，姚远心里不踏实，说：“那个小娘们儿会不会是姓方的探子——我发现姓方的跟警方搅得很紧，成心跟我天宇公司作对，不是他妈的好品种。”

季贤臣幽幽一笑说：“这个女记者是刚分来的大学生，啥事都不懂，你姚总也别疑神疑鬼了，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你。”

“对于你那位红色恋人你该怎么说？该不会也叫我放一百二十个心吧？真凭实据你也看到了，你说怎么办吧？”

“我想她不至于像你想象的那么叛逆。她的性子我清楚，极有可能路过时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由于她胆小怕事——你看她脸上的惊恐绝望，说明她被吓得瘫倒了。你们谈论什么绝密问题是不是声调太高了？”

“你真会替她打圆场——圆得滴水不漏！问题是我的办公室在五楼，她的办公室在四楼，你说她摸到五楼干什么去了？”姚远讥讽地冷笑一声说，“还有，她与机场搞纪检的姓汤的有过来往这怎么说？据分析，给刑侦支队打电话说李万国撞人那天并没喝酒可能就是她，这又该怎么说？”

“这都是一种怀疑嘛，没有证据嘛。”季贤臣最见不得这家伙盛气凌人的骄横，又不得不俯就于他，说，“姚总，你真的不要过多地怀疑她。她上到五楼也许想透透气，也许想吹吹风，清醒清醒头脑吧。你说她与机场搞纪检的汤世铭来往过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人家要找她她能拒绝吗？如果人家找你你能拒绝吗？说她给刑侦支队打电话都是建立在一种猜测上，这能算真凭实据吗？凭这个就给人下个结论恐怕太草率了吧！”

“好吧，如果我今后抓住了充足的证据呢？”

“那就全凭你姚总处置嘛！……”

那边袁媛缠着“程工”验看自己刚才正用着的非线性编辑器。躲在一个隐蔽角落里的过亦然则赶紧溜进还原工作室，熟练而迅即地点开

电脑上“我的文档”，果然上面有“图片收藏”，心里祈祷：老天爷呀该不会看过后删除了吧。又安慰自己，刚才袁媛闯进去缠他缠得紧，他还来不及，应该不会的不会的！这么默默地念叨着，就急切地再一次点开，真是太顺利了，上面果然有编号132、133、134、135等几幅打上括号、注明“最新”的刚才扫描的女孩头像，他抑制住快要咚咚狂跳出来的心，飞快地将已经打开的摄像机对准监视器上的女孩拍摄起来，只几秒钟就够了。见再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过亦然就关机，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1）

汤世铭家。

硬是被市长苏正光逼着好好休息的汤世铭这几天百无聊赖，饭菜衣服一应生活上的琐事，贤惠的妻子都给包下了，根本不让他插手。汤世铭烦躁得直冲妻子吼：“我简直成了特保儿，吃了睡睡了吃。再这么着非把人逼疯不可！”

妻子嫣然一笑说：“你当我天生是个服侍人的命？可这是苏市长交给的任务，我不照办苏市长还饶得了我？”

汤世铭懒得跟妻子废什么话，一个电话打到李言周那里，问他有没有时间到家里来聊聊。电话那头，李言周哈哈一笑说：“这就巧了，我还正准备到你那里去骚扰骚扰你哩。刚才还犯嘀咕，怕搅得你休息不好，一状告到苏市长那里去，我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

当李言周赶到汤世铭家里时，汤世铭连茶都给他泡好了。汤世铭的妻子见丈夫与人谈公事，就自觉地进到厨房忙乎去了。

李言周坐下来接过氤氲着香气的茶杯，便与汤世铭聊起抓捕李万国扑了空的事儿：“满城搜索了个遍也不见他的踪影。他妈的连被窝都是热的，肯定有人抢在我们之前走漏了消息或者将消息捅给了天宇公司。”

“不是内奸就是外奸。”

“哈哈，要是让你当我们的局长那才叫雄才大略哩，纵横捭阖，却净叫你摸不着边际。”

这样说笑了一阵，李言周正色说道：“老汤，我一直还没时间弄清楚一个谜，那天从天宇公司给我们打匿名电话说李万国撞你的那天中午根本就没有喝酒，这个打电话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你帮着分析分析——可不准再说些废话——不是男人就是女人。”

汤世铭略一思索，就说：“我看她能不能来见见你，也许对你们破案子大有帮助。”说完他就进到卧室打电话去了。

坐在客厅的李言周好一阵惊喜，他当然希望见到打匿名电话的本人。只听从里面传出来的汤世铭断断续续的声音：“……啊，你人没在公司……就在我家附近银行……好，你秘密地到我家来一趟……”汤世铭出来时一脸得意而诡秘的笑，说，“老弟，少安毋躁。大约十分钟就让你见识神秘人士的庐山真面目。”

其实根本没用十分钟，就响起敲门声。汤世铭的妻子赶紧出来开门。大门开处，一个俏丽曼妙气质高雅的姑娘低低地喊了一声“表嫂”，就紧张轻灵地闪身进来了，又急忙反身将大门给关了。进到客厅，略显惊慌的她亲热地叫了汤世铭一声：“表哥。”

汤世铭就像兄长一样答应了一声，就介绍李言周：“这位是清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副支队长。”

“你……你们？”肖琳琳略显忙乱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李言周赶紧站起来。

汤世铭介绍说：“她叫肖琳琳，是我姨妈的女儿，现在在天宇公司财务部任副总监，负责财务部全面工作。”

李言周惊讶得好像一个传奇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突然忍不住笑起来说：“这还用得着你介绍吗？肖琳琳我早就认识。”以往他与季贤臣方诺亚聚会时，她就多次出现在季贤臣身边。就是前不久，他与方诺亚从红宝石歌舞厅出来，就遇上她，并用车送她来到汤世铭的家。他不愿多说聚会什么的，确切地说他不愿提到季贤臣，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肖琳琳有着很好的印象。

肖琳琳出生在本市乡下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她之所以从初中高中直到上名牌大学电子计算机财会专业直到毕业，全靠汤世铭夫妇十多年鼎力资助。表嫂是个极贤惠的女人，在肖琳琳上中学时几百几百、上大学时几千几千地给，全都是她一手操办。他们夫妻俩的一个儿子现在上初中都没见她这么慷慨过。可以这么说，没有表哥表嫂义薄云天的拳拳爱心，肖琳琳极有可能就是个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妹。她自己何尝不知道是谁改写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前一个多月的那个晚

上，当她得知表哥被人开车撞了的消息时，就躲在办公室哭了好半天。当她看了李万国在刑警李言周讯问时撒谎说是酒后开车撞人的电视新闻时，便毅然给公安局刑侦支队打了那个电话，说明了事实真相。李万国撞人前的那一幕活生生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那天中午，她就与李万国在公司食堂吃的饭。李万国还嬉皮笑脸地凑到她的跟前要与她同桌“共进午餐”，本来就厌恶这个粗俗老兄的肖琳琳赶紧站起来要走掉，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找个由头说：“你们男人的酒味我闻着就反胃。”李万国哈哈大笑说：“你凑到我嘴角闻闻看，如果有丁点酒味我都认罚——哪怕罚个倾家荡产我要反悔都不是人养的！”

弄出事来后他却红嘴白牙说瞎话，她能不大胆揭发事实的真相吗？当时她单纯地只想到那是李万国开车不小心闯的祸，压根儿就没想到里边藏着更大的阴谋。这些天围绕汤世铭被撞一事的几番风风雨雨，她才逐渐明白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车祸，内幕深似海。在表哥汤世铭住院治疗期间，她几次想去探望探望，都被表哥在电话里拦住了，还叫表嫂给她打电话叮嘱再三，叫她千万不要到医院去，以免叫那些人知道她与汤世铭的这层亲戚关系。由于她目前所处的敏感位置，这层亲戚关系就具有生与死搭界的机密性质，必须要当成最大的机密严防死守，并说表哥会随时找她的。表哥刚才打电话叫她赶到自己家里来，她就恰好在表哥家附近银行办事，一接电话就悄悄地跑来了。

“你到我家来外面没有熟人看见吧？”

“没有。”

汤世铭示意妻子回避一下，妻子会意地进到卧室去了。汤世铭叫肖琳琳把自己知道的李万国那天没喝酒的事儿给李队长说说。肖琳琳就如实地说了，并将李万国与自己打赌的细节都真实地描绘出来，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从随身携带的坤包里摸出一张废纸片，说那天李万国撞表哥前在职工食堂就餐后，就将这张纸片不经意地扔在了饭桌上，她感到这张纸片好像有名堂，就机警地拾起来藏在了身边。

李言周接过一看，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这张纸片分明是张模拟如何撞人的草图——早就听说有这么一张草图，现在真真切切地到了自己手里，真太棒了，这不更说明李万国撞人是蓄谋已久的吗？

“你们看看这个能不能说明点问题？”说完这些，肖琳琳仿佛完成了一桩神圣使命一样心里踏实了不少。此刻她突然犹豫起来，那个晚上她无意中听到姚远与大枪的对话，犹在耳边回响——回想着那一刻，直到现在她的心都怦怦狂跳个不止。她拿不准这会儿该不该一并“真情告白”，干脆说了吧.....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2）

神色严峻地听完，李言周由衷地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对我们的侦破工作的支持。”他思索了片刻，就将自己的分析判断与担心说了出来。他说肖琳琳我说出如下的话你不要害怕：“你现在已经进入他们重点怀疑视线，脚底下踏着火药桶，处境十分危险。你必须处处小心谨慎，有什么情况随时通报给我们警方。”

肖琳琳惊骇得圆睁着美丽的眼睛，脸色苍白，竟一时不知作出何种反应才好。

室内一时沉寂下来。

是李言周手机的蜂鸣打破了这种沉寂。

李言周一看，手机是方诺亚打来的。方诺亚询问道：“你这家伙，要你的办公室没人，你现在在哪儿，你最好接见我一下，我有重要情况通报给你。”

李言周以实相告说我在汤世铭同志的家。方诺亚说最好找一个正规的场合，我有重要情报通报。

李言周揶揄道：“我不知你这是官场意识还是别的什么意识，重要情报就一定得到正规场合才能说吗？说不定那反倒成为一些人眼睛里的目标，容易引起一些人的猜疑。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好多重大战役就不是在非正规场合定下来的吗？我看老汤家现在就最保险，你快来吧。”

大约一刻钟工夫，方诺亚急急地赶到了汤世铭的家。一见连肖琳琳都在，顿时很感意外，说话都不连贯流畅了：“你你……怎么也在这儿？哦，看我这记性，这是你表哥的家嘛。”

肖琳琳低头强颜一笑，说：“那我咋就不能来呢？”

汤世铭递过来一杯刚泡的茶给方诺亚，“埋怨”肖琳琳说：“我怎么交代你的？看来你当不了地下党员，我们之间的亲戚关系通通叫你给暴露了。”

“他俩早就知道了。”肖琳琳红着脸一笑，起身说，“我去与表嫂说会儿话，你们谈吧。”

直到肖琳琳身影消失在表哥表嫂的卧室里，方诺亚才压低嗓门说：“我找到这里来是要说说危险正一步步逼向肖琳琳！”接着他把昨天深夜姚远与季贤臣跑到台里诡秘的行动说了说。

李言周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汤世铭也听得动容失色，说：“刚才李言周说琳琳正踏在火药桶上，看来分析得相当准确。”

方诺亚余虑未消地继续说道：“从目前情况来看，季贤臣已经与姚远搅到一起了。现在你们警方要弄清楚的是，他是什么时候与姚远搅到一起的，他同姚远搅到一起的纽带是什么？他在天宇公司蓄谋加害汤老兄这桩案子里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李言周一声哂笑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能看到一点现象就下结论。难怪你当不了警察！”虽然李言周与季贤臣之间的同学之谊已经撕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李言周对这位行走在清源市最高决策者中间的老兄没有什么好感了，可是作为一名警察，怎么能以自己的感情代替法律呢？

方诺亚不服气地继续着他的逻辑思维说：“可以肯定，把姚远与季贤臣连在一起的只能是利益——物质利益——金钱！季贤臣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么一现身就开始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了。被市委袁书记当做宝贝疙瘩的这位老兄其实是个危险人物。”

汤世铭深思有顷，说：“目前还不能这么说，小方凭的都是感觉，感觉往往是靠不住的。”

方诺亚反驳说：“我承认感觉毕竟不是事实，可是好多情况下却比事实更准确更有说服力。你信不信。说不定季贤臣的后台老板就是姓袁的呢，换句话说，袁良明就是通过季贤臣来达到自己的贪婪目的的，袁良明极有可能就是个大贪官！”

汤世铭正色地说道：“这可不能瞎说，因为你根本就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

方诺亚说：“那就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这该可以吧？”

李言周摇摇头说：“这也不可以。给什么人定性，可不能乱套胡适老先生搞学术考证的观点。法律上有句术语叫做‘疑罪从无’。”

方诺亚叫他俩批得体无完肤，那火腾地就上来了，说：“你们一个反贪的，一个搞破案的，咋就对送到家门口的线索不当回事——因为袁良明是个大人物是吧？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从你们手里放跑了一个大贪官，那你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李言周一把将腾地站起来的方诺亚强按着坐下来，说：“你仅凭季贤臣深更半夜与姚远跑到你们台里看监控的录像带就给下了这么个结论。可是你别忘了，季贤臣是肖琳琳的恋人，可能他不服气姚远对她胡乱猜疑，硬是要亲自弄个水落石出，还肖琳琳一个清白呢？据我所知，虽然季贤臣与肖琳琳有些磕磕碰碰，可是他还是爱她的，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裂痕嘛。”

汤世铭点点头说：“琳琳几次跟她表嫂说季贤臣现在变了，可是从来就没有提出过分手，所以我基本上同意李言周的分析。当然问题也不能说死，往后有更多的情况佐证的话，那就另当别论。现在当务之急是琳琳已经处在危险的境地上，能不能化解、怎么化解的问题。”

“老汤，我有个想法，现在当务之急当然要化解肖琳琳处境的危险，但还有一个当务之急，这就是趁着姚远还没有撤换肖琳琳财务副总监的时机，争分夺秒地把她手里掌握的财务上的证据弄到手，那可是铁证呀。”

第十七章 纪检组长（3）

李言周这么一说，汤世铭一拍脑袋说：“看我简直昏了头。现在必须利用这有限的有利条件抢前一步搞到天宇公司财务账册，黑幕恐怕就藏在里头。我的意思是，抢在他們要朝肖琳琳动手之前，把姚远承建的机场建设的财务原始账目尽快弄一套——原来我只不过是找他们的人摸了摸这方面的情况，就引起他们的极度恐慌，就向我下毒手。我的意见是，肖琳琳协助我们弄到天宇公司原始账目后就赶紧撤退——离开天宇公司。她千万不要以为有季贤臣那层关系摆在那里，只要没有把柄被他们当场逮住，他们就不敢把她怎么样。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肖琳琳一调离现在这个岗位，扯出的线头就没法往下扯了，天宇公司的黑幕就极有可能成为千古之谜！前功尽弃！所以时间分分秒秒不饶人，分分秒秒催人紧！”

方诺亚见二人商量的是自己必须回避的问题，就说：“我得走了。你们谈这些个敏感的问题，我这个局外人士应当采取回避政策，再待在这儿不合适。”说罢起身欲走。

李言周拦住了他，说：“别。苏市长明确指示过你是个值得信赖的同志，应当作为破案的外围依靠力量。”

汤世铭也说：“事实上你方台长早就卷到这桩案子里来了。既然市长明确发话了，你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了。”

方诺亚只得重又坐下来。自然他不能当局外人士，想了想便这样说道：“如果叫肖琳琳一时半会儿把天宇的黑账全部捞出来恐怕很难，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二是工作量浩大，三是她刚接手，她本人未必一下子搞得清楚里头的弯弯曲曲，干脆我给她一个红外夜视摄像机将天宇公司机场的所有账册用一个晚上时间全部拍摄下来。”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汤世铭说：“那我现在就去跟琳琳商量一下，请她答应下来。”便起身到卧室里头去了。

方诺亚与李言周坐在客厅里，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焦急地盼望佳音。可是令人失望的是，从里头传来肖琳琳拒绝的声音：“不！我不，表哥，事情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坏。我可以慢慢帮你找到你所需要的不法证据，属于合法的东西我是不能提供的。我这个财务副总监总得有个职业道德吧……”只听汤世铭提高了嗓门，发急地说：“恐怕姚远向你下手也就在这几天了，你慢慢来怕是来不及了。国家利益与团体利益孰大孰小这分量你应当掂量得出来！”里头再没有声音了，大约肖琳琳低头咬着嘴唇就是不肯松口。

汤世铭出来时，脸上满是失望与恼怒。

方诺亚一脸郑重地说：“汤老哥，你把琳琳叫出来，我会说服她的，她恐怕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向她逼来，我会帮她打消这个幻想的。——我特地找到这儿来就是想向言周通报一个对于肖琳琳来说相当危险的情报的。”

被痛苦与矛盾折磨得满脸泪水的肖琳琳被汤世铭叫了出来。

方诺亚一声不响地站起来，迅速将随身携带的DV摄像机拿出来，打开开关，很快将姚远等人在还原工作室鼓捣的那段“还原”的录像资料调到寻像器，找到一个最佳角度，说：“肖琳琳，你是不是先看看这个。这段资料对于你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并非耸人听闻。”

肖琳琳疑惑地接过去，只看了不到两秒钟，脸上就现出了走向万丈深渊的惊恐，里头清晰度很高的画面向她展示了昨晚令她惊魂的那一幕。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绝望袭遍全身，差点晕厥过去。太可怕了，自己还以为昨晚侥幸逃过了那一劫，哪知全都没有逃出他们的手心。恐怕自己这一次在劫难逃，季贤臣能救自己吗？姚远能买他的账吗？季贤臣不是一再叮嘱自己、警告自己不要搅到“那些人”里面去了，自己没有听，季贤臣会不会骂自己活该？看来自己恐怕死定了。

“你对姚远、对你所处的位置还抱有幻想吗？”方诺亚轻声提醒道，“你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恐怕杀身之祸正一步步向你逼近。”

“如果你能按照我们刚才商量的办，说不定挤掉这个快要穿头的脓包，你就会彻底摆脱死亡围剿！”李言周这么一说，肖琳琳黯然失色的脸上迅速涌上了激动的红晕，表明她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也表明她动摇了刚才死守的那道心灵的防线。

她痛苦地轻轻点点头。

这已经说明了问题。半个小时后，赶回台里的方诺亚重又返回汤世铭家，将刚拿来的夜视红外摄像机交给她，说：“它不需要灯光或别的照明就能展开工作。”然后耐心细致地教她如何使用。肖琳琳硬是手抖抖的，不是把这个开关弄错，就是忘了打开那个按键，好不容易随便拍摄了一段录像资料，从摄像机的寻像器放出来一看，模糊一片，哪里能达到要求？

“我我……心里乱乱的，恐怕……恐怕……难以完成你们交给我的任务……”肖琳琳差点哭出来。

李言周沉思了一会儿，毅然说道：“这样，方诺亚全力配合——今夜就潜入天宇公司的财务部，与肖琳琳一道行动。你负责拍摄，肖琳琳负责提供全部账簿。我现在回去立即给你办一个合法手续。要知道你是苏市长亲自定下来的我们警方可靠的外围力量，目前是不穿警服的警察！”

第十八章 潜入 (1)

大白天还是蓝天白云，晴得处处耀眼。可也怪，一到晚上，似乎不经意间，一股幽幽之风起于青萍之末，惬意地吹拂在人们的脸上。可是一进入沉沉夜幕中——深夜十一二点钟的样子，那风就变得格外强劲，带着呼啸撞击着路灯撞击着门窗，压迫得绿树纷纷披拂散乱，抬不起头来。天空里乌云翻滚，鞭子一样抽人的夜风直冲霄汉，搅得阴云波诡云谲，播撒出几分不安几分惶恐几分惊惧压向大地。果然街上的行人少了，灯光变得惨淡了，偶尔一只小猫蹿过街头，倏忽之间不见了踪影。

月黑风高夜，正是产生惊心动魄故事的时机。

天宇公司大楼的财务部，铁门紧闭，将两个黑糊糊的人影掩藏在里头，那正是方诺亚与肖琳琳。

方诺亚是趁着人们下班吃晚饭时潜进财务部的，肖琳琳则是快到夜静更深时，才进到里头。她已经明了天宇公司的罪恶，明了天宇公司的姚远不会放过她，说不定今明天就会对她下毒手，她与姚远已经不共戴天。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她都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弱者，她深知表哥说得有道理，唯有此一搏，说不定挤穿脓包，自己反而走出噩梦。可是一当进入实质性的窃取天宇公司的财务机密，她说不清为什么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从进到财务部时起直到时间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她都无法平静下来。但她熟悉装着账册的保险柜，手里现在还拿着这些柜子的钥匙，根本不用照明就能熟练地打开每个保险柜。可是当她将钥匙插进锁孔时，那手还是抖个不停，以至钥匙碰击铁门时发出并不太大的声响，在她听来却如同惊雷一样炸响在耳边。

方诺亚靠气息流动发出安慰的声音：“别怕，万一有什么不测，外面有李言周他们接应与保护。”

肖琳琳这才稍稍有了一点定力，那插进锁孔的钥匙发出的声音不再响得那么反常了，不再那么骇人听闻了。

要将3年来天宇公司修建机场的账册全部拍摄下来，的确工作量巨大。每一本每一页都不能遗漏，那就得从第一个柜子的第一本账册拍起。事实上他俩就是这么干的。他俩配合得还算默契：肖琳琳负责取出账册，然后翻开每一页，方诺亚则迅速拍摄下来。然后肖琳琳再翻开第二页，方诺亚就录下这一页的全部内容……

时间分分秒秒都那么宝贵，那么紧迫。好在他们动作到后来还算快捷，不知不觉中过去3个多小时了。方诺亚带来的录像带有10盒之多，应当是够用的了。

突然，外面走廊传来清晰的如同鼓一样的脚步声，两人的血液顿时凝固了。自然都下意识地停住了手里的动作。外面那脚步声停在财务部门口就再没动静了。方诺亚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对方手里有财务部钥匙的话，那他绝对要隐藏到门旮旯，出其不意地将闯进来的人击昏在地，然后领着肖琳琳逃出狼窝，逃出这个死亡之地。虽然他看不见肖琳琳是什么样的表情，但他想象得到，肖琳琳一定脸色煞白，剧烈抖动的双手死死地捂住自己随时可能发出惊叫的嘴……

方诺亚明白了外面的脚步声是怎么回事。“这几天姚远不知怎么的，加强了对办公大楼的巡查，天天夜晚都派保安一层楼一层楼地游动，重点好像是财务部……”这是方诺亚溜进来时肖琳琳对他的提醒。外面的脚步肯定是那些喽罗们在走动。虽然黑咕隆咚，方诺亚却死死地盯着铁门那儿，谛听着外面的声音。谢天谢地，铁门上并没有响起敲击声，至少说明，这些喽罗们并没有怀疑门里面有什么名堂，只不过巡查到这儿例行公事地倾听一下。这么厚重的铁门，里面刚才的拍摄动作相当轻柔，怎么可能会有声音传出去呢？果然，那脚步声停留了两秒钟就重又响起来，渐渐远去了，消失了。

方诺亚回过头来，正待轻声说“开始吧”，却发现一个黑糊糊的影子已经瘫软般地歪斜到地下了。看她吓得！这女孩果然没有这种危险的经历。要是刚才那些爪牙们使劲敲门或砸门，她极有可能大喊大叫起来，或者精神会受到严重刺激而让理智溜出躯体。想想这后果真的

很可怕。他赶紧过去把她扶起来，仍然靠气息流动发出安慰的话语：“琳琳，不要紧，更不要怕，我说过，万一有什么不测，外面有李言周他们。他们就是我们的保护神！”方诺亚扶起她时，感到她的身子仍然抖动不止。

直到将所有的账册拍摄完毕，时间已经凌晨4点多了。这就是说，天快亮了。方诺亚装好整整8盒录下宝贵资料的录像带，与肖琳琳耳语一番，就开始将搬出来的账册恢复原状，准备撤退。

这时外面邪乎的狂风不知啥时变成幽幽清凉之风了。好兆头！

他俩重新锁上大铁门，沿着走廊，几乎屏住呼吸向外溜去。他俩最怕的是惊动夜巡的喽啰们，便蹑手蹑脚地沿着楼梯飘忽般地轻步而下。

可惜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他俩沿着院子墙脚的黑暗处快要溜出大门时，仿佛晴空里一声霹雳猝然暴响：“站住！”几只手电光就落到了他俩的身上。

方诺亚只感到头皮一炸，本能地飞一样向院外蹿去。他要誓死保护住在狼窝虎穴里获得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哪顾得上肖琳琳？糟糕！院子的大门是紧锁着的，要想打开大门已经来不及了，如果要跳过去，怎奈院墙有两米多高，他又没有练过闪展腾挪的轻功。顿时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本能地一头钻进了院子旁边一间装杂物的小屋子，他觉着那里面应当有通到外面的窗户，他可以砸开窗户跳出去，他嗖地就钻了进去。

里面堆满了各种杂物，散发出刺鼻的霉味。慌乱中方诺亚顺手抓起一件泛白的脏衣服将8盒录像带包裹着，因为他发现窗户太窄小，根本容不下一个大人的身子，他要将这些录像带从窄小的窗户扔出去。刚包裹好这些录像带，院子里仍然凶神恶煞吼叫得震天响的那股杀气紧逼而来：

“快快快！抓住那个家伙！”“我见他钻进那里头去了！”“瓮中捉鳖，看他往哪里逃？”

一只只手电光就像舞台追光一样死死地追随在方诺亚的身后。

完了！一切都完了！方诺亚的耳边甚至响起死神的狞笑。他刚把窗户砸开一个口子，堆满杂物的小屋门口就晃动着几个手执铁棍的喽啰们的影子。就在这些喽啰要冲进来的千钧一发之际，猛地，仿佛神兵天降，打院外飞身跃进几个黑影，炸雷一样暴响几声断喝：“不许动！我们是警察！”在乱晃着的手电光中，他发现了李言周高大的身影。方诺亚激动得浑身热血上涌，差点大喊起来：“他妈的好兄弟们，你们怎么不早点来？快救救肖琳琳，她怕是跑不脱了……”只听外面响起几个很横的斥问：“警察怎么啦？警察就可以随便闯到别人的院子里来？”“知法犯法！我们要控告你们！”李言周威严地斥责道：“放肆！我们执行任务——追捕犯人，刚才追到这儿，发现那个黑影翻墙进来了，我们要搜查！鹿东方，将一切妨碍我们的人通通撵走，对于干扰分子，以妨碍执行公务论处！”

说话间，一个警察钻进小杂屋，将方诺亚“押”了出来，说：“这家伙很像我们要追捕的犯罪嫌疑人！”“将他带走！”李言周威严地一声命令，方诺亚就这样眼睁睁地被带出了院子。急得那几个喽啰直跺脚：“你们不能把他带走！他是钻进我天宇公司从事非法勾当的家伙！”“我们会一并审问的！快带走！”院子的大门已打开，就这样，方诺亚被带到了警车上。

李言周领着警员们在天宇公司院子里寻找肖琳琳，可是哪里还有她的影子。他大失所望，知道大事不好，跑不动的肖琳琳已被他们带走了，藏起来了。再去指名道姓地寻找她，那就要露出破绽。事情就会走向反面，只好无奈地离开了这儿。

回到刑侦支队，当方诺亚随同李言周坐进李的办公室时，天已经大亮了。方诺亚将像婴儿一样抱在怀里的那8盒录像带从包裹着的白衣里面拿了出来。

李言周欣慰地递给他一杯茶，在他肩上拍了拍，又痛苦地自我谴责道：“总地看，我们这仗打赢了，可是却赔进去了一个肖琳琳，肖琳

琳不知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方诺亚良久黯然无语，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肖琳琳太单纯了，她不会编故事的。我请你们把她的人身安全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想尽一切办法不使她受到任何伤害。”

“这个自然。我们本来早就赶到那里，可是时机没办法掐准，闯进去早了迟了都不行。原来想到你俩会平平安安地奏一曲凯歌的，哪想到姚远的‘警犬’鼻子那么灵敏，以致给肖琳琳招惹下这么大的祸。我分析姚远还不敢把她怎么样。不要说中间还有一个季贤臣，就是一般职工，他也不敢也不至于要她的性命，我们将密切关注。”

第十八章 潜入 (2)

方诺亚说：“但愿如此吧。”说着就将包裹着录像带的破衣服寻找地方扔掉，李言周顿时眼睛一亮，触动着什么地急忙说：“别扔。这白衣不是医院的服装吗？你是打哪儿弄到的？”方诺亚一时没回过神来：“怎么？一件破衣服有什么稀奇的？就在天宇公司那间院墙边的小杂屋里，不知是什么人当垃圾随便扔到了那儿……”

“这套衣服本身就有文章。”李言周扭过身去喊住鹿东方，“把它交给内勤好好保管起来。我敢说钻到医院谋害汤世铭的案子恐怕有了重大线索了！”

方诺亚临走时，李言周找出一张创可贴递给他：“脸上碰出了一道口子，贴贴吧，以免发炎。”

方诺亚接过去，却并没有往脸上贴，而是拿在手里转身离去了。出得院子，不知是因为没有捞出肖琳琳心烦，还是觉得男子汉哪有那么娇气的，就随手扔到垃圾桶里了。

肖琳琳果然被大枪等人逮住迅速藏起来了。大枪领着几个弟兄忙碌了一个晚上，一点睡意也没有。逮住了一个家贼，他为天宇公司立了大功，那个兴奋劲激荡得他连每根神经都在舞蹈，单等姚远上班来好邀功请赏。

7点多钟的样子，昨晚掘石伐木梢杀林莽的黑风早已销声匿迹了。一辆黑色奔驰载着天宇公司的老总姚远从郊区别墅来到了公司。提早半小时上班，这是姚远多年养成的习惯，一来他要好好检查部下上班的情况，二来作为老总，他每天都有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工作等着他决策处理。他不是那种只知道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角色，作为从农村打拼出来的他，懂得创业的艰辛，懂得宵衣旰食对于一个搞企业的人来说的重要性。他现在虽然身价上亿，过去养成的良好习惯却并没有丢。

姚远刚一坐进自己宽大的办公室，满脸兴奋遮住倦容的大枪就进来了。他谦恭地俯下身去，尽量不让自己高兴得忘乎所以，很得体地将昨晚今晨发生在公司大楼里惊心动魄的事件进行了汇报：“本来我想打电话向您汇报的，一看时间离上班仅隔个把小时，怕影响你休息就没有给你打。”

姚远听罢，倏地睁圆了眼睛，尽量以平和的口吻嘉奖道：“辛苦你了，你是我们天宇公司有功之臣，另一个被警方接应走了的贼你认识吗？”

“天很黑，手电光在他脸上晃过几下，好像是清源电视台那个姓方的副台长。”

“好，知道了。你把肖琳琳领来，不要吓唬她，我要好好问问她。”

很快，大枪将关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的肖琳琳领进来了。

肖琳琳早已花容失色，那俏丽妙曼的脸上已被惊怕和绝望笼罩了。她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只恨自己太不中用了，怎么就那么胆小怕事，太缺乏临大事镇定的气度。一发现坏事了，浑身就瘫软，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一个劲地在心里喊叫完了完了，以致像一摊稀泥一样倚着院子墙根儿滑了下去。如果自己有男人的勇气，动作飞快，不也逃出了这个狼窝虎穴？只要逃出去了，至于今后怎么办，季贤臣会给自己想法的。即使他不替自己着想，大不了到南方打工去。现在可好，却被姚远的鹰犬逮了个现行。怎么编故事蒙哄他？姚远是个贼精的人，岂是几句话糊弄过去的。不过故事还得编，只要逃过了这一关，往后再想办法另谋生路。

肖琳琳进到姚远的办公室时，姚远没有她想象得那么威严，那保养得红润的胖脸上甚至露出些许亲切的微笑，并示意大枪给她送去一杯水。“别害怕肖琳琳，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要你说清楚了，表明你忠于我们的公司，忠于公司的利益，我照样信任你。前提是你必须实事

求是地讲清楚深夜发生在公司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问你，那个逃掉了的是什么人？他跑到天宇公司干什么来了？”姚远和蔼可亲地期盼着。

肖琳琳低着头，咬着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说呀，没关系嘛，即使逃掉的那个人窃取了天宇公司的什么商业机密，只要你如实说出那个人来，我们也可想办法弥补嘛。如果你不肯吐露一点真实情况，那么我怎么会赶快采取相应措施呢？”

说还是不说？怎么说？肖琳琳在绝望中想着应付的辙。她缓缓地抬起头来，哭丧着脸，哀求道：“请姚总不要再问了，我我我.....做了对不起季贤臣的事，请姚总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季贤臣，我会一辈子感激您的！”

姚远怪怪地笑了一声说：“肖琳琳，你把我姚远当成三岁的孩子了。如果你真的做了对不起季秘书的事情，我想你绝不会领着已经逃跑的那个家伙跑到财务部来，哪里没有宾馆，随便开个房间就可以了嘛。”

肖琳琳越发低下头，说：“我我我.....真的没脸见人了！呜呜.....”肖琳琳双手捂住脸，抽噎得快要喘不过气来。

“肖琳琳，你必须回答我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那个逃跑了的家伙是谁？干什么的？他怎么会叫警察逮跑了——恐怕是来接应他的吧？”

“不不.....”

啪！一股阴森之气顷刻布满姚远圆鼓鼓的脸，那攥得铁紧的拳头猛地砸到桌子上，上面的茶杯文件夹一应物件吓得惊跳起来，吼叫的声音严厉得好不疼人：“你少跟我演戏了。你就是内奸你就是家贼你就是叛徒！算我姚远瞎了眼，怎么把那么重要的部门交给你！趁着现在我对你还没有绝望，好好想想，把真实情况倒给我！去！先出去想想！”随即，姚远示意大枪把肖琳琳带走，安排人将她看管起来。

大枪返回姚远的办公室时，悄悄向姚远报告了一个重大发现，他俯身躬腰地说他刚才专门到财务部去了一下。财务部一个老会计领着他一一查看了五个账册保险柜，几摞账簿没有往日那样整齐，有的摆

放的顺序都颠倒了，有的页码乱了，有的上面还有明显的手印，看来全都动过了。他与老会计分析，只有一种可能，这些账簿都翻看过。“整个通宵我都领着保安队员巡逻，重点一直放在财务部，可一个晚上，财务部里头根本就没有出现灯光，那么是不是借助夜视仪之类的什么玩意儿得逞的呢？极有可能。”

姚远一直没有吭声，那肥厚的腮帮子抖动了半天，最后挥手叫大枪先出去，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季贤臣，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商量……

半小时后，从天宇公司出来的季贤臣，俊朗帅气的脸庞被恼怒仇恨烧灼得五官错位，但对着手机讲话时仍然保持着往日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清源电视台杨台长吧，你给我查查方诺亚——立即！他现在人在哪儿，身上……这个脸上……神情有什么变化没有？五分钟内给我回话！他是分管新闻宣传的副台长，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迟迟上不去，袁书记很恼火，我想了解他究竟在干些什么？晚上照样心安理得睡大觉？”

五分钟后，正往市委办公楼赶的季贤臣的手机就响了。杨云龙谦恭地报告说，他接到季主任的指示就立即查了查方诺亚其人。方诺亚现在就在台里，脸上有道新绽开的小口子，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医生？他说不用。我再问咋回事？他说是昨夜逛超市出来，碰到几个小混混找他讨钱喝酒，他不给，就与他们打起来了，结果他们人多势众，就被他们打伤了。“可是据我所知，他显然说了谎话，他怎么会去逛超市？他这人平时就不喜欢到那种场合去的。”

“那你没有点穿他的小伎俩？”

“我说了——是很策略地用开玩笑的方式说的，我说你别跟我编故事了，恐怕是与你的田甜接吻时不小心被咬伤的吧？”

“那他怎么说？”

“他倒一本正经地发了火说：‘你老杨今天好像反常得很呐，平时你从来不关心别人隐私的，现在怎么格外热心起来？无聊！’恐怕这里

头有名堂，至于是什么名堂，他不肯吐露半个字，我就没辙了。”

“行了，这说明他的心思没有完全用在新闻上。记住，不要让他知道我通过你打听过这档子事——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他这个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整天忙的究竟是什么？就这样吧。”季贤臣又强调了一遍这样的说辞，“啪”地就将手机合上了。

回到办公室，市委袁书记不知到哪个书记办公室去了还是有别的什么事，人没在。季贤臣就拿起座机要通了姚远：“姚总，方诺亚脸上有道新创下的血口子，与你分析的相吻合……”

还没有等他说完，姚远就火腾腾地说：“人家都说你季秘书能当袁书记的半个家，袁老板是老大是一把手，你就是老二是二把手，你就没个本事把姓方的这种人从清源电视台撵走？他是我们的克星——致命的克星——懂不懂？！还有，肖琳琳是个叛变分子，证据确凿。这次我可把话说到前头，无论如何，我必须处罚她！”

“别！姚总，你听我说——我们还是到老地方好好谈谈吧。”

姚远气急败坏地吼道：“这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姚总，我有重要情况汇报！然后你再掂量掂量，怎么处罚她我都没有屁放！”猛地，意识过来的季贤臣惊讶了，怎么向这个老兄低下自己高贵的头？用的竟是臣服的口吻和措辞？向他汇报？他算什么东西？妈的他配吗？他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这个王八蛋怎么配老子这么恳求他？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1）

公历8月中旬正是旧历的盛夏时节，清源这地方标志性的色调就是铺天盖地的绿，昨夜还是罡风摧碧树的疯狂，今天却是艳阳洒金辉的灿烂。盛夏也是个多变的季节，阴晴与风雨交替得比较频繁——当然还是以丽日蓝天为主。村头那棵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歪脖子大柳树，枝繁叶茂的绿透着苍劲与勃发。远远望去，云蒸霞蔚，岚气氤氲，实在是一道风景。

柳树庄的村民几乎全都聚集在这儿，人头攒动，气势汹汹，他们聚集着足够的人马，就要去围攻市委大院。

事情的起因是，市长苏正光要兑现承诺，已命令机场财务部给柳树庄拨付500万元，不知怎么的叫袁良明硬是给截下来了。袁良明耐心地对苏正光说，还是叫柳树庄的农民兄弟顾全大局忍忍吧，机场按时通航就是清源市当前最大的政治，是清源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如果把钱拨出去，本来资金就存在巨大缺口，不就又挖下了一个深坑吗？机场还能按时通航吗，那么，这个责任谁来负？我们只能说服柳树庄的农民顾全大局，待机场通航了，市里再想办法偿还给他们。苏正光欲待据理力争一番，袁良明却恳切得几近低声下气，说正光同志呀，我知道你承诺了如果兑不了现，则政府失信于民，可你想过没有，这失的只是在柳树庄这一块。如果清源市委市政府当初宣布——宣布也是承诺嘛——没有兑现的话，那么整个清源市委市政府就会失信于全市全省甚至全国人民。这个恶劣影响太大了，孰轻孰重，相信你正光同志掂量得出来。苏正光还能有什么话说？据说当晚，市长苏正光沉默着坐在宿舍里，独自整整抽了一夜的烟……

柳树庄的农民不知从哪个渠道得知了这一情况，便义愤填膺地聚众酝酿，要采取过激行动。谋士们说，这次专找市委书记袁良明算账！如果他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就直奔省里讨说法。几幅在人头上空飘荡的横幅与标语表明了他们的誓死决心：“依法讨还征地费！”“我们

的利益不容侵犯，我们的权利不准践踏！”“谁要是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如草芥，谁就没有资格代表人民！”

50多岁的支部书记庞德彪怕把事情闹大，就挤进人群里几乎恳求说：“各位各位，你们是不是冷静点，苏市长不是答应给我们拨付500万吗？他还答应年底前全部偿付……”“拨个鸭子？听说叫姓袁的卡下来了！”

“你老庞虽然是个支部书记，并不在国家的官册上呀，怎么把这顶纸糊的帽子看得那么珍贵？”一个小年轻专揭他的老底说，“是不是当官的给你塞了个大大的红包，封住了你的口？还居然躲在亲戚家里当缩头乌龟，硬要我们几个人把你拽回来！你不出面我们出面。”又一个声音毫不客气地连同唾沫一起飞溅而来：“老伙计，你也不想想，我们现在咋样过日子，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三年内挤牙膏似的挤给我们那450万，连牙缝都塞不住！柴米油盐，添置衣物，人情往来，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上学读书，这些开支一年得多少？硬是叫我们硬撑了他娘的三年，是不是早就塘干水枯？我们现在只好喝西北风了——可惜现在是夏天只刮东南风，喝西北风都是一种奢望。”有人激动地喊：“别跟他枉费口舌，找夏季去，叫他来当我们的头。”于是几个小年轻就呼啦啦地往夏季家里奔去。

外号叫做加西莫多的夏季正在两间简陋的砖瓦房子里，服侍年已八旬的奶奶喝汤药。老奶奶患的是血吸虫病，已到了晚期，肚子鼓胀得像面大鼓。本来两年前就检查出了病因，血防所的医生发来住院通知说，这病不是什么绝症，只要及早治疗，老人家可以活到100岁。怎奈家境就那个寒酸样子，虽然国家有规定，治疗血吸虫病一律由国家负担，可是住院期间的费用必须自己先行支付，然后凭单据报销。老奶奶一打听先期支付的费用就得1000好几，说什么也不答应住那个院了。老人何尝不知道，几亩田地已被政府征去了，连吃的粮食都得花钱去买，炒菜的大粒子盐都是数着颗数往没有油腥味的菜里放。家里本来就贫寒，为供小孙子夏晓天上大学，不要说没有一点积蓄，就是

把欠别人的债还清，这辈子她就是立马去见阎王都可以瞑目了。还有一桩更大的心病压得老人心里头阵阵绞痛，这就是大孙子夏季的脸。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听说大城市的一些医院可以把丑变成美。如果家里有那个钱，大孙儿怎么会是这般人见人怕的样子呢？唉，自己离阎王爷召唤的时辰不远了，就这样走了也罢，省得孙儿们为自己既操心又花钱。唉，日子过得这般凄凉，老人能忍心为自己把那钱往医院抛吗？大孙子夏季拗不过老人，只好找老中医开点偏方熬成汤药服侍老人喝。眼见半年多过去了，仍不见多大的效果，老奶奶说什么也不愿再喝那苦东西了，说人迟早要见阎王爷的，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也活够了。唯一叫她放心不下的是季儿年近30还没成个家，什么时候跟别人家的男娃儿一样，？鸯鸟儿似的成双成对地飞进飞出就好了。

“奶奶，这药您趁热喝了吧。”夏季柔声乞求道。昏暗的房间里，破被子裹着的瘦得变了形的老人眼也不肯睁开，半晌才声嘶力竭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似的问起这么个问题：“胖妞来信了吗？”

夏季只好编故事安慰奶奶说：“来信了，她在东莞打工，挺好的。说她再不催我也到东莞打工去了，要我一心一意服侍好奶奶。说我在她心目中永远是年轻英俊的。爱我一百年不变心！”

奶奶欣慰地点点头。

“奶奶，这药你喝了吧。”

“喝个啥，人活百年也是个死，奶奶不怕死，你就别为我忙进忙出的了。”老奶奶的声音仍然低沉得只有把耳朵贴近她的嘴边才能听清，那嚅动着的干枯的嘴唇还在絮絮叨叨地说下去，“我这老不死的连累了我的孙儿。我不死啥时才能解脱你们哪？”说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咳嗽起来，稍停就又说开来：“政府的钱补了吗？当官的得有良心哪，偌大个村子快2000人口，没地种，这叫啥世道？就是喝西北风也得老天爷舍得刮呀！造孽呀造孽呀……”跟着又是一阵剧烈地咳嗽。

夏季颤抖着放下汤碗，那伤心的泪水止不住汹涌而出。他5岁、弟弟夏晓天才1岁多点时，爹妈就相继过世了，苦命的弟兄俩就是奶奶一

手拉扯大的。没有奶奶，哪有他与弟弟的今天哪。奶奶病到这种程度却得不到及时治疗，归根结底还是缺一个钱字。要是政府把征地补偿费按有关政策全部补到位，家里哪会窘迫到现在这种几乎揭不开锅的地步？夏季越想心里头火气越大。

弟弟夏晓天进到屋子里来时，哥哥夏季还在泪流满面地想心事。夏晓天是专门抽空回来看看病中的奶奶。

自从市长苏正光明确说他今后再不用秘书了，夏晓天就正式到了机场建设善后办公室。苏市长曾专门与夏晓天进行过一夕长谈。准确地说是苏市长专门请夏晓天到城里一家有特色的馆子里吃了一顿饭。别看苏市长一副农民形象，说的那话却极富感情极富人情味。他说晓天你在我身边辛辛苦苦工作两年了，你是个很称职的秘书，忠于职守，不事张扬没有任何优越感，猛地叫你离开我，说心里话，我还舍不得哩。可是你想过没有，像我这级领导，身边跟着一个拎包的端茶杯的，跟过去官老爷一样配一个跟班随从，这么一摆设就与人民群众有了距离，再说我虽然过50了，按现在的标准还算是壮年，你干的那些事我一样干得了，这一级配备秘书有这个必要吗？一方面把我们这级干部宠懒了，连头脑都变懒了，对你呢，耽误了你的青春，在我的身边你能学到什么？把你放到实际工作部门不是可以锻炼出许多真本事吗？所以基于这种想法我就作出了这个决定，你不会有别的什么想法吧。我只盼着你在实际工作中干得出色，增长才干，该提拔使用时我会及时站出来说话的。因为我看出来你是个有发展前景的青年才俊.....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2）

苏市长一番重情重义的话说得夏晓天眼眶里止不住泪水涌流……

“哥，奶奶病好些了吧？”夏晓天进来第一句话就是问奶奶的病况。也不等哥哥回答，他就进到奶奶床前，看望奶奶。奶奶闭着塌陷着的眼睛，好像呼吸还算均匀，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退出来，小声对哥哥说那棵百年大柳树下聚集着的人群以及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

夏季瓮声瓮气地说：“我不参加就是了，你说了这么多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我还希望你能出面做做工作，不要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

“我能做什么工作？我既不是村委员会主任更不是村书记，谁听我的？”夏季闷声闷气地说，丝毫没有见到弟弟时的喜悦。弟弟虽然就在城里工作，离家也就20来里，可平时却很少回家，和别人家在外地打工或当官的回来一趟并没有什么两样，稀罕得很。

夏晓天知道哥哥心里不痛快，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哥哥才好。抬眼看看墙上挂着的哥哥与胖妞亲密的合影照：胖妞一脸的幸福，沉醉在甜蜜的遐想中。夏晓天自然知道，哥哥与未来嫂子早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当时两人筹措了一笔钱，也商量好了，结了婚就给夏季去整容，可是这一切全都叫机场一修给修得没影没踪，这，哥哥能不气恼吗？

“哥，范晓璐来信了吗？她咋说的？”夏晓天转移了话题，他想安慰一下哥哥。

夏季半天没答理，沉默了良久，才抬起头来，不耐烦地说：“问这个干什么？我像个丑八怪，来不来信都是一句话，吹灯了事！”

“你俩的感情还是很有基础的呀，我不相信晓璐姐会这么绝情！”

“不相信不相信，事情没轮到你头上，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可是事实摆在那儿，前半个月她来信叫我跟她到东莞打工，我没答应，至今她都懒得跟我回信了。”

“也许人家工作太忙呢？”

“好啦，别跟我啰唆了！”夏季粗暴地打断了弟弟的话。真的不再跟他啰唆了。

这时，打门外冲进来几个小年轻，吵吵嚷嚷地说：“亏你还坐得住，走，到大柳树那儿去。我们要找市委算账，算总账——把欠我们的钱全都要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了！”另一个说得更冲：“我算看透了，这些当官的，简直像挤牙膏，你不挤他就密封得严严的，连丁点都出不来。这日子还怎么过？不行，一定得找他们算总账！要采取重大行动，不叫上上下下都惊动得坐不住，问题就不会解决！”说着几个人就一把拉住夏季，硬是挟持人质一样将他“押”出了门外，边走边说：“这回委屈你，再当一回我们的军师，你懂政策，他们蒙不住你，你呢，一条一条跟他们辩，辩得他们张口结舌。要让他们晓得我们农民也不是那么好哄的！”

夏晓天急了，赶紧过来拦阻说：“哎哎，你们别把我哥弄去当枪使，再说你们这种做法很不合适……”

一个小年轻回过头来呛了他两句：“你瞎掺和什么？你是官府里的人，你们当官的做了对不起我们农民的事情，我们与你们就誓不两立！”

夏季大概也觉得硬是被别人这么逼着上阵也不是个事，挣扎着说：“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愿当这个出头的椽子！”

这些人哪由他分说，就像押解俘虏一样将他押到了那棵大柳树下。跟着赶来的夏晓天惊异地发现：才多大一会儿工夫，这儿云集的人马已呼啦啦增至好几百，男女老少“群贤”毕至，夏晓天知道有些人是来呐喊助威，以壮行色的。不知是谁的神通，竟弄来了七八辆大卡车，有些性急的已经爬了上去，招展着上书“谁不让我们活谁就是人民

的罪人”等标语，高喊着上呀上呀，有种的上呀，再沉默下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车上的不知谁高喊一声：

“好！夏季来了，叫他当我们的头！”

夏季硬是被几个小年轻推上了卡车。旁边一个年约30岁的青年豪气冲天地说：“夏季，你懂政策，你当我们的头，出了事什么的，你家里的一切由我们承担，你要是坐牢了我们天天给你送牢饭！你大胆地按政策规定给我们当头吧。”

夏季被现场气氛熏染得满脸通红，连连推脱说：“我不行我不行！”

众人高喊：“我们信任你，有什么不行的？”“连市长都表扬你有政策水平嘛！”“如果你觉得实在当不了头，那就当我们的军师！……”

站在圈外的夏晓天急得满头都是汗，他知道这种时候任何说服都是苍白的，毫不起作用。就跑到一旁赶紧给机场建设指挥部善后办公室要通了座机，火速报告了这里的情况。

那边夏季还在推脱，说自己并不是怕事——这事师出有名，没有必要怕，顶多不大符合游行需要申报或上访一次不得超过5人的规定，这算不上多大的违法乱纪，可自己缺乏组织能力，如果全权由自己出头发号施令，恐怕达不到预期效果，有负于父老乡亲的重托。当个参谋做个谈判代表还可以充个数，?头主事断断不可。最后大伙还是逼着支书庞德彪扛起“帅旗”。

就在众人达成了协议、卡车轰隆隆即将开动时，站在车上的人不知谁喊了一声：“看！来了两辆官车！”

众人扭头望去，只见通往村口的路上，尘土飞扬处，风驰电掣地奔来了两辆轿车，眨眼间那车就到了跟前。车门开处，出乎大伙的意料，从里面走出来的竟是市长苏正光，后面跟来的电视台的记者就没人去注意了。

市长苏正光一脸严肃，向人群里大步迈去。聚集在大柳树下的几百号人也怪，本来要去找官府的，现在官府的人来了却猛地沉静下

来，并且还自觉地给苏市长让出一条道，让他径直地走向领头的卡车。苏正光几步登上了卡车顶，声音洪亮地喊道：“柳树庄的父老乡亲们！我苏正光，想必大家都认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去找政府讨要本该属于你们的征地补偿费，对不对呀？”底下暂时没有人回应，都静静地盯着苏正光。苏正光继续说道：“要你们的补偿费天经地义，可采取这种方式去讨要不妥，我不赞成！”

村支书庞德彪适时站出来说话了：“苏市长，我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我们村的农民说了，他们不是去找市政府麻烦的，而是去找市委袁书记的……”立即跟进几个大嗓门：“苏市长，我们知道你为我们说了许多好话，为我们柳树庄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们不会找你麻烦的！”“你是人民的好市长，我们不会没心没肺地去为难你呀！”“这个机场就是市委姓袁的为捞政绩、为他向上爬捞资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强行搞的坑民害民祸害人民子孙后代的鬼名堂，不找他找谁？”“如果他还是官话套话一大堆来蒙哄我们，那，对不起，我们就闹到省里去，找省委省政府讨个说法！让那些大官们知道，不顾人民群众死活，只想着加大自己官帽子的人，就是人民的罪人！”又一个声音怒吼起来：“一句话，我们不找清源市政府，专找袁良明的清源市委！开车！”

第十九章 市长大叔（3）

车子轰的一声就要驶出人群，苏正光见势不妙，一个飞身就跳到了地下，用身子拦住车头，高声喊道：“乡亲们！这也不行。既然是清源市委集体决定下来的——我先不论它对与错，那就不仅仅是袁良明同志一个人的责任，你们有人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市政府里的市长与副市长就有四五名同志是市委里的领导成员，如果有什么责任的话，怎么可以把市政府划到市委外面去了呢？再说我曾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郑重地承诺过，年底前将欠你们的所有补偿费全部还清！我们不是达成过口头协议了的吗？虽然答应过近期偿还500万，但确因为机场资金紧张没法一时兑现……”

夏季奋力爬上车头，毫不含糊地答道：“乡亲们，苏市长郑重地这样承诺过。我们应当相信苏市长！”

“相信苏市长，信不过袁良明！”突然暴出一个怒吼一样的嗓门，“对苏市长刚才说的不应当把市政府划出市委外边去的说法，我们不赞成！”跟着此呼彼应地响起无数个乱糟糟的叫喊：“清源市最高长官就是袁良明，袁良明的话就是圣旨，谁也不敢违抗！眼看500万就要划拨到我们手里了，姓袁的一摆手不就卡住了？”“清源市委其实是袁良明一个人的市委，其他的都是摆设，市政府也得听他的！不找袁良明找谁？”“我们说是去找清源市委其实就是去找袁良明，要同他当面锣对面鼓地掰个清楚明白！”

这些话许多都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上，现在的农民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国家搞了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心胸他们价值观他们看事一下子抓住事物本质特有的目光，都与从前的农民有了很大的区别。要说服他们的确很难，很难并不是说就不可以去说服他们。苏正光觉得自己必须说服他们。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讲感情的。

“父老乡亲们！”苏正光登高振臂疾呼道，“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这个市长没当好，可是再难也得再忍耐几个月。刚才有同志说专门去找袁良明书记，理由是他主张要修这个机场的，这个决策是对还是错，我们不能从自身暂时的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它必须经过时间检验。导火索就是道听途说袁良明同志卡掉了就要拨付给你们500万，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机场建设资金的确紧缺。暂时不拨付给你们500万我也是赞成的。如果错了，难道我这个当市长的就没有责任？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目前就是我与另一个市政府的领导具体负责机场的施工，我们现在的努力也好辛苦也好，不仅是受命于市委市政府而且是受命于清源全市人民，如果不善始善终画上个圆满的句号，那就是对清源人民的犯罪。希望你们能够体谅。”

苏正光的这席话有一半是违心的言不由衷的，甚至有的还是虚假的，可是他的身份他的使命敦促他必须这样说，底下乱糟糟的吵嚷声渐渐平静下来。在他这么贴心与群众对话时，那眼睛颇含深意地瞥向夏晓天。夏晓天当然懂得市长的目光里包含的意思，就起身过去与哥哥夏季耳语一番。几乎就在苏正光讲话刚一停下来，夏季就接上了茬。他声调不高，但说得很富有感情色彩：

“父老乡亲们！听我几句吧。刚才听了苏市长的一番情真意切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苏市长的真诚。苏市长是清源市委副书记，他与袁书记是一二把手的关系，如果要找袁书记算账的话，不可能撇得开苏市长。苏市长是位什么样的市长，相信大家从最近一段时间近距离的接触中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他是位值得人民信赖的好市长。对于这样的市长，我们没有理由为难他！也相信他会为解决我们的困难而着急而想办法，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我亮明我的观点，我不会跟着你们去闹的。打死我也不去了！”

站在人群里的夏晓天见现场的群众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内心好一阵感叹：人民群众真的是通情达理的，只要你真正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向他们说明情况，取得他们的谅解，没有过不去

的火焰山。前提是你必须取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切切不可在远隔群众十万八千里的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如何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血肉相连，而一当群众有点风吹草动，就像逃避瘟神似的逃得远远的，生怕被群众揪住跟他过不去。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口头派怎么可能得到群众的信任？苏市长却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赖，是与群众心贴心的好市长。与其说是他的一番入情入理的讲话打动了群众，倒不如说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官德征服了民心。

“夏晓天同志，”苏市长高声喊叫起他的前秘书，“你来把市政府拟定、正要行文下发的一份帮助柳树庄农民渡过目前困难的暂时安排念念吧。”

夏晓天激动地几步跨过去，从苏正光手里接过刚刚形成文字的一份材料，高声念起来：“《关于帮助柳树庄农民渡过目前暂时困难的实施意见》：第一，对于正在上学的孩子，学杂费一应费用由清源市政府从市长基金里予以解决；第二，对于有病得不到医治的，清源市政府与清源市一医协商，由市政府担保，可暂时欠账治疗；第三，对于年满十八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女，凡是本人愿意的，均由市政府指令相关培训机构免费给予专业技能培训，而后组织以上人员到大城市去打工，由市政府派专车送达目的地……”

夏晓天一念完，前一刻还在吵吵嚷嚷的人群静了片刻工夫，突然响起噼噼啪啪的热烈掌声……

清源电视台的记者过亦然拍摄与记录下这一切后，抹抹脸上不知什么时候流出的泪水，顾不得与夏晓天打招呼，便亟亟地赶回台里去，他要抢时间让这条新闻今晚与观众见面。

第二十章 密码 (1)

非编室里，副台长方诺亚激动地看完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市长苏正光与柳树庄农民对话的录像素材带后，忍不住夸奖过亦然说：“画面拍得很有冲击力，事件本身很有故事性，结局也完美，主题也很积极，你先编辑吧。片长可突破一点，3分30秒左右怎么样？”不待过亦然答话，他又说道，“解说词要写得有点激情，注意不要渲染群众聚众集体上访这档子事。”

过亦然也高兴地王婆卖瓜起来，说：“我是像那些嫩黄瓜式的记者吗？方台你知道我是怎么逮到这条大鱼的？我正在机场采访，从机场善后工作办公室的老兄那里得知这个情报，凭着我的悟性，就感到这是条好新闻，就赶紧钻进他们的车里，急如星火地奔到那里去了。与苏市长同时到达，怎么样，我这个记者关键时刻不含糊吧？行家们说新闻记者要与杀人犯跑得同样快，只不过一个逃离现场，一个奔向现场。我就属于奔向现场的那一类！”

方诺亚被惹笑了说：“不错，我早听人说有的人脸皮像牛皮一样厚，针都扎不透，今天我算是见识了，大开眼界嘛。”

过亦然大笑着作秀说：“谢谢领导的日骂！”

虽然对过亦然采拍的新闻作了安排，方诺亚还是感到心里不踏实，他需要好好梳理一下思绪。他于是进到一间没人的非编室里坐下了。他在想，无疑，过亦然拍摄回来的新闻是条好新闻，可是能不能播出又是一回事。不管你的新闻解说词怎么寻找新的角度，说白了，终归是属于群众闹事吧？既然是群众闹事在清源市这一级党政部门就定性为敏感事件。既然是敏感事件，那就必须绕道走开。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枪毙不播，那蕴藏在里面的信息量和表现党的领导干部积极地化解矛盾的平民化的可贵品格怎么让观众知晓？让观众知晓了，实际上就树立了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再说积极化解矛盾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积极措施，这非同寻常的社会意义，或用电视人的话说传

播的社会效益难道是简单的说教能比拟的吗？问题是自己的这种良苦用心或新闻本身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是不是为所有官方人士所认同呢？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这条新闻的主人公是市长苏正光，而不是市委书记袁良明，市委那边肯定有人会大为不满，不满者完全可以跟你上纲上线，批得你狗血喷头。这就是媒体的现实与悲哀，你有什么办法？方诺亚犹豫了好一会儿，就按起手机要通了市委副书记纪承续的电话。

按组织程序他应当先请示市委宣传部长郭腾飞，而不是越过郭部长。如果真的请示郭部长，那就意味着这条新闻主动撞到枪口上。郭部长的为人官方诺亚再清楚不过了，他是个求稳怕乱的人，是个处处要维护与突出市委书记形象的人，就连袁书记的一个秘书在他眼里都那么神圣崇高，哪敢有半点马虎？这就是说根本不需要袁书记亲自出面，季贤臣就可以假袁书记之手让你下不来台，那么这条新闻被扼杀就不可避免了。可是作为一个记者拍摄到一条好新闻，谁要是把它闷到水里，那就等于要了他的命，那就是对他职业的亵渎，对他的人格尊严造成深重的伤害。

不！要请示就请示纪书记。谁不知道纪承续书记是个政治上相当开明且充满政治智慧与具有政治学识的书记，请示他绝对没有错。问题是郭部长今后要追问说你怎么越级请示，那该怎么回答？到时再说吧。电话很快通了，接电话的果然是纪书记。他听完方诺亚的汇报，毫不含糊地批评起方诺亚来：

“我看你这个副台长算白当了，什么能播什么不能播，难道没有自己的主见？你们的新闻职业就没有自己的行规吗？这是属于你们媒介自己的行动嘛。如果你觉得能播就用不着请示谁，要请示就请示你的职业良心与职业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只要你感到无愧于自己的良知，那还有什么担心的？”

方诺亚很快领悟了纪书记的意思，马上找到正编辑素材带的过亦然，说：“播！要作为头条报题，并配一个短评，题目我拟好了：《领

导者的人本意识与人文行为的雄辩证明》，短评写好后先送给我看看。”

当晚这条新闻播出时，季贤臣正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浏览检索各大网站的文章，重点当然是有关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尤其那些新提法新思维甚至新的词汇，都一下载或添加到收藏夹里，以备给袁良明书记起草文件或出台重大政策时用。再加上他这人具有很好的悟性，很会融会贯通，很会将现买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为什么凡是季贤臣起草的文字材料里总有亮点，总有新的提法或新的表述方式，奥秘就在这里。只要不是随袁书记外出，每晚他必定是要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这已经成为他雷打不动的习惯。有些像他这种年龄的人，业余时间都消耗在歌舞厅或打牌赌博上，他却绝不，宁可做个苦行僧似的人物。他必须珍惜分分秒秒，为人生起点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以求日后大展宏图。自从做了袁良明的秘书，他觉得已寻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出发点，焉能宵衣旰食卧薪尝胆式地奋力前行？他宁可舍弃一切业余爱好，舍弃与倾心相爱的女友朝朝暮暮情意缠绵。只有在他实在苦撑不住了，才打电话约约肖琳琳，二人才聚一聚。当然每晚在电话里他都要与肖琳琳倾吐一番情愫的。尽管肖琳琳每有怨言，他总是像个大哥哥一样哄哄她，只说工作太忙，请她原谅请她理解，真实的意图并不说破。于是就给人一个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且最具创新意识最有思想而文笔最富激情最富才气又最前卫的好评价。其实就连他本人也知道，那些所谓的新思想新创意云云，都是些现买现卖的玩意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时光流水匆匆过，谁还真把它当回事？早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了。要知道人都活在当下，感觉异常强烈的也都是在当下。这就是说进行时是最重要的，人们就是格外看好这瞬间一现的玩意儿，它能赢得人们耳目炫亮一闪的惊叹。

季贤臣还有一个习惯，往电脑前一坐，身边的电视机肯定开着。这样，鼠标在手里不时点击着，两眼淘金屏幕上闪光的东西，一边瞟瞟或监听着电视机上清源电视台的新闻内容。哎呀喂，今晚清源电视

台的《清源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怎么回事？听听播音员播报吧：“《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市长苏正光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化解矛盾纪实》。今天上午，市长苏正光以人民公仆的真诚本色和高尚情怀，坦然走进被一般人视为地雷阵躲避犹恐不及的准备群访的群众中，以平民化的人格力量和亲和力及时化解了这一事件……”

第二十章 密码 (2)

本能地似一根骨头卡住了季贤臣的喉咙，他手抖抖地抓起话筒，很快要通了宣传部长郭腾飞：“郭部长，清源电视台今晚的新闻你看了吗？我说的是头条，今晚新闻的排序法就很有问题，头条位置应当属于市委一把手的。即使今天没有袁书记的活动，头条也不能给市里的其他领导，用有些分量的其他新闻填充嘛，市里其他领导的新闻往后排嘛。我相信郭部长你们肯定给手下各新闻单位强调过，可是方诺亚同志为啥就不按牌理出牌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群访事件是个非常敏感的具有诱发性、政治性很强的问题，怎么可以随便公开播出呢？方诺亚同志究竟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市委袁书记……这个……非常恼火，如果诱发出什么风吹草动来，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又从何谈起？”直到郭腾飞部长的火也给点燃了，态度坚决地说：“这事情我们宣传部一定严肃处理。”季贤臣这才放下电话，心里狠狠地说：你方诺亚以为有个新生代的领军人物纪承续做靠山，就可以大胆地天马行空？从报道天宇公司司机撞人事件起你捅的篓子还少吗？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听劝告。好嘛，你既然不把屁股底下的副台长的位置当回事，那就用不了多久给你挪走算了。你当你是红鬃烈马？那也得给你戴上笼头，用根铁链子把你拴起来。少给我惹是生非！

至于郭部长怎么个严肃处理法，季贤臣用不着督办检查，他相信郭部长是不会含糊的，郭部长的那一壶够他喝的。

季贤臣现在心里头堵得慌哟，真像塞进了一把稻草，这种心绪源于肖琳琳。你个少不更事的倔妹子，怎么就不把我的话听到心里头去呢？死心塌地跟着那些人瞎跑个什么劲？跑到后来看你有个什么美妙的结局？到时候恐怕哭皇天都来不及哩。季贤臣在心里这样埋怨着，那飘浮不定的目光不禁又一次落在了台板下面那个与自己相拥相偎、甜甜而羞涩笑着的清纯温婉的美丽女孩的照片。他痴痴地望着，往昔

那稠如树叶一样情意绵绵的片段一起播映在脑海的屏幕上，那样的鲜明生动，那样的叫他魂牵梦绕，目光痴迷。一会儿他就要去见她了，他要说服她，让噩运远离她而去。姚远那个恶魔不让他过早地与她相会，硬要把时间定在晚上9点以后。但愿她能意识到目前处境的危险，能回头是岸。头脑里这么翻腾着，手里的鼠标不由自主地点开了自己的邮箱，点击开了肖琳琳不久前发给他的那封一直舍不得删除的信：

“亲亲季哥，每当我见到玉树临风、温文尔雅、刚强与伟岸这类美好的字眼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你，你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坎里了。有你这样的朋友兼恋人，我的整个心都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爱琴海的浪涛里，我没有理由怀疑我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我喜欢听到你那干净清爽的普通话。我还有理由要求你，在我与你相处时，你不能把官场的那套做派浸染进我们中间来……记住今晚给我打电话问候我呵。爱你的琳琳。”

每当看到这封信，尽管里头有些许的责难，一股浓浓的柔情蜜意仍然甜醉着季贤臣的心。叫他不明白的是，她居然随信发来一份附件，他曾试着打开看看附件里究竟是什么，可是每次都有语言提示：“请输入密码。”对于电脑，他并不是个高手，更不具有黑客那样惊人的水准，只是熟稔日常办公所用的那几个程序而已。对于破译密码一类高深的难题，他的确束手无策。他曾用她或他的生日，她或他的电话号码手机号码，他与她相识时的年月日的数字，或二人身份证的号码，总之凡是他能想到的他都不厌其烦地试过，结果统统是警告“你的密码不正确”。有一次在电话里他问过她，发给他的附件为啥用密码锁住？附件里究竟有什么内容要向他保密的？她嫣然一笑，文文静静说道：“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应当知道不到火候不揭锅的道理呀。”那次玉盘山与她人约黄昏后，当他就要问到她所加的密码——她当时心情很爽，极有可能和盘托出时，却叫柳树庄那伙包括丑八怪在内的缺乏教养的农民给生生地打断了。真他妈的晦气！害得季贤臣现在又一次试图打开附件，他又苦苦地想了好几个可能性：毕业

班的同学数，两人工资相加的数额，清源市的人口数，土地面积，邮编，门牌号，可惜他试了无数遍，均告失败。难道这会成为千古之谜？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间快到了，待见到肖琳琳再好好问问她吧。

季贤臣是晚9点半准时来到柏拉图咖啡屋的。在一间雅致的小包间里，他终于见到了他的心上人。

推开门的一瞬间，他不由得愣住了，才几天工夫，温婉可人的恋人那俊俏姣好的面容已被疲惫憔悴所替代，一见到季贤臣，她原本亮丽的星眸蓦然闪过一丝激动的光芒，很快就被悲戚掩盖了。她埋下头，低低地饮泣起来，瘦削的肩胛剧烈地颤动着。渐渐地饮泣变成了嚤嚤的哭声，变成了悲怆的大哭。这是见到亲人时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她要将似乎一世的不平与委屈倾倒干净。

季贤臣心里乱乱的，过去抚着她的肩，安慰她说：“琳琳，我来晚了，别哭。有什么伤心的话跟我说说啊。”他知道周围姚远都派有他的鹰犬监视着，他说话必须要有分寸。

“姚总他.....他不该干涉我的隐私.....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可他却怀疑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洗不清.....”

他的心被针扎了似的痛了一下，尽管他不相信肖琳琳心有旁骛，情感走私，但男子汉的自尊连这类字眼提起来都是一种伤害，他的手不自觉地停止了抚动。“要真是你所说的那样，我会跟姚总说清楚的，你能不能老实地告诉我，那天深夜钻到公司财务部的人究竟是一个盗窃财务机密的贼，还是一个盗窃别人情感的贼呢？”

“季哥，我罪该万死，我唯一感到对不起的是你.....”

“如果对不起我应当好说，大不了我们做个普通朋友罢了，如果成心让别有用心的人窃取了一个大公司的经济机密那就是件大事了，你敢对天发誓你刚才所说的是事实真相吗？”

回答他的是肖琳琳的越发伤心的大哭：“连你都这么认为，那我肯定死定了.....”

“琳琳——肖琳琳，你大概不会陌生清源电视台的方诺亚吧？钻进你们公司财务部的好像是他吧？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

第二十章 密码 (3)

肖琳琳又一次遭遇这种难堪的提问，她仍然用回答姚远的话来回答他：“什么方诺亚不方诺亚的，既然你要坚持这么说，最好把他弄来对质。”她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咋呼这件事，何况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敢把一个副台长弄到这儿来。这岂不是他们把自己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再说方诺亚是得到警方批准或者说是警方派他前去取证的，受法律保护，谁也奈何不了。

“对质就不需要了吧。我相信你。我更相信我的眼力与对爱情的执著不会没有真诚的回报。所以你说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压根儿就不相信。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你肖琳琳不是这样的人。既然可疑的事情或者说确凿的事情已经出了，那就得想个办法让它消弭在萌芽状态。天知道这‘芽’长大后是扎人的荆棘还是外表迷人的罂粟花，都必须消灭掉，懂吗？”

不知不觉他又将官场的做派带了进来，肖琳琳停止了哭泣，抬起泪眼，不解地望着他。那眼神他太熟悉了，那是对他官场的行为的不满。他突然意识到了，遂将声调变得轻柔了，说：“我是说，我们既然给公司带来了不应有的伤害，表示出了对公司的不忠，就得想办法弥补呀，你说是不是呀。”

肖琳琳埋下头去，仍然泪眼婆娑地喑哑着道：“我不知道怎么个弥补法？我……我并没有做过对不起公司的事……”这话其实已经坦露出了事情的真相，季贤臣并不与她争辩，再说这也不是争辩的时候，便将自己答应姚远的设想说了出来：“汤世铭不是你表哥吗？你得说服他不要把眼睛老盯着天宇公司了。天宇公司是个对我们清源市有着特殊贡献奉公守法的好公司，如果他老纠缠着天宇公司这呀那的，那天宇公司还怎么正常运转呀？这个你做得到吧？”

肖琳琳与汤世铭的这层关系，是季贤臣主动向姚远提出来的。当姚远恶狠狠地向季贤臣提出要严加惩处肖琳琳时，季贤臣心里一阵绞

痛，为挽救他的倾心恋人，提出“等等姚总，我会说服她的，她有宝贵的人力资源可资利用……”于是他说破了汤世铭与肖琳琳的那层特殊关系。想不到姚远怪笑一声说：“难怪汤世铭多次找肖琳琳，答案就在这里噢！焉知她没有出卖我天宇公司的机密？看在你的面子上，那好吧，但愿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能创造奇迹噢！……”

肖琳琳抬起泪眼，疑惑地打量着季贤臣，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个问题。如果天宇公司是个奉公守法的好公司，那么警方还查它干什么呢？作为驻机场纪检组长的表哥被他们的司机故意撞伤究竟意欲何为呢？还有，姚远命令自己做的那几笔数额惊人的假账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深层内幕呢？明白了，她的“亲亲季哥”是来充当姚远的说客的，只是不清楚季哥与姚远究竟是种什么关系？是因为自己是季哥的恋人，姚远才动员他来说服自己，还是季贤臣已经与姚远搅到一起，自觉前来充当说客呢？

“我没办法说服他，真的，他有他的主见，我一个小女子的话能有多少分量？你还是另想办法吧，让我及早离开这儿吧。”

肖琳琳停住了哭泣，恳求季贤臣把她带走，她相信凭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与能量，他做得到。可是季贤臣却轻轻摇摇头，似乎很为难地说：“我想帮你，可你得对天宇公司有点诚意呀——据姚总说你一直都不肯供认那个从你财务部跑掉的究竟是什么人，他太恼火了，他可是把你作为他的心腹作为左膀右臂的呀，让你知道了他公司的太多秘密——商业秘密，你却毫不珍惜，太伤他的心了。即使起诉到法院他也铁定能打赢这场官司。你说我怎么帮你？你是我的女朋友，他当然不会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季贤臣站起身踱起步，又开始重温他俩之间的甜蜜情怀，“你离开天宇公司后我会给你安排个像样的工作，我俩之间的感情是经得起风雨的，你始终是我的最爱。”说到这儿，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漫不经心似的问道，“啊对了，你发给我的那份附件密码是什么，告诉我吧，我想看看里头精彩的内容。”

肖琳琳定定地打量着季贤臣，心里在急剧地翻腾着如何回答他：现在她似乎雾里看花隐隐约约地触摸到了他的真面目与用心，值得向这个说客告之以真实的秘密吗？她遂低下头，只好笼而统之地轻声说道：“季哥你就别打听了，那本是我一相情愿的对我俩未来生活的憧憬——我把我俩结合后的日子设想得太美妙了……”她赶紧捂住自己发烧的脸，一半是从来没有撒谎的她开始撒谎了，她感到内心愧得慌，一半是现在居然谈起与季贤臣婚后的日子，她羞愧啊。

“那么密码是什么呢？”

“别问了季哥，真的你别问了，不到人生的那个门槛，我不会说的。如果我俩能最终走到一起，我会告诉你怎么打开，如果命运跟我们开了个玩笑，最终阳关道独木桥各自走着，那就根本用不着打开。”看来，这个任性的傻妹妹不像说谎话。

肖琳琳被天宇公司的那个瘦得匀称的小个子——外号叫做大枪的带走时，季贤臣本能地有个冲动的动作，他猛地冲到两人中间，刚想张开嘴巴命令式地吼一声“你他妈的给我滚开，不准碰她”，一眼却瞥见姚远站在门外的身影，他泄气地放下了拳头。在肖琳琳捂着脸颊就这么伤心地离开时，他不忍心看，他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久久地，那泪水不自觉地流淌出来。毕竟相处了这么些年的知心女友，他当然明白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悲惨结局。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脸孔，发现竟然泪雨滂沱。他生气地骂了自己一句：“他妈的，你是在干什么？这世界本来就是残酷的，你还这么温情主义那你还会有什么出息！”